

闲谈书事

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精选二

潘家国的传说

后宫佳丽三千册

农民淘书记

买书与偷着乐

持刀读书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闲谈书事

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谈书事/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08-06005-3

I. 闲... II. 天...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855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李 莉



世纪文景

闲谈书事

天涯社区闲闲书话 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 页	1
字 数	154,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005-3 / I · 262
定 价	18.00 元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一年书事又阑珊（代序）

何家干 ▶ 发帖时间：2005.11.29 13:36:00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独特的小书，它的作者是一群曾经和现在活跃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论坛的书友。说它独特，是因为它不是所谓名人学者所写的关于书的高头讲章，也不是著名藏书家炫奇斗富、搜寻珍秘的津津乐道，它只是普通读者淘书、读书和评书的经验和感受，平淡而真实，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感同身受。作者出入的旧书店和旧书市场就在我们身边，其买书的经历令人倍觉亲切；所评介的书，大多是读者手边的或在大众间广泛流行的读物，评点的视角和传统媒体有明显的不同，其观点是正经的书评中很难见到的。

文人一生，一直都和书的纠缠相始终。读书、借书、买书、编书、写书、收藏书，只要有闲暇，有余钱，大概总不能不和书发生纠葛。这中间，淘书的经历最让人神往，看西谛、黄裳等先生的书话，描写得到好书的狂喜、和爱书擦肩而过的失落，总不免会心一笑——夕阳西下，微风吹衣，访得久觅而不得之书，夹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爱书人古

今同慨，应该所言不虚。时移势异，以前人们在东安市场旧书摊前缓步流连，在琉璃厂旧书肆和书店老板品茶聊书，为得到某书举鼎绝膺、竭尽全力而得之的情形已经不可再现了。但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身边的淘书的真实场景、买书者的微妙可爱的心理、各地旧书市场变化的沧桑以及不同的风俗人情。从作者的笔下可以想像到这样的场面：晨星还未隐去潘家园书摊前攒动的人头，薄雾未散的清晨如同攻打冬宫般冲进报国寺的人群，香港铜锣湾中央图书馆旧书义卖开幕前的长长队列，上海文庙、南京朝天宫里摆在地下的书摊……

这本书里还收集了几篇在国外买书的文章。和国外繁盛的旧书业相比，在中国淘书的经历往往非常让人沮丧。北欧那些装修精致、排放整齐、透着温暖灯光的旧书店，东京神保町鳞次栉比的几条书店街，巴黎塞纳河边晴空下连绵数里的旧书铺……再比较国内散布在闹市小巷的一个个破旧褴褛的旧书店，局促在街边和古玩市场地面上那些寒碜的书摊，中国数千年的灿烂典籍历经浩劫、薪火相传的艰难实在让人浩叹。说来惭愧，笔者真正懂得买书是2002年来到闲闲书话论坛以后，前后也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可就这短短的三年，已经足够能看到中国旧书业处境的尴尬和前景的暗淡。书价越来越高，旧书越来越少，旧书市场甚至在一些地方因各种原因被取缔和驱逐，旧书业萎缩的速度惊人。此外，网络旧书交易的兴起使书价变得非常透明，以前的拣漏已经少有可能，淘书带来的乐趣和偶尔得到的惊喜也相应大打折扣。看前人的书话里的淘书记，总觉得如前尘梦影，遥不可及，大

约若干年后再回头看这本书，又如同谈天宝遗事一样使人怅惘了。即便如此，感觉一下过屠门而大嚼的情景，也是不错的体验。

如今，商业大潮已经波及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围绕书的相关产业，也不例外地冲斥着虚假繁荣的泡沫。大小不同的书城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地出现，各类书展也变换着花样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面对汗牛充栋的书海和声势浩大的书展，逡巡几个小时，往往一无可买；而灯火阑珊的旧书店、潦倒在大街小巷的旧书摊，却总是让人流连。这样的感受，应该很多爱书人都有。也许是科技进步了，抑或是思维过于新潮，现在的书籍装帧也让人不敢赞一辞：俗气的封面、豪华的版式、粗劣的装帧、混乱的用纸，尽管花团锦簇，仍不脱金玉其外之讥。不必远溯半个多世纪前鲁迅、陶元庆、钱君匋等那个群星灿烂的个性装帧时代，也不必拿五六十年代素朴大方的风格比照，即使和八十年代出版的书籍相比，这二十年来的装帧水平也江河日下。从这里，足可以明白旧书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及旧书在爱书人心中如同宠儿的真正原因。

雪夜闭门读禁书向来是人生一乐。随着书禁的解除，现在人们已经很难有这样的感受了；但我们毕竟经历过无书可读、禁书难觅的时代。如此，重温这本书里的一些关于购买禁书、回忆童年“小人书”的亲切经历，读者一定会觉得趣味良多。春日晴窗，披卷泛览；秋夜岁寒，一灯如豆，这大概都是读书人向往的境界。在现代人人急功近利的心态下，能有这样的心境并能享受这样境界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少了。虽

然说“饥可当肉，寒可当衣，孤独时可以当友，忧愁时可以当丝竹，迷惘时可以当良师”过分夸大了读书的功用，但书毕竟给了我们一把领略大千世界的美妙和内心世界的精彩的钥匙。尽管琐碎的生活、繁重的工作压力总是让人觉得无聊又无奈，但毕竟还有书啊！还是读书吧！



一年书事又阑珊（代序）／何家干／1

潘家园的传说／xb278／3

买《金瓶梅》的经历／ok先生／14

后宫佳丽三千册／OK先生／17

农民淘书记／农民也疯狂／21

买书与偷着乐／西西弗／24

觅书苦趣／乌游／30

买旧书的乐趣／季米／34

重逢故书／乖丑丑／37

淘书是一种游戏／正宗竹杖芒鞋／42

乱说淘书／唐不通／45

买古籍的一点杂忆／岁月的泡沫／49

盖着印章的书／彩色资本家／54

选书，买书／朝阳／58

错书的境遇／寻找格非／61

CONTENTS

- 成都淘书杂忆 / 软香楼 / 64
- 图书馆淘书 / 方连辛 / 69
- 『反动居』购书呆账 / 敌人韦小宝 / 72
- 记旧书摊 / wocrates / 76
- 淘书多伦多 / 青岛 12345 / 82
- 冲绳的古本屋 / 傅月庵 / 86
- 京阪淘书日记 / 无事斋主 / 89
- 济南买书的回忆 / 雨之烛 / 95
- 在西安买书的日子 / 卡帕 / 99
- 北京三日游流水账 / 古籍迷 / 103
- 我在天涯买书的故事 / 风柜来的人 / 108
- 踏雪寻书 / 三十年代 / 111
- 博雅书城 / 西凉云 / 120
- 交流会上买书记 / 文泉清 / 124
- 云水斋购书漫录 / 云水斋主人 / 127



第二辑：读书记

读书漫笔／慧远／133

我的『小人书』时代／慧远／141

『三上』读书／Mocrates／147

持刀读书／江慎／152

以书清心／肖毛／155

秋雨敲窗话旧书／香笛／164

书与女人／鸟游／169

胡乱谈书／危舟／171

读书见性三则／桥东里／174

到处相逢是偶然／老冷／177

似曾相识燕归来／注注／179

第一辑 淘书记

CHAPTER 1

潘家园的传说

xb278 ▶ 发帖时间: 2002-12-15 00:45:00

虽身居北京，但因家住海淀，去一次潘家园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所以并不常去。每次到潘家园都已是八九点钟，天放天亮，人头攒动，已没有什么可买的了。只好随便走走，看些垃圾书、假古董。真不明白潘家园之魅力所在，何以引得如此多的人放弃休息，荡漾于我们伟大文化遗产的糟粕之中。

于是就要请教，于是便有了发现，只有两个字：捡漏。这应了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话了，利的鱼饵就是一些传说。最著名的是“著名”收藏家 L 先生，只 1000 块钱，就买到带清礼部大印的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一事了。报上好炒了一阵。闲谈时一说到潘家园，就有朋友问及此事，脸上都带着敬仰的神色。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不是什么难得的书，有礼部的印亦非罕见。这种传说也只是像 L 先生那样的水平传出来，一些不懂书的朋友们说说罢了。懂书的朋友间也有传说，引几条给大家说说，有兴趣的话我们潘家园见，有漏大家捡。



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要是一堆呢？

前几年常逛潘家园的朋友，喜欢书的都知道有个蔚县老乡老乔，60岁左右，是专卖线装书的。老乔卖书的时间很久了，所卖的多是些四书五经类的平常货，大多是在山西收的，东西虽然一般，价钱却要的很高，买卖没有什么起色。一次老乔在山西收来两捆古书，约有四五十本，带到太原石家庄等地卖了一周也没卖出去。老乔心中懊恼，在从太原来京的火车上，一气之下打开车窗扔出一捆，再要扔第二捆时，被列车员喝止。接下来的是周六的黎明，潘家园的地摊，剩下的一捆以350元卖出。再接下来的是一周后，老乔得知所卖的是宋版《唐书》，买者是京城有名的版本高手，2000年的一场拍卖会上，其中的一册就卖了十几万元。老乔依旧卖着他的四书五经，依旧操着浓重的口音，漏出一嘴被烟熏黄的牙齿和买主砍着价，直到前年因煤气中毒去世。

一部书一辆拖拉机

京东有个宝坻县，出了一位大名人。去过宝坻县的人，能从公路和房屋的好坏找到他家乡的村子，这大概就是所谓造福乡梓罢。就在他家的邻村有一个老司，是个专门上潘家园倒腾古旧破烂儿的。故事很简单，老司1000元买了一本古书，3000元在潘家园卖了。很高兴，第二天带着儿子去天安门广场看了升旗。书是明朝万历刻本《观音慈容五十三现》，是郑振铎都极力夸赞的东西。一年后，买主找到老司，问他家里缺什么。老司说缺一部拖拉机，买主给了他5000块，叫他去买一部。从此在潘家园很少再能见到老司的身影了。

奇异的搭配

卖啤酒搭凉菜已是记忆中的事了，卖书还要搭配更是不可理解。朋友 H 在潘家园看到一部道光版朱墨套印的《史通削繁》，四册，外加四册残书，用一根绿毛线捆在一起，要价 400 块。和卖主商量光买《史通削繁》四册 300 块行吗？回答很干脆：不行。只好一同买下。四册残书中便有今春拍卖的套印《三国演义图》一册，卖了 50 万！

赌气

在潘家园买东西要有策略，有一句行话叫“绷”，就是要和卖主比耐性。不过这已是旧皇历了，现在的潘家园能人辈出，要是见到好东西，要马上就买。一“绷”，就可能“绷”丢了。买主与卖主还是要斗智的，卖主熟习了买主买东西时的心理，常能使买主感到很难受。一部武英殿聚珍版《涑水纪闻》，四册要价 600 元，朋友 Z 想买，于是还价 200。卖主不屑道：“50 块一本？这可是清朝的书呀。没钱就别买，看你就像是没钱的。”Z 受了抢白，心中不悦，与之理论，一来二去两人都有些急了。卖主赌气说，你要是能拿出 1000 块来，我这一麻袋书就全卖给你。Z 此时已无了读书人的腼腆，做出平生惟一的豪举，扔下 1000 元钱，把一麻袋书扛回家。事后清点出闵刻套印《唐诗艳异品》一部四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十二部六十余册及无用残书一百余册。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潘家园以前叫鬼市，是说天不亮就开市，在手电微弱的光亮



下，人影晃动，宛若鬼影。天不亮打着手电来的大多是做古玩生意的来抓货，卖主大多是邻省的老乡，等到天亮就只剩下闲逛的和卖新工艺品的了。要想买到真东西、好东西，天不亮就来才有机会。朋友 T 生性懒散，一日睡到十点才起，眼前灵光一闪，竟动了去潘家园的念头。洗脸，刷牙，吃早点，坐车来到潘家园，时已十二点半，外省来的摊贩已经在收摊了。T 看到一个老乡正把一函书收进包里，就上前去看看，原来是一部残书，雍正铜活字白纸印的《古今图书集成》，还剩下八册。老乡讲，早上天不亮就有人给过 100 块了，没卖，耗到这时候了，你要是想要就加 20，120 块卖给你。T 掏钱拿书坐车回家。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中央台二套有个艺术品投资节目，其中有访贤探宝的栏目，常有些收藏家讲述自己的藏品。其中藏书的朋友，事后每每讲到上了电视后再去买书，一旦被认出后，价钱立刻要翻番，常有得与失的感叹。常在潘家园卖书的小贩，亦有认人的本领。书的好坏虽看不出，但要是买书之人是懂书的，这书必然是好书，好书自然要贵。一部康熙殿版《耕织图》，要价 600 元，卖主抬头看到懂书的 D 来问价，立刻改口为 1800 元，D 没有还价就买了。此卖书人从此变成了祥林嫂，逢人便说：“我觉得翻了两倍已经很多了，不想还是卖漏了。”

残书残价

十年前，中国书店书市卖线装本残书，五毛一册，后来到了二元一册。每天早晨开门时，都能看到有如百米冲刺的场面。因为是残书，所以很便宜，不过据说事后中国书店为此引发了争

论：讨论败家子的问题。残书究竟有什么价值？我非版本目录学家，看不出来，只是知道残的就是没有全的值钱。我明白，书贩也明白。

W 是个胖子，在潘家园看到一堆线装书，因为胖，懒得弯腰，就问摊主：什么书？全不全？多少钱？答道：《隔廉花影》，不全，缺第四、第十两册。W 听说不全，十分扫兴，转身正欲离开。摊主又说，残书残价，一共还剩八本，你给 100 块吧。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 50 元成交。W 回家翻检，不仅书是全的，而且是西谛旧藏。摊主将书皮上草写的四看成了“玖”，又自作聪明，认为古书册数多是双数，故有缺第四、第十两册之说。

李振常

古书讲究承传有序，拍卖会上有名人收藏印章的书价格往往一路攀升。记得一部道光版朱墨套印《四书》，书店里不过标价 1200 元，摆了一年多才卖出去；而拍卖会上有罗振玉藏章的同一版本，卖到 1.5 万元，这还是没有算佣金的价。书贩老郭，山东人，一日电话告知朋友 M，有明初刻本《纂图互注荀子》一部，细说版本特征，并说有“李振常”的藏书印，书是如何如何的好，索价 1 万，相约周六于潘家园见面。届时相见，M 以藏章说事，因李振常不是名人，遍查工具书亦未查到此人，遂以 3000 元买下。书拿给我看，只见卷端的藏书印文是“季振宜”。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今年，北京市公安局列出 53 处治安重点地区，潘家园榜上有名。但讲老实话，潘家园现在的治安真的很好，喇叭里不时有防火防盗的提示，人群中也常能见到威武的保安。前几天开十六



大时，还在潘家园见到只在电视里见过的专破大案的公安英雄。我要说的是以前的事，有一群小偷横行市场，为非作歹，听说还出过人命。某周六黎明，书贩小林摆出了一部明万历宫抄彩绘本《天元玉历祥异赋》，并对前来买书的S开价3万元。在大学教书的S，摸着兜中干瘪的钱包，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小林的摊位。旋而，S见到了哭丧着脸的小林，书已被偷了。半年后又一个周六黎明，S在潘家园以1000元买到了这部书。S一直在寻找再也不来潘家园的小林，想给他一些补偿。今天也借此地广告一下，望知情者能提供些线索，早日找到小林。

向达的藏书

读鲁迅的《孔乙己》，知道有往酒里掺水的；看《闪闪的红星》，知道有往米里掺沙子的；来潘家园，知道了书也能掺水掺沙子。H和X是两个卖假画的，画虽是假的，可凭着两个人的经营，买卖做得很有声色，卖画的同时，遇到其他能赚钱的东西两人也卖。一次两人收到一批向达的藏书，好书有不少，其中有積沙藏一册、明版书两部、清精刻四部，还有一些向达的手稿。朋友甲知道后上门去看了，东西真好，只是价钱没有谈拢。转天书在潘家园现身，再看到时，那两尺高的一摞书已化身为两大箱子约四五百册了。所掺进去的是些石印的小说和些平装的文史书，全盖了新刻的“觉明藏书”之类的图章，价钱又比前日翻了两番。掺了水的酒无味，掺了沙子的米硌牙，书呢？

崇祯后五甲子

一部活字版的家谱，书品宽大，纸白墨黑，最后一页赫然印

着“崇祯甲子××印制”。明代的活字本，这还了得！朋友乙买了，价钱虽然很高，但这可是明活字本呀！有人讲收藏的乐趣都在查资料的过程中，乙也不例外，回家就拿出各种工具书，要弄个明白。只是第一步就有些发懵，崇祯朝根本就没有甲子年，再看书中竟有清朝年号，再细细地用放大镜看那牌记，才发现“崇祯”二字的下边有些异样，但“崇祯”二字绝对没有问题。怀着一肚子不明白，直到两年后，乙才在一次拍卖会的预展上找到答案：明亡以后，朝鲜一直尊明之正朔，其刻书所用年号则标以“崇祯后××年”；乙看到的是一部与其所买相同的家谱，牌记是“崇祯后五甲子××印制”，推来已是1924年了。乙的那部，被书贩挖去了“后五”两个字，又将下边“甲子××印制”上提，做假的心思是一流的，挖补的技术亦是一流的。

王文敏公幼时塾课

来潘家园的外国朋友很多，最有名的就是现在刚出了回忆录的希拉里了。希拉里去潘家园时我是见到的，雨后的潘家园，地上很是泥泞，希氏被前呼后拥着，还时不时和卖小鞋的妇女们握手，做第一夫人真不容易，记得她好像买了一把民国的小锡壶，不知是否写进了回忆录。常来潘家园的外国人多是些驻华使节、文化参赞之流，也有些留学生。我的朋友丙，就是一位常去潘家园的日本留学生。一个周日的下午，丙很兴奋地打电话叫我去看他刚在潘家园捡到的漏，一册薄薄的竹纸抄本，里面抄了些“在明明德”之类的八股文，书的封面上有硃笔题写的“王文敏公幼时塾课”字样，卷端还盖着阴文的“王懿荣印”。丙的兴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为此，他还去了两趟王府井北面锡拉胡同的王懿荣故居。我没敢告诉他，在前一周我就看到过这本书，不过那时书上还没有硃笔的题字和阴文的图章。



五香茶鸡蛋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所谓的腊八节。这一天除了吃腊八粥外，还要腌制腊八蒜，把蒜放到醋中，到三十那天，蒜已被腌得醋一样的颜色，正好下饺子。北京的“六必居”过去就做腊八蒜，还有很出名的酱菜，京米粥佐以黄褐或是黑褐色的酱菜，在吃多了油腻后还是很开胃的。一日在潘家园的门口，遇到刚买书出来的丁，他脸上的笑容告诉我他是有了收获的。一番寒暄后，丁得意地从包中掏出殿版的《皇清职贡图》，褐黄的书页显示着年代的久远，折皱书皮上的水晕泛着历史的沧桑。看着他如花的笑容，听着他娓娓动听的买书经历，我禁不住把鼻子凑到书前闻了闻，刚在早点摊上吃过的五香茶鸡蛋的味道再一次出现，所不同的是，这次缺少大料的味道，还有点微酸，看来是佐料里放醋了。

光武有知人之哲

“光武有知人之哲，以全二十八将之节。二十八将各存捧日之心，以赞光武之兴。”张士保的《云台二十八将图》画得很有老莲遗意，原版很难得到，民国间影印过数次，其中以陶兰泉影印的喜咏轩本最为常见。潘家园有过一册，民国间影印的，比陶湘印的好，墨色几可乱真，印鉴亦套红印制，版权页印有“民国××年影印 大洋四角”。书是好书，要价亦好，故摆了两个月，虽常被翻看，终未卖出去。无数次的翻看加之摆摊收摊的折磨，带有版权页的封底终于不知何处去也。G看到没有封底的此书，掩饰不住心中的狂喜，鼻洼鬓角连带着手心脚心一个劲地冒汗，涨红着脸问道：“这……这书多……多少钱？”精明的摊主看

在眼里喜在心中，把原价翻了一番报出，G 立马掏钱，生怕摊主反悔。此书还有后话，那便是一年后的某拍卖会上，此书又被标作“手绘稿本”，卖了一个天价。

我家的厨房

拍卖会上的“托”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就连天涯书局也有托漏了的事，还有什么“马甲”之说。潘家园也不能例外，J 是潘家园的老主顾，纵横驰骋十余载，阅书阅人无数，且仕途风顺，官越做越大，有专车，所买的书交与司机说：“拿到车上去！”很是威风。可怜十年风雨，直到现在，J 还是分不出木版还是石印，架不住有钱，只要是别人说好的，J 就掏钱。一来二去，只要 J 一出现，书贩就忙着找托，屡试不爽。J 所买的书编一本《“托”书偶记》，怕也该有十卷之多了。私下与书商聊天，问道，你们所买的房子有多少钱是从 J 那儿挣的？答曰：“我家的厨房。”

乾隆五玺

所谓乾隆五玺是：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鑑。P 是大款，有的是钱，他们家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P 从不在潘家园买书，不屑！他买书都是在拍卖会上，唐人写经啦，宋版啦，带五玺的啦，总之好的就要，谁让人家有钱呢。其实潘家园也有好书，有位山右书商，常卖些带五玺的书，都是“天禄琳琅”注录的，印玺拿去比对，丝毫不差，但价钱只是拍卖会的十分之一。前日竟拿出《晚唐捺印佛像》，嘉德七月拍目上估价 32000，他的只要 600，何以如此不得而知。那天差了一步没买到，不然虽是醋瓶比不过，藏书之白眉定与 P 有一拼。



老师

天津人爱叫大姐，北京人爱叫大爷，嘴甜好办事。当兵的爱听别人叫他首长，工人爱听别人叫他师傅，农民惨点，听见叫伯伯就乐不可支了。买书的人喜欢听的是叫老师，透着有学问。辛老师喜欢研究《易经》，钳工出身的他已是著作等身，前些天还在探究新发现的《孙子兵法》，听说近来又改玩《黄帝内经》了。学问大了，没法子。辛老师还爱给人讲课，无奈没有学校请他，只好给卖书的小贩讲讲。小贩很爱听辛老师的课，也常拿些书来请教，辛老师也就“毁”人不倦。小贩常对辛老师感叹道，还是您懂书，货卖识家，这书只有归了您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最后的结局就是辛老师把书买回去。

南屯小民刘葱石

藏书讲究承传有序，最直观的凭据就是藏章，有名人藏章的书价格要高于没有藏章的书，还有就是签名本。藏章多是篆字，签名本也有许多字很潦草，很难认。Q 逛潘家园也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无大收获，一日徘徊中听到小贩间议论：刘世珩是谁？南屯小民刘葱石又是什么东西？Q 过去一看，是部坊刻的《四书备旨》，嘉道间刻本，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有两方印，一个是“刘世珩印”，另一个是“南屯小民刘葱石”。玉海堂的藏书 Q 是不会放过的，讨价还价后，书到手了。卖书的小贩我认得，有些见识，说起精刻本，能讲出大字的《孔子家语》和小字的《五代史》。如此，葱石的印章就有些靠不住了，况且是这种书。

传说中的传说

爷爷的爷爷是清宫里的太监，此一类的故事在古玩行里是老掉牙的套路了。与时俱进，故事也要创新，宫里的不行就来民间的。若干年前，S在潘家园见到半部明套印的《文致》，价钱可观，如遇鸡肋，心有不甘。问小贩能否找全，小贩说，能是能，不过要等些日子。因问：为何？答：书是我们村某家的，其祖上是前清的进士，现在他家里分家，这半部是阿二卖给我的，那半部在阿大家，你想要全的，得容我去买来，急了不行，急了他们知道书好，就不卖了。他家这种有红字的书还有一些，你要的话我下次一并与你买来。S记起千金买马骨的古训，便照小贩所开的价格买了这半部《文致》，憧憬着那许多部的闵刻。S一次次听着那个小贩续讲着阿大阿二的故事，上次见到S时，问起此事，答说快了，就快买来了。

捡漏是件美事，然而也存在着捡错了的风险；倘是花大价钱捡的，那就是一种危险。



买《金瓶梅》的经历

ok 先生 ▶ 发帖时间：2001.09.23 01:12:00

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广州的北京路不像现在这么乱。那时比现在还乱。

那时的北京路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那时比现在还多。

正是七八月份。我和同学跃平从来没经历过这么热的天气，没见识过这么多的人。我们热得想把身上的衣服全扒光，管他雅观不雅观；我们热得想把身边晃晃悠悠的人群变成北方故乡映出垂柳倒影的清凉的小河水；我们热得乱看街上的女人，她们竟然穿得那么少！天，我们那边的女同胞呀……

就是这样。出了广州火车站，我们就被抛入了人流。我们简直有点傻，就像人流中的泡沫，先漂到珠江边的一个码头，问有没有去海南的船票。没有？我们又漂到旁边的一个长途汽车站，问有没有去海南的车票。有？好的，买两张。然后我们问一个路边的老人哪里有书店，不料那家伙居然听不懂普通话，一边摇扇子一边摇头，摇得我们心凉凉的。问年轻人吧。年轻人说：“去北京路啦，不会搞错的啦。”

就这样，我们来到北京路。北京路上没有天安门，也没有故宫；北京路上全是车和人。公共汽车刹车的声音和北京的一样，都可以杀死人的耳朵，我们总算找到了感觉，知道自己并没有出国。街两边店铺门前大都放着音箱，音箱里吼出的声音大都是齐秦的“北方的狼”。跃平说：“这里也唱北方的狼啊！”我抹了一把汗甩在地上：“我们不就是北方的狼？”

在还没有找到书店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花了。我们当时走在人行道上，突然就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那儿，手里捧着一套《金瓶梅》。我们当然知道《金瓶梅》，但只看过“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的洁本，听说在北方什么级别以上的人才能看到未删节的原本。我们还曾开玩笑地说，熬到那个级别，也就老了，看什么《金瓶梅》嘛，浪费！现在这街上的女人手里拿的竟然就是《金瓶梅》！真不愧是开放地区呀！开放就是好呀，我们这么想着，就走过了那个女人，也没敢问什么。走了两步，又有一个女人挡在我们前面，手里捧的又是《金瓶梅》。我们以为还是刚才那一个，因为她们长得差不多：黑黑的，矮矮的，眼睛凹着，颧骨突着，嘴唇厚着，扁扁的胸藏着，脏脚上穿的是拖鞋……可是我们回头一看，刚才那个女人还在刚才那个地方；再往前一看，还有许多手里捧着《金瓶梅》的女人，站岗似的一溜排开，几乎就是每个路灯柱下一个。她们像人流中的桩子，捧着《金瓶梅》默默地砥柱中流。

再走几步，我们想问问了。跃平说，你问。我说，你问。他于是用家乡口音的普通话怯怯地问：“多少钱？”女人笑了：“好便宜的。30啦，是全本的啦，买一套吧。”我对跃平说：“太贵，比我们去海南的汽车票还贵，走吧。”我们就走了。

再走几步，又是一个手捧《金瓶梅》的女人。我们好像陷入了一个圈套。这一次我们连价都不问了，只说：“太贵，不要。”女人却说：“你给个价啦。”我们突然想起临行时人家告诉说，在



南方买东西要会砍价，朝着一半往下砍。跃平说：“15块，卖不卖？”女人扭头就走。我对跃平说：“这么砍价可能不行。”跃平说：“反正我们也买不起，砍着玩吧。”

又来一个手捧《金瓶梅》的女人。我们正要说“15”，刚才那个女人追了上来：“15就15，卖给你们了，掏钱吧。”我们有点懵，掏钱的手有点犹豫。女人又催：“有没有搞错呀，快点啦，一会公安来了就麻烦啦。”烦人的“啦啦啦”。跃平也学会了：“你先把书给我们看看啦，是不是真的啦。”女人递过书来，我们翻了翻，是真的，于是掏了钱。我们像初尝禁果似的，心里有颤抖的快乐：我们竟然买了《金瓶梅》！

这时，女人又把书从我们手里拿走：“我去给你们包一下，让人看见不好的啦。”跃平说，看人家南方的服务，真想得周到。不一会，女人拿着报纸包好的书回来，往我们手里一塞，转身急急地进了一家店铺，不见了。她为什么像逃跑似的？坏了！我对跃平说，这事不大对头，赶快打开包看看。

撕开严严实实的包，我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几本过期的高考复习资料，看见了一本老革命家的文选。天！这就是路边盛开的“金瓶梅”？这就是《金瓶梅》？

“追！”跃平吼道，他是有名的烈性子。我们进了那家店铺，里面没有那个女人。我们问，见没见过一个女人？卖《金瓶梅》的女人？店里的人摇头：“什么《金瓶梅》？什么女人？搞错呀？”

我们再回到刚才买书的地方，仍然看见烈日下站着一溜卖《金瓶梅》的女人，却分不出哪个是刚才卖给我们书的女人。她们都冲我们笑，她们的笑容充满诡秘和得意，她们手上的“金瓶梅”在她们这样的笑容里邪恶地盛开着……

后宫佳丽三千册

OK 先生 ▶ 发帖时间: 2002.06.06 01:17:00

整理书房仿佛登山，让人有望而却步之感。准备送走的书有三类：第一类是一眼就可以决定去留的，省心省力，没什么说的；第二类在去留之间，大费思量，皆因标准不清，尺度难以把握，看来整理书房的理论问题还没解决；第三类是当初多买几本准备送人的，去留问题好说，去到哪里又成问题。

今天看见那一小格关于藏书票的书，有些感慨。我买书很早，启蒙却晚，知道藏书票就是更晚的事了。有一阵到处去找这类书，后来终于发现自己精力不济，财力不支，遂洗手不干了。1998年6月28日至7月8日，深圳举办第七届全国藏书票大展暨国际藏书票邀请展，我去参加了开幕式，还起心发愿从与会版画家那里订制藏书票，后来却打消了念头：收藏一事真的要讲缘分，许多的藏品门类需要忍着不去碰它，否则难免有头破血流也撞不到南墙的时候。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刚来深圳时的一件事：那天刚发了奖金，大概千元左右，我随即去图书馆的书店，看有什么新书。在



门口的人行道边，有几个摆摊卖“文物”的人。我弯腰看了看，不想被一个纯朴的农民拉住，说：“你别看他们的，我这里有好东西，跟我走。”当时下起了雨，那个自称河南南阳人的农民拉我到了附近一棵树下，打开包裹，里面全是一些玉器和瓷器。他说他们家乡新发掘了许多墓葬，这些东西都是墓中的随葬品，绝对真货，价格便宜。我哪里懂什么瓷器玉器，但也装模作样地摸摸这个，看看那个。我说我只对书感兴趣，问他有没有古籍之类。他说他以后会给我找，又滔滔不绝地推销他的“文物”。我答应买一件，大幅度地砍价，他说如果按你的价格你还得再买点别的。就这样搭来配去，我的防线崩溃，把当月的奖金全给了他，买回一堆玉镯、玉坠、瓷碗、瓷瓶，心里想这其中有一件是真的也就值了。几个月后我和深圳文物商店的经理谈起此事，说哪天我把从街边买来的东西送给他鉴定一下。他哈哈大笑，说是不是河南农民卖给你的？是不是都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宝贝？我一时觉得很不好意思，心想果然上了当。经理临别丢给我一句话：就你挣的那点钱，还想玩瓷器？好好写你的稿子吧。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现在除了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别的藏品我都不碰了。每一门收藏都是学问；我读读收藏的故事，看看印出来的藏品也就行了，没那份学养，把收藏的念头藏起来算了。

还说藏书票。我倒是认识深圳的藏书票大家郁田先生，他为我制作了一款木刻藏书票，我很喜欢，这是我作为票主的惟一款。前些年上海束老送给我一枚可扬先生给他制作的贺年藏书票，我视为珍品，善加珍藏，结果藏到哪里自己都说不清了，希望整理书房时能“发掘”出来。除此之外，我就没什么藏书票了。书店里卖的那些印刷的书票我是不买的，那些东西徒有票形，没有票趣。闲来无事偏偏又想起藏书票时，我就翻翻我收集的那些关于藏书票的书。

有一年去北京，在三味书屋买到一本 1986 年人民美术版的《日本版画藏书票选集》。这是“限定纪念本”，共印一千套，由李平凡编。我的这一本编号多少，版权页上却没写，可见出版界做事不认真远不自今日始。版权页上也没有定价，我是多少钱买的，现在也忘了。所选书票均彩色印刷，但是图幅过小，只能略观，无法细赏。

这不是我最早买到的藏书票类书籍。第一本该是《可扬藏书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4 年版。我喜欢可扬先生的藏书票，格局大，拙趣横生，编《文化周刊》时我“偷”过几幅作版面插图，还好，至今没人向我追讨稿费。

三联版的《藏书票世界》和《我的藏书票之旅》当然都买了。吴兴文在推介藏书票方面有很大功劳，遗憾的是他的文字一般，逊董桥先生远甚。前些天就《董桥散文类编》一书的插图同董先生邮件联系，董先生希望用藏书票，但是他说他的藏书票都是绝版妙品，绝无外借的可能，要用的话，只能派人来香港拍片。

郁田先生赠我的那册《藏书票香港邀请展票集“97”》，是我“票书”中的珍藏。此书深蓝色布面，精装，封面书名烫银凹印，中英文对照，雅致极了；也是非卖品，只印五百部。郁先生还在书的扉页贴了一枚他给我制作的藏书票，绢印，单色暗红，图中有“后宫佳丽三千册”字样。这句话是我拟订的，本来要他刻“后宫佳丽三千人”，他说既是藏书，“人”还是改成“册”好，我也没反对。他又在票中加了“××藏娇”，我看了大笑，说此事越搞越香艳了，女权主义者肯定反对。他还就此事写过一篇小文呢。

另外几种可说的不多，坊间也常见，其中有《李桦藏书票》、《中国藏书票选》、《苏联藏书票选》、《中国剪纸藏书票》、《中国藏书票史话》、《图说藏书票》等。香港的藏书票画家梅创基先生



还签名送过我一本他自己的《纸上宝石》。

值得一说的还有一本香港三联 1991 年版的《国际藏书票精选》，是我在广州买的。第一次见到时嫌书价太贵，丢下没买。过了半年再去看时，书价竟然涨了一百多，真是见了鬼了。没办法，痛下杀手，“娶”它回家。这本票集印制极其精美，所选藏书票皆是精品，扉页还贴有古元自制藏书票一枚，装帧设计为宁成春。后来知道，这本书曾获亚洲书籍设计金奖，怪不得定价一个劲地乱涨。

我还曾经有过两本线装精印的《中国龙票集》，此书是深圳龙岗区投资印制的，应该还能找到。还在一朋友的办公室里见过一函藏书票集，我覬覦已久，某日终于开口“巧取豪夺”。他答应了，说是哪天去他家拿；他忙得很，所以到今天我还没拿到。

农民淘书记

农民也疯狂 ▶ 发帖时间：2002-03-30 17:11:00

周末早市最累人，既要起得早，还得回得晚。城里人一到周末就像大肠一样扭扭曲曲的，有露头早起锻炼买菜的，也有盘头大睡到十一二点的。这就苦了咱卖菜人，卖菜时间得延长两个小时，菜金收得却一点也不比平时多。

我用脚踏三轮车给几个小饭馆送了菜，回到农贸市场一看，老妈正不紧不慢地卖菜，那一大堆菜估计得卖到12点。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就拐到一家小吃店，要了油条茶叶蛋豆浆猛吃。吃饱喝足后我蹬三轮车回家，路过农贸路口的旧书店，发现门开着。这就奇怪了，这么早？我跳下车走进去，看见店主小宋正跟一收破烂的老头吵架，老头说小宋你小子把我收的好书也当废纸啊，小宋说你这老头你以为你收的是古董啊。末了老头败下阵来，垂头丧气地走了。小宋一看我在场，不耐烦地说现在不营业，你走走走。我说我就看一看，10分钟就完，再说我哪回少买你的书了。小宋哼了一声，说：“你小子就你那熊样你也看书！”我无名火起，心想你卖的是旧书，我卖的可是新鲜蔬菜，我来买



书是看得起你，你居然还看不起我了。我并不跟他争，埋头就翻了起来。

一个星期没来，小宋的破烂窝里还真进了不少好东西。《帝国的回忆》是刚上市不到一年的新书，不知哪个家伙把它当破烂给扔了。《帝国的回忆》一边是本双头鹰文库的《布尔加科夫评传》，也是新书，上回在书店里看到却没买，不想在这里看见了，真占了天大的便宜。这两本书除了封面封底沾了些灰尘外完好无损，书页平整洁净，像是未经人手的新书。我大乐，再也不管小宋的不耐烦了。

小宋是这样给书分类的：外文书籍、中文期刊与杂志、武侠和言情书、其他类。这个其他类其实是旧书店的重心，但小宋不知道那诸多书籍该怎么进一步细分，只好把它们放在一起。我曾建议他按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古文、经济学、自然科学分类，但他茫然无知，也懒得动手。

我换了个书架，很快就刨出了一本林贤治先生主编的《读书之旅》。打开一看，有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另有三四篇左派的文章，有些是以前看过的，如《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更多的是未曾看过的，如《思想自由和民主政治》等。我继续大翻，把乱七八糟的书扔了一地，急得小宋直跺脚。我又翻出一大叠《大学活页文库》，一看全是不同的，就全部收入囊中。

我转到外文架。这里的外文书主要是英文书和日文书，偶尔也有德文书和法文书。我对德文书有种天然的好感，一看到满篇der、die、das的书就想买下来，可一想我不懂啊，只好叹一口气。外文书架上很显眼地插着一本宽阔的红皮书，我像与人争夺似的闪电般地夺了下来，翻开一看，竟是本原版 *You Can Live Forever in Paradise on Earth*，再翻，第一版竟印 500 万册。我对基督教一向了无好感，何况这书印数如此之巨，真有点扫兴，但一想

好歹是原版，就收了。传教书一旁是本厚册子一样的 *Invisible Man*，一看就知道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盗版。好书，收了。

我转了转，又淘出本《三曹集》，随手一翻，就看到熟悉的词句：“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曹阿瞒好大气魄！又看其下的《遗孙权书》写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我不由地大笑。小宋大怒，说：“你小子疯了？！”

我到另一堆乱糟糟的书堆中又翻出了两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我的哲学发展》和《回顾》，这才满意。我一清点，有《帝国的回忆》、《三曹集》、《布尔加科夫评传》、《读书之旅》、《我的哲学发展》、《回顾》、五本《大学活页文库》以及两本外文书。我把书交给小宋，他眼里闪过一丝喜悦之光。我冷冷地说：“按斤买。”小宋抬起头，说：“你又不是二道贩子！”我说：“我就是二道贩子！”小宋说：“不行。”我说：“你不要太暴利。刚才那位老大爷的话我听得清楚，人家按斤卖给你，你也得按斤卖给我。”小宋说：“论斤卖我还赚个啥？”我说：“你买进来1斤5角，卖给我1斤1元，毛利100%，怎么不赚？我种菜卖菜有30%毛利就高兴得不行。”小宋犹豫了半天，说：“不行。”我呵呵一笑，说：“你开价吧，可别当古董卖啊！”小宋的锐气已被我消磨一空，开价就高不了了，最后这一大摞书以18元成交。

当我沐着晨风，蹬着三轮车在街上飞奔时，许多悠闲得意的少妇牵着小狗，挽着丈夫的胳膊在散步，大腹便便的中年人靠着小轿车大声地打手机，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幸福。我微微一笑，像尼采一样遐想：我也幸福，可你们有谁知道？



买书与偷着乐

西西弗 ▶ 发帖时间：2000.10.10 23:41:00

爱书的人大多有买书的癖好，买书和买菜一样，都想捡着最便宜的价钱买最好的书，于是就有了许多偷着乐的愉快经历。其实要真说起来，这心理也够促狭的，和老太太买黄瓜偷掐了一口或者小孩子买瓜子饶上一把也没什么差别，只不过书乃风雅之物，买黄瓜、瓜子之属上不得台面，买书却往往附了这假正经的外壳，成了乐子，写出来，虽然仍然穷酸气十足，但总应了孔乙己“窃书不是偷”的思路，算是物质崇拜上附着了一点精神崇拜吧。

故而找几个段子出来，心里可以大摇大摆地偷着乐了。

—

近日秋高气爽，上班时候，车上一路听着 Reich 的《鼓声》，捧一本纪德的书，生活还算惬意。朋友过生日，和他们夫妇二人同去北师大附近的“福莱轩”吃饭，喝薄荷茶，饭前发现铁狮子坟那儿有家 5 折书店，不知是不是属于北师大，要改经营别的

了。我买了70多块的书，包括好多本《荣宝斋画谱》，其中几本任伯年的我心仪已久。

付款时人家少算了一本任伯年的花鸟画册（标价28）。我知道贪小便宜不好，但实在觉得这是件有情趣的事情。早起，冲咖啡当早餐，把一个快烂的柠檬切下一片，然后坐在窗前读画，发现在阴凉湿润的秋季，读文人画真的是太合时宜了，笔墨的味道如同漂浮在空气之中，画幅的情景切和心意，醉人啊……

讲给朋友听的时候，被当即指出来，说我能把买5折书还占便宜14块、吃烂水果、喝速溶咖啡这些事和诗情画意的情调联系起来，颇有焚琴煮鹤的味道！！我惭愧和脸红之余辩解道，要真是没有小便宜，正经咖啡，完美的柠檬或其他水果，反倒没什么可说的了；恰恰是一种偷来的乐子，持菊赏蟹的窃笑，最得心意。况且读画是件心神纯粹的事情，其余杂陈什物，助兴就够，要是太完美，反而散了心思，没了乐子。朋友最后赠我一句话，说是和我的心理反应是一致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少不如露，露不如透，透不如透不出来。”

二

以前常逛旧书摊，只要看见，都抱着能撞着大元宝的心理奔过去，从穷算计的角度讲，买旧书摊上的书一般都比买中国书店里的旧书划算，因为一般书贩子们没中国书店那帮子书虫精明。他们就是拿到好书，一般也按厚薄定价，而且还能跟他们还价，中间有不少乐子。当然不是所有都还的，那年在中关村一书摊前的一堆烂货里见到精装原版的《土生子》（理查德·赖特著），而且还很新。人家开口只要5块，我又没别的书可要，自然不好意思还价了。

旧书摊当然也有弊病，这帮小商人如果遇到有残缺的书喜欢



做手脚。有次就上了当，自己有《卢卡契文学论集》第二册，久寻不见第一册，偶然在北大小东门的旧书摊上见到了，自己急猴猴的劲儿没掩饰住，被人索要了7块！当时看着没毛病，回家一翻，原来这本从图书馆淘汰下的书已经被前人前后后偷裁去了好几十页！而书贩子怕买书的识破，又拿胶水精心把裁过的地方沾上了，如果不对页码，一般扫过去根本看不出是残书！我回到家把书贩子上辈子祖宗都诅咒了一番，心理也没平衡多少——被人裁去的书页自然是最重要的段落，要之何用？可怜我那时尚未工作，7元虽非巨款，也可以在学校吃盘鱼香肉丝呢。

三

所谓有失必有得，祸兮福之倚，人算怎么也不如天算。

某年秋，从风入松出来，到马路对面乘车回家，车站落落几个小书摊，习惯性地走上前翻检，眼前闪过一本《艾特马托夫小说集》。自打偶然花很少的价钱，在书店几乎要处理的书籍中买了并读了他的《断头台》，对这位吉尔吉斯族作家的景仰就如滔滔江水……原来在前苏联他也是大名鼎鼎，很早就成名，而且如《花狗崖》、《一日长于百年》等作品很早就已经译介到中国来了。

但看着这本小说集，忽然觉得奇怪，自己一年多前明明也在旧书摊上买了本《艾特马托夫小说集》，一样的小32开，一样的外国文学版，一样的封面，怎么却比这本厚很多呢？再仔细一看，这本书的书脊上，在书名后面还有一个“下”字，而且背后的定价只有0.5元。显然这只是一套书里的一本，否则价格不会那么便宜。于是恍然，赶快掏5毛钱拿回家。

回家马上找出先前那本，果然，在书脊上，该打上“上”字的地方有一个像是不经意磨残的一小块！自作聪明的书贩子，他觉得这种小便宜赚了谁也不知道，偏偏误打误撞地俺居然把一套

书给凑齐了，而且居然只用了5毛钱!!得意得我赶紧拿笔在下册扉页上记下买书经过，回过头看看记在上册的购买时间：这两兄弟到我家的时间差是一年零两个月。

四

北京席殊书屋要拆迁，广告天下，即日起每日降价一折，到最后一天全部2折，而且通宵销售。众皆哗然。

5折那天，下了班去逛，天已摸黑，书屋里灯火通明，人虽然是满满的，然而书还有不少，所以随意而翻，翻而复放下，这才5折，着什么急，看书架上满当当的架势，而且很有些好书，人的心态也颇稳定，回去跟大家说：“还多着呢，别着急，2折时候再来吧。”

3天后。

“喂！××吗？我跟你说啊，我刚从席殊回来，别去了。哥们在那里花了3个小时，第一个小时排队进门，中间一个小时排队上楼，半个小时排队付款，有点当年困难年代买带鱼的意思，另外半个小时蒸桑拿来着……书？书皮都快抢没了，书比人都少，而且早先放在那儿的，现在就剩下那些没人要的了……我觉得到那儿去的人一个个都跟国民党大员接收逆产似的……是是是，是我说的，那我也不知道啊，我打车的钱都不够赚回来的。主要是千算计万算计，忘了这两天是周末……”

问3小时所得者何？《伯恩斯坦传》、《卖糖书话》等，甚为寥寥。当然，还有一身臭汗，两条僵腿，拖着回家了。

五

也许自己真变出息了？居然好久没有到中国书店逛旧书的欲



望了，最近偶然去看了看，发觉自己果然比从前看得开多了，许多可买可不买的书，现在终于舍不得买了，而且好多从前见到了必买的书，仔细掂量一下价格和品相，再想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看，结果就放下了。比如一直感兴趣的《再生缘》，价格30元，挺破的，翻了翻，好密的字，觉得自己几年内不会再翻，就放了。

可是!!! 还是有让人心疼的那种事情。

在我前面不过一米的一位同志，生生地在我眼皮下拿走了一本崭新崭新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剧本集《冬日之光》!! 我手就慢了一拍!! 我的伯格曼啊!! 也才7块钱啊! 我强作笑颜地问人家要来看看，还假模假式地问人家是不是特喜欢伯格曼，人家当然说是! 我说，哦，您挑了本好书，我有和这本配套的《夏夜的微笑》，但找《冬日之光》好几年了。他“嗯”了一声，接着翻了翻书，没有答话。

搁早年俺眼睛早冒火了，但终于凭借多年炼就的“涵养”工夫，加上对“拥书”与“用书”的全新体认，还是装作大度的样子拍拍屁股走了。我觉得我真是又上了一层境界了。

六

东西便宜一向是招致流通通畅的重要条件之一。买书和买别的东西一样，有便宜货，哪怕是鸡肋，也就有了市场——没出息如我者，经常看见便宜书便抱回家，像抱了宝贝，然后也不管家里还有没有地方，也不管这书在多少年后才会再捧在手里翻翻。后来多亏我认识了非便宜书不买的SIEG，心理承受能力才稍微强了一些。

第一次见到SIEG，他背了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他买的便宜书。我讨好地向他介绍北京著名的书店如三联韬奋、国林风、万

圣……他横横地说，太贵，我就找降价书买。他背的那种双肩背包，平时背上就像是乌龟覆着壳，那天 SIEG 的壳比较夸张，看起来像是生了大大的肿瘤。

不过话说回来，得便宜就赚确实是买书时候一大主导心理。今天下班，很偶然转到一个小书报亭——偶然的意思就是，我工作那么多年常常经过那地方，今天是第一次踱过去瞅一瞅。哈！上面写的什么？所有图书 5 元一本！抱着看烂白菜的心理扫了那么一眼，居然就让我看见《顾准日记》，于是才稳下步子来细细看了看。

不错不错，里面烂书虽多，然而还是有些可以摆上书柜的，比如《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丁方文集》、《耶稣传》（John Dominic Crossan 著）、《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著）和《张竞生文集》（上、下）。

说说最后那两本。张竞生是中国研究性学第一人，在哲学、社会学等方面著述甚丰。在那书摊上我居然又发现一套上下册的《性教父》，副题竟也标着张竞生。开始还以为哪个小出版社拿人家当卖点了，仔细看去，居然和《张竞生文集》是一模一样的内容，一模一样的广州出版社，一模一样的版次，一模一样的排版，一模一样的定价……总之，除了主书名比较吓人和封面比较艳乍之外，其余再无不同。琢磨半天，也猜不透广州出版社干吗要把一套书发行成两套，或者是为了什么原因，在前一种出版后又出了后一种作为修改么？果如此，那么谁者在先谁者在后呢？有咋头有咋头……

走的时候当然选的是朴素一些的《张竞生文集》，回头看看躺在那儿的《性教父》，忽然觉得能把色情、黑社会这两种意味和学术安放到一起而且叫人说不出什么，编辑真是高人啊。

于是乐了。



觅书苦趣

鸟游 ▶ 发帖时间：2002.10.08 21:51:00

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六，依照惯例，这本是我同 S 君去逛书店的日子。然而实在是才前几天就买书花掉了七八十元，心中难免有些不安，遂拉了个人来下象棋，以消磨这无聊的下午。接连几盘把对方杀得片甲不留之后，感到实在是无趣得很，逛书店的欲望陡然增强起来。抛下目瞪口呆的棋友，我爬到上铺取出皮夹子，左思右想之后，把一张 50 元的票子压在枕头底下，冷不丁地问了一下也在着装待发的 S 君：“钱是不是少带一点，以克制一下消费？”S 君跺了一下脚，说：“还是带着吧，要是遇到好书，没带钱，可真是懊悔死了。”不坚定的我，受了这种蛊惑，竟又把那张票子拿了出来。

急冲冲地走了出去，顾不及阴沉沉的天，素日和我闹脾气的车锁那天也特别的滑溜，扭了几下就开了，我们像往常一样兴冲冲地驶出校门。与往常不同的是，那天关于逛书店的路线有了较大的分歧，最后商定如下：我从十梓路拐至锦帆路，于锦帆路一家旧书店探宝，S 君故作神秘，至一家我不知名的小店，然后于

古籍书店会合，最后同去“BULE BOOK STORE”。

锦帆路的旧书店非常小，约 10 平方米，中间又立一书柜，隔成两块，北首大致为当代中外文艺丛书，南首明清小说、新旧武侠小说、理工科类书混杂其中，地上堆积着各类杂志：《十月》、《当代》、《读者》、《海外博览》、《上海电影》等，还有黄色杂志，从大雅至大俗间或有之。柜台之上、通道之中亦不放过，新旧书充塞其中。

踏进书店，即见十几男女局促于其间，或捧书倚柜细读，或拎着一册小书，目光炯炯，到处搜寻，殆各怡然自乐，不以拥挤为苦。我于通道之中开始搜索。先见《吉本自传》，盖出自三联书店之文化生活译丛，颇喜，见其价目，原 1 元多而今标价 4 元 8 角，憎书贾之好利，舍。又见一明清艳情小说《闹花丛》，索价 12 元，一笑，舍。慢慢踱至南首，不经意间抬首，遂见一套 3 册装《红楼梦》（198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赫然挺立于书架之上；而旁边排列着《醒世恒言》、《野叟曝言》、《西湖二集》、《石点头》等，皆为 80 年代初出版之旧书，封面朴实无华，书页微微泛黄，纸张或细腻精美、或粗糙大方，细细摩挲，似要被浓郁的书香熏醉。我无暇他顾，急取《红楼梦》，细翻，顿觉天地之大，惟有我与此册《红楼》矣。然其颇多疵，虽保存完好，被人熟读数遍矣，且其版本并不罕有，标价为 32 元 5 角，惜别此书，心怅怅然。转至左首，顿时狂喜不已，及时把一套 4 册装《红楼梦》抢至手中，其为 198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3 版第 1 次印刷，我从未见过如此版本，且其保存完好，似久积书仓之中，未经翻过一次，印刷精良；惟其第二册纸张与别册又有不同，显出嫩绿的颜色，摸之如触竹衣般光滑。我抱着这四本书，把余下的书匆匆地浏览了一下，已无心恋战。

赶到古籍书店的时候，S 君正倚在角落里，捧着一本江苏古籍直排《醒世恒言》细读。我隔着书柜，把书伸到他面前晃了



晃，一脸笑意。S君似有不信之色，又有懊悔之色。原来他只是托了个理由，径直来到了古籍书店，原因是前几次到那个旧书店并没有看到好书，不愿和我一起浪费时间。我此时已无心觅书，心情又特别顺畅，就开涮起S君来：“越是像那种书店，越有可能有惊喜，好书也不容易被买光。像这种古籍书店，如果有收购来的好书，这么大的书店，也早被人买光了，是不是啊？”

S君被我训得一愣一愣的，对我开出的那小书店的书目也颇为心仪。两人对古籍书店的书都显得有些心不在焉，“BLUE BOOK STORE”也不准备去了，匆匆又赶回了那个小书店。他好像也被那批书惊呆了，竟把那些书一套套都拿下来，垒在杂桌上，一本本细看，这本觉得不错，那套也不忍割舍。我则拥着四本书于怀中，笑看其痴态，时不时把书点评几句，引得他更难取舍，我心中大乐。

好容易拣定一套《西游记》、一套《醒世恒言》，两人回到宿舍的时候，天色已不早了。可是S君在半路已经后悔了，原因是花费太多，他早上购《西厢记》、川端康成《顾影自怜》约花去30元，现在又去40多元，这次出来家里给的钱又少，以后的日子恐怕要“尽量少洗澡了”（洗澡1次2元）。他于是准备把《西游记》推销掉，但是偌大一个苏大文学院，除了我又有谁会看得上那两本破书呢。有人已开始去吃晚饭了，我悔不该说了句“那本红楼是庚辰本的，不错”。他拎起包，塞进两套书，冲出大门，走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已是半个钟点以后的事了。他进门的样子颇为滑稽，手里擎着一个车前把的零件，说是与摩托撞了起来，自行车前钢圈有些弯，幸而没有把摩托车撞坏，不然定赔不起。我和他两人匆匆赶往食堂，一改平日吃饭时的无话，畅谈直至洗碗。

缘于周末，寝室里的人都出去了，只剩我们两人。把门关紧后，我把《红楼》拿出来细细摩挲，他则拿着胶水和剪刀修补那

套庚辰本的《红楼》，一时寂静无话。外面传来周末狂欢的噪声，屋里听着仿佛是隔世的喧嚣。

S君要借我那套《红楼》看一下，说如果是直排的就吃了它。真搞不懂某些人放着同样的书，偏要看直排的，以标榜高人一等，却不顾阅读的快慢和便利。不过如果路上遇到某人拿着一本直排的书在念，倒真的会顿生崇敬之心。虽然我那四本书并非是直排的，但S君还是看出两套书之间的差距，对他那套书越看越不顺眼，况又见上册封面内题“某某老师，学生某某敬上”，字迹拙劣不堪，不觉长叹。我也不禁为他惋惜：“那本《西游记》真的不错，世德堂本。”

没料到我不谓的感叹又勾起了S君的伤心，他站了起来，说要把《西游记》换回来。我大笑，倒在床上不能直身，把几本书修的像点样子了，又要换掉。S君这次很坚定，等我笑定了，问我借了车钥匙，又出去了。

我无语，无心欣赏《红楼》，静静地坐着，静静地等待。

S君再一次归来的时候，好像满足的样子，委顿的坐在我的对面，牙龈上流着一丝血，对我说：“很苦很苦，却也是快乐的。”

咳，此亦所谓苦趣。



买旧书的乐趣

季米 ▶ 发帖时间：2001.12.25 16:22:00

无聊才读书，这是喜欢读书的人常讲的一句话。现代社会娱乐活动这么多，很容易将一个人的精力分散，这样无聊的时候并不多，所以读书的人也就不多了，但总还是有一些喜欢读书、喜欢买书的人。我也算是一个无聊的人，不喜欢其他活动，宁可把时间花在读书上，无聊就无聊吧，自己觉得充实就好。

喜欢逛书店、逛书摊，这是喜欢读书的人改不了的习惯，看着那一本本排着的书，也是一种乐趣。其实买回来的书也不一定会读，但买而不读仍要买，渐渐就成了习惯。花掉些钱就是为满足这种“买书之乐”吧，这大概和别人花钱唱卡拉 OK 的情况是差不多的，都是为得到一种心理满足。

去书店自然要买书，新书太贵，钱袋太瘪，往往买不了几本，也有点觉得物不有所值，于是就把目标转向了旧书。现在所说的旧书已经不是那些古本秘籍了，而是一些积压的打折书和前几年出的书。旧书中也是有好书的，虽然可能旧点脏点，但只要不影响阅读，我还是愿意买。买旧书有什么乐趣呢？听

我慢慢道来。

在旧书店和旧书摊上常常会有终于找到了这本书的乐趣，所谓踏破铁鞋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自己梦寐以求的书，到处找不到，居然不经意间在一堆旧书中发现了，这时候往往就会忘乎所以，赶紧把那书紧紧抓在手里，生怕别人抢去一样。我上次在一个旧书摊买到一本王力雄的《自由人心路》就是这种感觉，去年在北京买到一本1973年版的《美国与中国》更令我激动万分。等到付过钱，走在大街上时，还会常去翻看一下刚刚买的书，确信那书已经属于自己了，可谓尽兴而归，这样的乐趣还有什么能够相比的呢？可惜这样的情景不是常有的，否则，喜欢逛旧书摊的人岂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买旧书的最大好处当然是省钱了。书店里的新书往往有好长的一溜，如果不是急着看的话，好像也没必要非要马上搬回家来不可。如果下次看到这本原价买的书还放在家中没有看，而那边这本书已经打折了，那感觉就会像你买的股票跌了一个停板那样难受，恨自己为什么那么性急，那种滋味是不太好受的。有了几次这样的经验以后，渐渐就会发现买旧书还真的是很合算，花少得多的钱可以买到同样的书，何乐而不为呢？

买旧书的人常常也会夸耀在买书价格上占的便宜，就像家庭主妇夸耀自己买的青菜比别人便宜一毛一样，常会觉得买到廉价的旧书就像是自己挣到一笔钱一样。比如我花5元钱买了一本原价20元的原来舍不得买的书，心里自然乐呵呵的，得意非常。这样的美事如果不告诉别人，那简直是暴殄天物，于是兴冲冲跑到网上论坛，喜滋滋地报账，哪知道有一位仁兄在后面跟了一句，那有什么了不起，我花3元就买下了呢，兴高采烈一下变成垂头丧气，只好哼哼了事。

其实有时候为了贪图便宜，也会买入一些可买可不买的书，这样算起来，花出去的钱总数也不算少，不过那可以享受到一种



聚书的乐趣，看着那么多书都属于自己的了，也是一种幸福。花钱买乐嘛，其实也不比别人高尚到哪去。

总的说起来，我已经买旧书上瘾了。只要还能有旧书摊可去，我就觉得自己比较快乐。至于其他的，先不想那么多了。

重逢故书

辛丑丑 ▶ 发帖时间：2002.04.15 14:27:00

总是觉得生活太匆忙，匆忙得留不下多少记忆。每天出门就向右走，很晚的时候再迷迷糊糊地乘车回家。再向左走的时候，就必定迷路，越走越陌生，越陌生就越害怕。所以，在这个城市，我从不敢乱走，总是认定一个方向去感受它。失去的，却是各种可能的乐趣。

早上9点，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出来喝咖啡吧，多好的天气啊。我含糊地答应着，还沉浸在刚才的梦中没有完全醒来。挂了电话，把音乐打开，我继续躺在被窝里发呆。养成这样的习惯很多年了，早上醒来总是要赖在被窝里发一会呆，然后新的一天才能真正开始。否则，这一整天都会精神萎靡，总觉得没有缓过神来。

头脑渐渐清晰，想起今天是周日，我有足够的理由到西湖边去喝一杯咖啡，而朋友们在府南河边等我。那条河边有很多柳树，还有成排的银杏，很适合坐在树下喝茶或者晒着太阳掏耳朵，还可以找个人来按摩按摩，自己继续聊天或打盹。这种悠闲



的感觉似乎离自己很远了，手忙脚乱地想整理自己的生活，结果却是猴子扳包谷，只剩下一些忙乱的记忆。

把书店里的书一本本往家里搬，忘记了自己曾说过的，不在这个城市买书。书是财富，有时候也是一种负累，会让你产生不舍的念头，而一旦不舍，很多事情就做不到洒脱和自由了。想起在另一个城市里寄存在别人家里的那些书，心里莫名泛起一丝隐隐的痛，看似潇洒的行走，拿不起、放不下的东西其实太多。一本书、一个城市、一个人、一段岁月，谁能够真的不在乎？

我不喜欢小书店，我喜欢书城，一整座大厦都是书，可以在那里呆一整天，可以从一楼到二楼再到三楼四楼，找到你想要的所有书。那种小小的书店，总让我想起盗版书；那种用红墨水写了“特价”两个大字的书店，总是让我想起夜市上那些“挥泪大甩卖”的伪劣产品。我固执地给自己找各种借口不进书店，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种借口是多么脆弱。我其实是怕自己一进书店，就像一个头脑发热的病人，不买到口袋空空不肯离开。

终于在这个城市安定下来，有了一个窝以后，我拿了地图开始寻找书店。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逛过书店了，像一个饿极了的人。结账的时候，小姐说：“681。”确信自己并没有听错后，我把书又翻检了一遍，发现再也舍不得把其中任何一本重新放回书架，只好咬牙掏钱，然后推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寻找回家的路。在一个路口伸长脖子看街牌的时候，我终于架不住车头，后架上的书太重，自行车翻了。筋疲力尽的我没法把车扶起来，还好，有警察叔叔帮忙，还给我指明了回家的路，我就骑着摔歪了头的车把书搬回家了。虽然老是迷路，但我的自行车技术还不错，这是我感到得意的事情。

生活增加了买书和买盘片的内容，忽然就美好了很多。我规定自己从此不许喝茶、泡吧、逛街，终止一切与腐败有关的活动。我知道西湖在我家的左边，这是我有次迷路后发现的，距离

300米左右。有人打电话叫我喝咖啡，在西湖边的星巴克。我出门向左走，穿过街道，想坐人力三轮过去，这样我就不需要问路了。空等了半天，不得不开始问路，被告之我要找的地方离我只有200米，问了三次路以后我终于坐在了露天咖啡吧里，而西湖就在身旁。我不断惊呼，这里喝咖啡简直太好了，我家居然就在旁边呢，以后我可以经常来了。他们惊奇地望着我，待明白后，全都笑得前仰后翻，说：“你刚才是不是打的过来的？”

回家的路容易得多，一条路走到底就是。我又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住的那条街左边那段居然是夜市，各种各样的小玩意让我惊喜不已。我极少往左走，也就从来不知道我穿越半个城市去买的那些东西其实这里都有，于是再一次暗自感叹自己住的地方真是一个黄金口岸。

有一个书摊，于是停下来看。我是相信这些地摊里隐藏着好书的，他们除了卖盗版书，还卖出版社积压的正版书。出版社每年都会处理库存图书，以1折的价格卖给书商，那些库存图书里常常有宝贝。以前在出版社工作，每年年底的时候我都会关注处理图书的书目，然后拼命购买，感觉就像自己大赚了一笔。

去年夏天，库房说库存太多，又要处理积压书了。我拿了书单痛快淋漓地勾勾画画，不看价钱，就像自己是个富翁。1折的书我买了差不多400元钱。库房把书给我送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想要的《中国历史大事本末》不全了，全套五本，现在只有两本：第2卷和第4卷。这套书是我一直想要的，定价160元，我一直在等待它被特价。在我以为终于可以拥有它的时候，库房的人却说这书昨天已经被书商买光了，就剩两本不成套的。我说能不能帮我追一套回来，他们说追不回来了，书商是外省的。

我不相信连一套也没了。在翻遍出版社所有的样书房以后还不甘心，我跑去找编这套书的编辑，确信他们一定会留底的。结果依然是失望，编辑翻遍了所有角落只找到第1卷和第5卷，这



是1994年的版本，而且不会再版了，因为销路不好。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第3卷——《五代辽宋·夏金卷》。这套书，少了一段历史，多了一个遗憾。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城市，所有的书都留在了那个城市，包括那套残缺的书。

我蹲下来翻书，老板说5元1本。我挑选了一些，确信是正版书后付钱。我问老板，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这，我以后每天都来看看你有什么好书啊。老板一面从柜子里拿书一面答应说他天天都在这。我刚要转身离开，忽然看见老板抱的一叠书里有一本很眼熟，仔细一看，我的天！《中国历史大事本末》！我激动地问老板，这书全不全？老板说全啊，在柜子里寻找出头4卷。我说不对，这书一套是5本。他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书中翻出了第5卷，说只有这么一套了。我激动得语无伦次，捧在手里就不愿放下，不停说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把你找到了。想不到，我在出版社费尽周折都无法找到的书，走到千山万水之外的杭州，却在一个地摊上和它邂逅了。我掏出25元钱给老板，他看我一眼说，这套书我要50，10元1本。我说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你明明说的是5元1本。他早已看出我今天非要买这套书不可，很拽地对我说，这套书好呢，每本都那么厚，50元算便宜的了，一分不少，你爱买不买。

我说我知道你这书买成多少钱，你赚得太多了，40好不好？老板拒不松口，也不肯单独卖一本给我，我掏出钱包成交。一种失而复得的快乐，也是意外收获的惊喜。乐颠颠地回家，一路上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下次一定要学稳重一点，不要轻易地就喜形于色。

我想起《甜蜜蜜》。黎明和张曼玉在异乡的街头重逢，曾经相爱，因为不懂，因为无法把握，分手。过去很多年，发生很多事情，两人都在辗转漂泊，心里依旧装着那个人，怎么也无法忘记，曾努力寻找却终一无所获。岁月远了，有点绝望，虽然不放

弃，却也渐渐平静下来，将思念埋在心里，现实地生活。幸好，有那首叫《甜蜜蜜》的歌终于令他们重逢。

重逢一本期待已久的书，重逢一个思念已久的人，当中的喜悦想来还是有一丝相似的。失而复得，所以加倍珍惜；喜悦，也就变得格外浓酽。如果，所有失去的都有机会再次重逢，你还会不会像年少轻狂时那样表情淡漠、轻易放手？如果，一开始所有人都明白人生其实只有一次机会，没有重逢、没有回头、没有后悔、没有重新来过，是不是就会加倍珍惜、小心思量？

我不会。

不会有如果。就算有如果，我也不会。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不懂，也不肯懂。



淘书是一种游戏

正宗竹杖芒鞋 ▶ 发帖时间：2002.10.28 15:22:00

最早淘书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其时书价已经大涨，一次到某县出差，有机会进了县新华书店的库房，发现架上摆放着许多旧价书，而且品质颇高。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书随处可见，且价格非常便宜。一套《三国志》，五本，标价4元7角。尔后数次到这家书店买旧价书，并且引发了许多回梦，梦见狭小而破败的山区县城书店堆着如山的旧书，甚至从中能翻出一轴古画或泛黄的宋版、元版书等。醒来咂咂回味，觉得非常之过瘾。过了若干年，本埠有了第一家旧书店，名曰“新知旧书社”，自己也经常去淘一淘，那时淘书更多的是为了阅读的需要，图的是价格便宜而已。因为要常看，所以比较注重书的外观，也就是所谓“品相”。几年后又发现了一家“增文旧书社”，它更像一个专门的废品收购点，收购废旧书刊并兼营外卖，书非常之杂，但细细淘来，却能发现一些可供收藏的品种。找到过一本《文化大革命好》，是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写给中央的致敬电，以及《人民日报》和《解

放军报》的社论，铅印、朱红封面、橘黄色领袖军装侧面头像，书名亦为领袖手书，品相颇好。其他如各种版本的“样板戏”及其评论集、《右派言论集》等，不一而足。曾花1元5毛买到厚厚一本手抄兼油印的《文化大革命歌曲集》，不知出于哪一位知青之手。令人咋舌的是其中竟有一支“楚剧唱腔文雅十枝梅”，女声独唱、合唱，歌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全篇，足足抄了五页之多。歌曲集前边有一则“最高指示”，现在读来还是非常有教育意义：“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不搞点娱乐活动不行，应当使学生参加些文娱、游泳、体育等活动。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不过抄语录者当时恐怕只是为自己热衷娱乐而张目，并不会想到30多年后居然会有一个“减负”的问题。另花8毛钱，买了一本武汉造反组织“钢二司”铅印的诗集《狂飙集》。特别后悔的是看到一本记载“林副主席光辉战斗历程”的小册子，当时嫌其仅剩“瓢”而无“皮”、品相太差没有要，过一段时间就再没看到了，想来实在太可惜。其后又淘过几家书店，店老板日渐精明，所以几无成绩可言。后在某一铁路道口边买过几十本外国惊险小说，每本1元上下，不外月黑风高、杀人越货之类，现在已被人借完，那摊也不在了。

后来围街占道地出现了不少旧书地摊，闲时也常去淘。13块5毛买了五大本《新文学运动史料》、一本《国文》（东北人民政府编印，无出版状况）。其他如1967年版的《〈红灯记〉选曲》、《毛主席诗词歌曲选》、北京和武汉红卫兵组织联手编印的《鲁迅语录》、《马、恩、列、斯语录》等也有不少。不过现在淘书常常如排沙捡金，卖书的很年轻，有文化，有智商，侃起来皆为业内人士，难以对付。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居然要按印张来出售1953年版的捷普洛夫的《心理学》，他指着书后的价格不停地说，你看，9200块，逗得我哈哈大笑。当然也有得意的时候，华中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资料室1957年编印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



资料》，采集了各报刊的右派言论和本院右派言论，二册近 900 页，印刷质量也不错，摊主索价仅 5 元。

淘书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游戏，和书贩吹牛聊天，向“淘友”炫耀战绩，其乐融融。当警察剿灭地摊之时，书贩席卷家当，顷刻作鸟兽散。我则拎一捆旧书独立明媚阳光之中，傲然直面而无所畏惧，人生价值顷刻节节攀升，得意之状真是难以言表。

乱说淘书

唐不遇 ▶ 发帖时间: 2002.08.15 23:02:00

古人云，“好读书不求甚解”，不亦快哉！即便有些书看起来冠冕堂皇，云蒸雾罩，但大抵还是快乐的时候居多。自然，在有书可读之前，淘书也同样要花些力气。你须得七手八脚在书堆里打转，时而引颈，时而屈身，双眼紧盯着薄薄的书脊、花花绿绿的封皮，疲倦了，揉一揉再看，几个小时下来，眼睛和双脚一样的酸痛。若是天热，更惹出满身臭汗（假如没有空调的话），黏糊糊的不甚舒服，加上误餐也是常有的事，“空城计”唱急了，就缩肩收腹来抵抗。这难免有些猥琐，实在不副斯文，然而它恰恰就是一件难得的雅事，有一种近似天然的情趣。站多久都没有关系，没找到满意的书也没有关系，单是一排排的书检阅过去，嗅着纸张和文字的清芬，心境渐脱离了尘俗，变得和平舒悦，那感觉是说说不出的美好。

淘书的喜悦大抵可分两层，先是发现好书（或一心搜求的书）时的惊喜，接着翻到封底或版权页，又发现竟有能力买它一本，就由惊喜而欣喜了，只恨两肋不生翼，不能即刻到家，倚在



沙发上，无比享受地把它从序到跋，一字一句地细细读上一遍。倘若囊中羞涩呢？那心情便骤然从惊喜的顶峰跌落下来，在惆怅的谷底四分五裂了，徘徊再三也只好快快离去。这就好比穷酸的寒士高攀不起心爱的公主一样，只能万箭穿心般回去作一堆失恋诗了事。当然，书仍可借而读之，除了不能随时翻翻以外，其他就大致与亲自购买无异了；而人在明知不可得之后，看了却徒增感伤罢了。

淘书，这该算做精致活了罢？然而再精致，藏书也有突然多起来的一天。在这一点上，读书人多如商人一样贪心。随园老人曾作《书仓》诗，深为感慨：“聚书如聚谷，仓储苦不足。为藏万古人，多造三间屋。书问藏书者：几时君尽读？”恐将难倒天下读书人罢。

我素喜读书，而不幸家贫，藏书少得可怜——不必说对煌煌十卷本的《周作人文类编》（钟叔河先生编）只好望而兴叹，就是普通十元二十元的极喜欢的书，也得比较半天方可咬牙买下——但淘书仍是我辍的乐事，犹如挥之不去的一个旧梦。中学时代是这梦里最疯狂的日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从每星期20元的伙食费里硬是抠出15元用于买书，想起来真是又辛酸又神往。然而这一点钱怎么够呢？于是更多时候就只得待在书店里看，这在当时须得有大勇，要经得住店员尖利的白眼，并且一本书看久了她还会毫不客气地走过来撵你。那时我年纪小，脸皮薄，于是采用迂回战术，把大大小小的书店全部置于一条虚拟的环行线上，在这家书店匆匆翻完了一本书，赶忙低头溜出来，跑到临近那一家去——几年就这样护城河般回旋着过来了，后来我突发奇想，猜测自己是否上了各书店的“黑名单”。

这几年来在北京念大学，买书反比中学时候少了——也许是读书比从前不盲目了罢，一周作人、几卷《世说新语》，便足以消去我老长老长一段岁月。现在看来，中学买的书大多无甚价

值，二三十本里只捡得出一两本好的，现在仍然喜欢的更属凤毛麟角；更为幼稚的是，又多买中学生作文杂志，如《少年文艺》、《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作文通讯》之流每期必买，这占去了书款很大的一部分，又对创作力的提高没有什么助益，想来委实可惜。

北京可淘之书无数，淘书之地亦不可胜数。我常去的是西单图书大厦和海淀图书城里的国林风书店，尤其后者，很多冷门的文学和学术著作都有卖，在北京文化界声名颇响。北京大学旁边的万圣书园对于读书人来说也是个胜地，就是地方太偏，我只去过一次，买了一本《儿童杂事诗图笺释》（周作人诗，丰子恺画，钟叔河笺释）。大众化一点的，每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大型书市对于市民来说大概是个善举，但可惜市上盗版书也越来越多，书的品种更是一窝蜂，并且稍嫌太挤。还有一种“五元书店”，生意也颇为兴隆，西单赛特往北一百米就有一家，偶尔会出现一些正版的好书……总之北京是淘书的好地方。不过对于淘书我常存这样一种偏见，以为淘书是藏书家的专擅，淘珍本、善本、绝版书或者外流的名人藏书之类的旧书才是正统的“雅”的淘书，是正房，这样的地方有著名的琉璃厂等，其他如上头所述的“淘书”都是姨太太，是不入流的。这偏见使我对于淘旧书生了敬畏之心，总觉自己知识素养太差，买书单凭兴趣爱好，并不敢附庸风雅，经过中国书店亦不敢入内观摩，因此同不少便宜的好书失之交臂。检索自己淘书旧事，实在和旧书有关的只有一件，是早在高一时候的事情了。那年暑假我去了广州，在中山大学附近一条偏狭的小巷子里，我百无聊赖地随意拐进一片逼仄的小书店，然而站定后却不禁低低“啊”了一声，原来这里除租书外，还有几大架旧书出售，差不多都是20世纪60年代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个学生的藏书。我兴冲冲抱了30多本去结账，原价总共才十多元！一个老婆子从昏暗的柜台里抬头瞟了我一眼，



大笔一挥，给每本书封底的价格都添了几块钱；我只得从中精选出几本，深叹一声走了，以后也终于没有再去。这几本书里，有一部建国前坊间出版的绘图本《千家诗》，一页内上半部分是古朴的图，下半部分是楷体的诗，印制颇为精美。

淘书实在是一件有趣味的事，非对人生有大热爱者，不能沉于此道。然而如今偏处小小珠海，这是一片寂寞的文化沙漠，殊少淘书之乐趣，没奈何只好在这里用尽力气来胡说，聊以自慰，却也算是苦中作乐罢。

买古籍的一点杂忆

岁月的泡沫 ► 发帖时间：2002-05-07 23:31:00

现在逛书店，让我激动的古籍越来越少了。以前沈阳的书店中，除了一家专门的古籍书店外，其他书店中也都有古籍部分，而现在只有两三家还有一些，其他的或撤销，或者只剩下四大名著之类的，买古籍越来越难。这让我更加怀念 80 年代那段贫困而又充满欢乐的日子。

我父亲 80 年代常给单位买书，我也跟着见识了不少，那时真是买古籍的好时代。我记得当时买过一部《左传分国钞》的稿本，两函十册（好像是吧）才 30 元，晚清刻本也大多是三五元一套，《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的零种，都是两三角一本。那时的古籍书店，旧书部也都是好书，我手中有一元两元就去买书。有一本 30 年代出的钱基博的《中国经学史》，也是按书后的定价打 7 折买的，才 7 角钱。《管锥编》的零本才 2 角钱一本。那时家里穷，许多书都是拿回家喜欢一番之后，再送到单位的图书馆长眠。有一次，我在街边花 2 元一本买了 15 本乾隆四年的《新唐书》、《新五代史》零本，回家之后着实让父亲臭骂了一顿。



不过父亲最后一句话让我宽了心：“30块钱买一套《太平广记》多好。”现在我已有了两种《太平广记》，其中一种正是父亲所说的中华书局10本一套的那种。

那时的书市也是淘书的好地方，我总能弄到赠票，却总是没钱买。那时的书市还讲特权，一般先有两天不对外，要由省市机关领导和几所大学的老师先买，然后才对外开放。开放之后，买票的人要排出几百人的队伍，所以要赠票就意味着可以先进去抢好书。有一年书市（大概是1987年吧），我一早就到了，兜里揣了20元钱，一进去就见到两套书：一套是《苏轼诗集》，八本7元；一套是《王荆公选唐百家诗》，八本或是十本，要价8元。左翻翻右翻翻，都喜欢，可都买了就只剩下5元了，买不了几本别的书，于是只选了《苏轼诗集》，因为家里已有《全唐诗》了。这十几年里，《苏轼诗集》大概又印了两三回，而《王荆公选唐百家诗》却再未见到。就像当年我在《五灯会元》和《二程全书》之间作出的选择一样，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五灯会元》已重印多次，今天还在书店里见到有4折的，而《二程全书》却全无踪影。

大概是1988年吧，父亲给了60元上街买衣服，到了中街，首先去书店一逛，却发现了《词话丛编》，精装五本，35元一套。这套书的雅致漂亮，绝非再版后绿色封面的所能比拟，一见之下，大为倾心，而且当时正沉醉于《人间词话》，突然之间见到久已欲读的词话大都收入其中，逡巡再三，终于买下。用剩下的25元钱买了一身便宜衣服回家。

也是在1988年，一次和父母去古籍书店，见到早就预告要出的《诸子集成》已到。当时有三种子书汇编，此其一，32开精装八本；另一种是影印民国时石印本的《百子全书》，32开精装十册（大概吧）；还有一种是16开精装一册的《二十二子》，也是影印本。后两种我都翻阅过，嫌《百子全书》字体丑恶且错

误多，又嫌《二十二子》字太小（后来还是受不住诱惑，又买了一本），见到《诸子集成》后大为惬意。交过钱后，父母接着去逛街，我则急不可耐地骑车回家。怕书有磕碰，我硬是一手托着这八本书骑了40分钟的车。到家后，胳膊已累得肿了，不过心中的喜悦却是丝毫未受影响。

那时的线装书虽贵，但还买得起，可惜我却没买多少。有一次，古籍书店搞了一次线装书展销，我攒了30元钱，趁着中午不吃午饭挤出的时间，想去买早就惦记的《王文成公全书》。顶风骑了半个小时，却吃了闭门羹：店员午休，不卖书。没办法，转进旁边的店中，发现了《历代诗话》、《续历代诗话》，五本才7块多，也是早就想买而未见的书，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下这五本。《王文成公全书》终于没买成，不过后来还是买到了校点的更完善的本子。

80年代的古籍书店是很牛的，中午11点就开始撵人午休，下午快两点才开门，四点多一点就又撵人准备关门。那时的服务员是可以随便骂顾客的，你若敢还嘴，以后就别想在这个书店买书；而且图书是不开架的，想看清架上的书名，非得有好眼力外加厚脸皮才行。想买书的话，得先估计好书价，然后让服务员拿给你看，如果超出了心理预期，不买就得挨顿骂。如果你看了一本不买，就别想让服务员再拿第二本。一般都是先拿一本说我要买，然后再让服务员拿别的书看。为了买本书，常常得先计划好一番策略，才能顺利地买到书。我买《元诗选》是先买二、三集再买初集，便是因为此。当时到书店买书，却发现那天正是态度最恶劣的一个娘们儿坐在柜台前，我说了两遍给我拿一下《元诗选》，她却纹丝不动，我知道今天她是不会卖书的了，只好到内部书店去看。内部书店只有二集三集，没有初集，没办法，只好先买下。熬过了六天，我估计那个娘们儿不当班，去了一看，果然换了一个态度稍好的，这才买到初集。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了，古籍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顾客的地位也一天高过了一天。这几年，我已不怎么在古籍书店买书了。前不久，我去买《二曲集》，还是那个娘们儿当班，书店中剩下的两本一本稍脏，另一本书皮缺了个小角，我问还有没有，她说没有了，但马上又说，你等一下，我上楼上去给你找去（楼上的店是独立核算的）。等了一会儿，她便拿来两本全新的《二曲集》让我挑。时势就是这么捉弄人，好书多的时候，买书不易；买书方便了，好书却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让人买不起。

80年代末，翻译书开始增多，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叔本华、尼采、熵、美学等开始吸引我，不多的一点钱，分给它们一大部分，古籍就买得少了。所幸90年代初为了写两本所谓的历史文学类的书，趁书店中旧书尚存的机会抢了一批古籍，才没留下更多的遗憾，但《四部丛刊》、《昭代丛书》、《三朝北盟会编》、《历代名臣奏议》、《纪录汇编》等许多书，当时稍觉得贵而没买，现在却得苦苦寻觅了。进入90年代，书价飙升，成套的古籍动辄成千上万，沈阳的书店中古籍渐渐引退，买得起的已是越来越少。1995年之后，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买到《四部丛刊三编》了。那时是北方图书城刚开业，进了许多出版社的库底子，常有七八十年代的书，大部头虽多，买不起也就不想了，但这套《四部丛刊三编》却很让我徘徊了一下。32开精装76本，1700元，实在不算贵，但那时工作不如意，总是被扣钱，寻思再三没有买。但其中的《罪惟录》、《太平御览》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却实在吸引我，尤其是《罪惟录》，在大学时曾在图书馆翻过，后来就没机会再读，最后在老婆的劝说下，还是买下了。图书城见这套书卖出去了，就又进了一套，但前几天我去时，发现那套书还在那，还是1700元。早知如此，拖到现在再买多好，还可以找人打点折。

买得最累的书是《册府元龟》，宋代四大书买了三种，独缺

此一种，而且还是比较有实用价值的，可我想买此书时，在沈阳却怎么也找不到。1996年冬，单位组织小学生冬令营去哈尔滨，可以带家属去，那时没孩子，正好和老婆一起去。第一天没安排活动，和老婆出去逛商店，快五点时，发现了一家书店，好像叫道里区新华书店，进去一看，还不错，比沈阳的区新华书店强，里面古籍不少。于是在店员的催促声中走马观花地看了一圈，突然发现了16开精装十二册的《册府元龟》和四册的《历代名臣奏议》，掂量之下，发现我无法带着这两套书走向旅店。在催促声中，我匆忙作了决定，拿又多又便宜的《册府元龟》，明年再来时再买《历代名臣奏议》。结果，我拎着两大包书带着小朋友们顺利回到家，别的再也拿不动了。然而，夏天的时候，为了替编辑部同发行部争利益而和单位领导大吵了一场，就此辞职不干，《历代名臣奏议》也就没能买成。

沈阳不比北京，印数少的、稍偏的书都很难见到。90年代之后，许多单位已不买书了，书店也开始以通俗时尚的书为主，几家小的学人书店又都本小利薄，无法进太多的书，古籍也就越来越少见。书店越想扩大顾客群，越是失去老的固定顾客，而固定顾客越少，书店也就越以畅销书为主，弄到现在，古籍已经很少了，越来越多的是那些折扣高的出版社的书。今年买到的古籍，多是先前已买过影印本而又买的校点本，像今天买的《古尊宿语录》和《苏轼文集》。现在学术越来越专精，体制外的人无法见到更多的资料，只能凭兴趣买些书看看罢了。这也是一种进步吧。



盖着印章的书

彩色资本家 ▶ 发帖时间：2002.04.03 03:06:00

许多朋友在这里展示了自己的书架，看了书名，发现门类甚广，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有一大书架，三米宽两米四高，里面也塞满了书，不好意思把书名罗列出来，因为那多半不是讲学问的，而是我自以为读起来有趣的，品位不高，列出来让老师们见笑。但其中有一层的一些书，可以说一说：《西游记》、《鲁迅旧诗笺注》、《说唐》、《林海雪原》、《烈火金刚》、《茅盾短篇小说选集》、《沫若文集》（五）、《普希金诗集》、《法医学》、《皮肤病学》、《死亡时间鉴定》、《赤脚医生手册》、《电工手册》、《天体的来龙去脉》，以及1963和1964年《漫画》期刊各一套，装订成两大册。数数看，18本，古今中外，杂七杂八。这都是70年代以前的书，用无语老师的话说，品相都不错，但有一共同标志，盖一大红印章：××医学院图书馆。这是我在1972年冬至1973年春期间，从那个图书馆偷来的。我记得不止偷这些，至少有七八十本，没保管好，只剩下这些了。

偷书的时候，我应该快十岁了。当时父母有些政治问题，一

个在牛棚，一个在干校。我带着弟弟留在家中，佛山有个表姐，每周六来看我们，帮我们买学校的饭菜票。我们在学校里上课、吃饭，回家睡觉，和很多没人管的广州孩子一样，吊儿郎当混着日子。当时，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小名叫李子，是部队子弟，他带我到处去偷东西：老师家里养的鸡、空房子里的电表、小店里的水果、部队大院里晾着的军装等。偷来的东西，能吃的吃了，能卖的卖了。

他偷东西是跟一个更大一点的孩子学的，那是军区一个部长的儿子。一天，李子带我上那个大孩子家，说去看看他刚偷来的书。他的床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他夸耀着告诉我们，这些书是昨天晚上他自己一个人撬窗爬进华南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偷来的，差不多一麻袋，使单车运了回家。说实话，那时的我，虽然已经识字，但除了一看就头痛的课本，基本没读过什么别的书。我父母虽有文化，但都是国家干部，家中只有一些看不懂的政治读物。总之，我从不知道什么是好书，也没有阅读的兴趣。但望着面前这床上乱七八糟的书本，我却开了眼，那各式各样的封皮深深地吸引了我。记得那小子翻开一本《说唐》让我们看里面的绣像，唾沫横飞大讲里面的故事：罗成回马枪，王伯当猜灯谜，程咬金学劈斧，元霸遭雷劈，什么天下第一条好汉、第二条好汉……直听得我们张大着嘴儿发愣。我仿佛第一次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故事，有这么多说这些故事的书儿。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痒痒的，真希望自己也拥有这样一大堆书。李子这时兴奋地告诉我，说他妈妈正管着××医学院图书馆，以前从没想过去那里看书，现在就上那看看去。到了那图书馆，他妈把我们带进了中文书库，那时候，这个书库是禁地，封住不让人进的。在那里，看到一排排书架上密密麻麻的书，我们都懵了，翻翻这本，翻翻那本，钻来钻去，不知该看什么才好。当我发现一大摞装订成册的《漫画》，高兴得不得了，这才定了下神，取出一册



坐下来翻看，一直看到他母亲下班。回去的路上，李子悄悄对我说，我把书库的一扇窗的铁栓儿拉开了，晚上咱们偷书去。晚上我们摸黑去到那里，却发现里面亮着灯，有人值班呢。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胆气，不敢翻进去，用绳把那值班的绑住，再往他嘴里塞袜子什么的，反而一见人影便拾路而逃。第二天，李子穿上他爸爸的军大衣，又带我上那图书馆。进去后，到处找书，临走时，一本本书地往腰上掖，再掩上大衣。我连忙学着也把一本《说唐》塞进自己的裤腰里。第三天去看书时，我也穿上棉衣，离开时带出了五本书。此后，我们陆陆续续去看，去偷。我有时把弟弟带上，出来时也在他身上塞上两本。一个冬天过去了，我积累了一大堆书。现在没法记起那具体是些什么书了，但可以肯定大部分是小说，我记得小时候就已经读过像《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朝阳花》、《苦菜花》、《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三侠五义》……还有《说唐》。这些书大多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反正瞧瞧书名，觉得像那么回事，就往衣服里塞，拿回去看不懂就扔在一边，所以总乱七八糟偷出许多别的什么来。像《法医学》、《皮肤病学》这类书，就是转悠到专业书库里发现的，翻开有很多吓人的图片，一好奇，就拿了，回到家里和李子一起看，当看见那光溜溜的病体照片，就一同傻乎乎地爆笑起来。1973年春节过后，我父母相继返城，我和弟弟的生活也重新回到正轨，再没去偷东西和偷书了。16岁半时我在家门口参了军，提干后做了新闻干事，后来读中文函授。因为学业的需要，开始大量地有目的地购书看书，我在家中为自己做了第一个书架。在整理书的时候，才发现小时候偷来的书大部分不见了，深为遗失了那些曾带给自己许多欢乐的书感到难过，赶紧把剩下的保存好。之后转业，到了公司，下海，从家搬到宿舍，再搬到自己买的房子，有

了书房，书多了，书架子也越来越大。我总留出一层放上这些偷来的书。

说真的，我过去从未认真思索过这段经历究竟对我意味着什么。今天，望着书架，写这帖子，我发现，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里，这段机缘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帮助我与书本交上了朋友，是我养成阅读习惯的起点，仅此，已经影响了我的



选书，买书

朝阳 ▶ 发帖时间：2002.04.05 23:16:00

工作忙的时候，空余时间比较少，偶尔的一天休息，我会在家看看电视，看看书，上上网，写点心情随笔什么的，很少出门。上次我去书店，一下子就买了四本书，打算回家慢慢消化。

其实我买书的目的性不是很强，有时会因为在网上看了人家读书的感受而非常想了解那本书及作者才买，有时会因为对某些名人早就如雷贯耳，却从未读过人家只字片语而感到自己的孤陋寡闻才买，还有时实在挑不出来了，就随便买本名著，心想就算不看，也有保留价值，反正不浪费，总比白跑一趟强。

比如这四本书吧，我想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反差都比较大。

因为我心态年轻，且喜欢和单纯的人打交道，所以我看到那本《安徒生童话故事集》时，就拿在手里了，心想小时候没机会读，现在有钱了，该给自己上完这些童话课程。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可以派上用场，编几个小故事讲给甥女和其他小朋友听，好让他们找个崇拜我的理由。

之后，我看到一本绛红色封皮包装的《华丽缘》。这个书名我觉得很熟悉，前阵子在天涯上读到过，作者是张爱玲。我看到许多读书人对这位女士有着出奇的看法，不觉也想买来一读，看到底都是些什么文章，吸引了这么多人争议。

封面上摘抄了文中的一段话：“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悵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我想这就是此书精华所在吧，整篇调子都将是沉闷的，按照这个风格记录着那段历史。

买来的书是不是一定要读呢？本意应该是的，但有时书买到家中后，就会躺着睡大觉。我总认为以后会有时间读的，这种想法使我的读书进度非常慢。而惟一可以使我有兴趣先睹为快的书，是那种轻快、幽默、诙谐的小说，于是我买书的时候常常在脑海中搜集有哪一个作家应是这类型的。这个时候总觉得知道的太少，记忆也不过是停留在上学时期的某篇课文上。对了，欧·亨利的文章就别具一格，以前曾学过一篇《麦琪的礼物》非常感人，他的小说短小而精致，结局又往往出人意料，很有可读性。想到这里，我就开始锁定目标，搜寻到一本《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第四本书，我选择了《老舍小说》。在网上，我曾看过他写的一篇《月芽儿》，那是一篇反映旧社会中妓女生活的小说，虽说故事很凄惨，但老舍先生却用了一种淡淡的调侃在讲述着这些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也不知这样理解他的文章对不对，但我比较喜欢他这种叙事的手法。我大体翻了一下介绍，发现老舍先生曾在济南住过很多年，还曾写过一本《大明湖》（这本书未曾面世就不幸在战乱中葬身火海了），这些都使我感到很亲切，因为我的家就在大明湖旁。所以，我毫不犹豫就买下了这本书。

回来后，我归纳了一下，发现买的都是合集，里面由许多长



篇、中篇、短篇组成，这样一下子可以从多个作品中了解作者和他们的写作风格；再者，文章不长，有利于我的阅读。有时我挺佩服那些读书快的人，因为我无论怎样地加速读，结果都是一晚上只能翻个十几页。

到目前为止，我买的书越来越多，而看完或看过的却越来越少。不过我还是愿意买新书，因为新书总给人一种新鲜感。有时兴起买回一大堆，一本一本地翻看介绍，这也是买书的乐趣。

错书的境遇

寻找格非 ▶ 发帖时间：2001.11.02 19:11:00

至今为止，我错过最厉害的一本书并不是自己犯下的错误。大概在两年前，我的一位很好的女性朋友到杭州学习绘画，我拜托她帮我找三本书，分别是《格非文集·树与石》、《格非文集·眺望》和《欲望的旗帜》。在她离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会时常想起这位看起来多少有点“假小子”味道的女性，有时候在课堂上，对着下午三点钟的天空想入非非，幻想那个帅性的女孩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不过奇怪的是，她的面貌我一直不是很清晰，而是幻想着我拿到书的情景。那时候跟现在真是很两样，消息闭塞，除了温州境内，其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电脑网络对我来说还是遥远的事物。

一年后，她终于回来了，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带来了一本《眺望》，虽然没有其他两本，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正所谓知足常乐嘛！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她突然对我说起一件事情，让我的欢欣立即堕入冰窟。在杭州的一家书店里，她其实发现了《欲望的旗帜》，我立刻问她为什么没有买，难道是我们的友情没



有到让她再掏钱买一本书的程度吗？她立刻否认，然后告诉我真实的原因：“那本书摆在书店最冷僻的角落里，好久没被人动过了。”对于一个有洁癖的女士来说，她是根本动也不想动那本书的……

那一刻我想自杀得了，我怎么遇见这样的人呢？

好了，牢骚已经发过了。过去遇见好书，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比如身上没带钱，或者当时觉得不好后来觉得好，或者干脆像我那女性朋友觉得那书脏）而没有买，比如第一次看见《博尔赫斯文集》时（海南国际中心的那套），只是觉得里面的注解太多没有买。虽然很多书现在都已经买了，但还是错过了很多本：

1. 《G. H. 威尔斯科幻小说集》。我有一个朋友是十足的科幻迷，但是他不迷卫斯里之类，最喜欢的也不是威尔斯，而是一个美国人，具体的名字我忘了，代表作好像是《地球杀场》和十卷本的《地球使命》（一个科幻作家可以写这么长的小说真让我佩服）。他也曾经来过天涯，在书话时还想和大家换科幻小说看，但是这里对这感兴趣的人极少，所以就不了了之了。我本来是想买那本书的，但是他竟然跟我抢，我抢不过他，被他夺走。后来我花了两个晚上的自修课把这本厚厚的科幻小说集读完，那可能是第一次读完一部科幻小说。读完时就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是我买呢。《时间机器》和《莫洛医生的岛屿》是我最喜欢的。后来还看见太白文艺出版社出过威尔斯的全集，他也买了，我借了其中几本，却再也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那本书看起来很像是一本儿童读物，记忆中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现在一直没有遇见。

2. 张柠的《叙事的智慧》。这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现在还在我手中，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把它占为己有，从来没有一本文学评论集如此打动我的心（新买的《胡河清文存》还没有读，不在此列）。一直以来我对此类读物都不怎么喜欢，曾经在温州一家国子监书店看到过此书而没有买，现在一读之下却深深喜欢上

了，好想赶回温州去看看那书还在不在。

现在我越来越喜欢买书了，而且心态也似乎改变了。在《欲望的旗帜》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张末和曾山的感情好像出现了一道裂痕。有一次张末生日，曾山给她买了一个蛋糕，果不其然，张末很开心，但是这种好心情马上就被曾山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给打破了。曾山说，这蛋糕大概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把这些钱拿来买书的话，那么……

我现在请人吃饭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想法，而且尽量不让女性朋友知道，怎么说曾山也算一个前车之鉴。我也变得贪婪起来，想收集遍天下的好书（虽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想起以前那些好书这样轻易错过就心痛不已。



成都淘书杂忆

软香斋 ▶ 发帖时间：2001.12.27 13:00:00

判断爱好的高低，我有一个标准，看是否危害健康。如果危害健康，就是低级的爱好；如果不危害健康，甚至有益于健康，就是高级爱好。譬如毒品，十分危害健康，应该被消灭；譬如烟酒，比较危害健康，也不高明；譬如读书，不仅不危害健康，而且可以活跃脑组织，促进细胞新陈代谢，是高明的爱好。我喜欢读书，所以我有个高明的爱好，你们应该嫉妒我。

判断对读书的爱好程度，我也有一个标准，看在什么地方买书。只在新华书店买书的，是低级读书人；此外还在特色小书店买书的，是一般读书人；此外还在古旧书店买书的，是高级读书人；此外还在旧书摊买书的，是超级读书人。显然我是在地摊上买书的。王小波曾经说过这么个意思，如果有一种可疑的说法，对说话的人又格外有利，就不要相信。所以你别相信我的标准，只要知道它是正确的就可以了。

如果你听过成都话，一定知道成都话缠绵悠长、婉转动听，从女孩嘴里说出来效果更好，从男孩嘴里说出来，有些人就觉得有点不舒服，用成都话说就是“母兮兮的”。虽然很好听，我却没有学会，这说明我缺少语言天赋，不像我的一个湖南同学，不仅成都话说得好，学毛主席、周总理、江总书记讲话也极像。这位同学很有表演才能，还会说带彩色的笑话。有一段时间，一熄灯我们就留他在我们寝室表演口才。

虽然没学会成都话，毕竟呆了四年，有些话常听也会说了，其中就有一句“块钱一本”，意思是一块钱卖一本，这是旧书摊上听来的。

二

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大学生活很无聊，所以大学附近有那么多录像厅、游戏机厅、网吧，有那么多一对对的短命鸳鸯。在不打牌、不看录像、不出去玩、不看书的晚上，我就穿过对门的商店，穿过西门，穿过一个杂乱的菜场，穿过一片住宅区来到离学校不远的一处立交桥。立交桥下面的大转盘下，有卖报纸的，卖花的，卖日用百货的，也有卖旧书的，当然都是地摊。

卖旧书的都连在一起，有十多个摊子。有的只卖一块钱一本的旧书，把书从蛇皮袋里倒出来，胡乱地堆在塑料薄膜上，让买书的人自己翻；有的卖品相质量好一些的旧书，把书一排排整齐地摆着，等人问价；还有的两种书都卖，一半的书很整齐，一半的书很乱。大部分摊子上都有不少书，但也有书很少的。我看见过一个老人，铺开一张小塑料薄膜，只摆上四五本书一两本杂志，坐在一边安静地等人来看书。

这些人里只有卖一块钱一本旧书的人才会吆喝，其他人都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只要天气好，隔几十米远就能听见“块



钱一本”的吆喝，这说明卖旧书的又来了。

“块钱一本”四个字用成都话喊出来特别有味道。这不难理解，不管什么方言，吆喝总是其中最有味道的声音。“块钱一本”里的“块”字，要喊得悠长婉转，像小学时扔垒球，扔得弧线越大距离越远越好。“钱”字要喊得着力短促，像刺出一把匕首。“一本”两个字连读，声调不长不短，既清晰明了又余味缭绕。连起来听像喝了一杯醇香美酒，很舒服。

吆喝都这么好，书自然不会差。

三

说到吆喝，我想起一件事。刚到成都的时候，还不怎么听得懂成都话。有一次，我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吃饭，正等着上菜，就听见一个粗糙的声音在急促地大声喊“How are you”，吓了我一跳，没必要把个“因个里西”喊成这种动静吧。回头一看，是一个中年男子，穿得特显劳动人民本色，骑一辆破旧不堪的二八大杠，后座上还夹着一个挺大的包。我一看就知道了，准是吆喝卖什么东西。可什么东西，愣把中国话喊成外国话？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也没听出来。原想吃完饭找人请教，没想到吃多了，记忆力减退，给忘了。以后每次听见都拼命瞎猜，每次都猜不出来，每次转身就忘了问人。一年多时间，我都陷在这个怪圈里，就是悟不通，直到有一次听见寝室里惟一的四川佬在喊“快看，那个耗儿有多大噉”，我才豁然开朗。四川人管老鼠叫耗儿，所谓“How are you”就是耗儿药，也就是老鼠药。用成都话喊出来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只是在一个外乡人听来这差别几近于无了。

也许我们就活在一个又一个困惑中。身在其中时，总也想不破；等想破了，跳出困惑，只觉得原来的困惑简直不算困惑，怎

么这么聪明的人就陷在里面出不来呢。有些人自以为能在困惑的边界自由地跳来跳去，结果只是像《九品芝麻官》里如小丑般跳来跳去的讼师方堂镜，得到周星星的一顿痛扁，以提醒他为人不可太得意。

四

我的困惑在于书摊对我的诱惑力。走在任何地方，看见路边有书摊，只要有时间，只要不是卖盗版书，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凑上去，就像油菜花盛开季节里的公狗看见母狗。许多人不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花钱把一堆破烂不堪的垃圾抱回家污染环境。我也不理解，只能说明逛书摊、买旧书属于我的天性，而天性是无法解释的，就像一只青蛙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是蝴蝶，它能做的只是尽量成为一只出色的青蛙。我能做的也只是服从并且发展我的天性。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困惑来自于我的天性，而非来自于别人的设置。当我们只能生活在困惑中时，这点区别并非全无意义。

在书摊上淘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先，你只能站着，不能坐着，除非你愿意坐在大马路上；其次，如果你的眼力不好，如果是在傍晚（我通常同时遇上这两种情况），你还得弯下腰，作鞠躬行礼状，才能看清楚书。我为此被书摊老板占了不少便宜。大多数时候，你还要把一大堆没用的书颠来翻去，就为了了一本可能存在的好书。这倒真像是淘金了。接着，你发现一本感兴趣的，甚至发现一本渴望已久、寻访不得的心仪之物，就像邂逅了梦中情人。于是你拿起书，急切地翻看书的内容。为了减少中间环节，我通常蹲着看书，这使我看上去总是矮人一等。如果书的距离比较远，你还得像只爬行动物似的爬过去钩书。

忍受（也许是享受？）这一切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后，你终于



把两三本书放在手里了，你本来就是为这来的。这时的感觉很难描述，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你下决心要在今天捡一只钱包，走了十几公里，竟然真让你捡到了。世间幸福之事莫过于此！

还有一样不能不说，就是价钱。旧书的价钱偏低，用行话说就是，旧书具有价格优势，这也是旧书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在书摊买旧书的人是冲着便宜去的，与天性无关。我买东西不擅长讨价还价，只在大学时买旧书除外。我怀疑是受环境的影响，似乎我在书摊上遇见的每一个买书人都要还价，以至于让我觉得不还价就不能够买旧书。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穷学生们是在花别人的钱养活自己，于是花得总是小心翼翼。有时回想起当年和书摊老板磨半天嘴皮子，只为了省个五毛钱一块钱，就觉得好笑。

图书馆淘书

方连辛 ▶ 发帖时间：2002.11.19 16:37:00

旧书在读书人敏感的想像中是一种温暖的存在，它没有沁人心脾的新鲜墨香，却承载了书的新主对故主的感知。对于我这样时常耽于遐想的人来说，旧书上每一处文字（或非文字）的批注（或痕迹）都将引我驻足微笑。我会自以为跨越了时空，感受到了彼时彼处彼人投往书页的深思目光和笔端游移纸面的簌簌声。

比之书摊上的旧书，图书馆里的旧书则是一种更广义上的温暖存在：所有走进图书馆的、走进阅览室的、将视线投向书脊的人，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与书联系着。但是，我更多注意的是那些将书取下架来，放在桌前趣味盎然地阅读的人们，他们的目光投向书页，经过一个无定期的延迟，再反射到我的眼中。当然，这是古希腊时期的看法了。

比如这一本，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看完何兆武的译序“波普尔和他的贫困”，我吃惊于一向译文细致、著述温文的何先生也会有这样锋芒毕露而不留情面的批评文字，当时就想在文末说两句，谁知书眉上已然有人捷足先登：“老何发这么大



火干吗？”我不禁抚掌而笑，这位在1990年借此书的朋友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黄裳散文》则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另一种景象。一位朋友在一篇文章最后写道：“你对古代一些书籍了解很多，但是这篇文章写得太不好了，像流水账一样。”这位朋友说得其实也没有错，文章已如流水了，但是他/她没有意识到，黄裳记述的那一段生活也早已如流水了，只余逝水粼波，摇曳在字里行间。“等那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我笑着写道。

拿来一本《重读大师——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时，我忍不住拿出了笔，不无尖刻地调侃张远山对叶芝《幻象》的批评，不无反感地指责程映虹的吹毛求疵，不无佩服地称赞蓝英年的识见。我的批注很快有了下文，还书时，一双眼睛紧盯着我：“是不是你在书上乱写的？”我红着脸说：“不是，我借的时候就有。”对面喃喃地说：“那应该盖盖章啊！”啪！我的笔迹上面被盖上了一个“污损”。这个时候，我只能低着头疾走，然后安慰自己：人类的知识就是以污损的方式层叠发展的。

图书馆不仅借书，而且还接收书、买书、卖书。关于图书馆的买书，我一直有一点疑惑，图书馆对旧书摊（包括更高级的旧书店）究竟是属于“入超”还是“出超”？据我所知，图书馆一直是旧书摊的大主顾，尤其是很多著名高校的图书馆，一直不遗余力地从旧书摊中搜书。但是也有人说，图书馆每年淘汰的旧书越来越多，其中绝大多数又到了旧书摊上。有时在图书馆门前，看到一辆大卡车载着一车破破烂烂的书，我很怀疑这些书是否真的送到了旧书摊……或者是造纸厂吧？私人藏书、图书馆、旧书摊，加上书店，仍旧是一个不封闭的系统，厘清其间的出入有些困难。我的感觉是，在印刷厂的努力下，四者的藏书都有数量上的增加，不过仅此而已。

图书馆的接收书和卖书是我前些日子注意到的事情，转引我

所买的英文书上的红印吧：

71

本书系热爱中国的美国朋友通过美亚之桥基金会和国家教委青岛国际教育交流服务部转赠。本书系非卖品，转赠时仅收取储运管理费。

在图书馆淘到外国的旧书，应该也算一件意外的收获吧。虽然这些美国朋友明显藏私，留下了最好的书，但是任谁都能理解——这毕竟是送书啊！



第一辑
海书记

“反动居”购书呆账

敌人韦小宝 ▶ 发帖时间：2002.12.09 21:05:00

“反动居”近日忙乱，年关将至，诸事齐聚。日前曾于都江堰参加《星星诗刊》诗会买书甚伙，亦无暇写购书呆账传上来供大家一晒，只有慨叹。周五应网友七寸兄之邀至雷子黑夜吧小聚，识得美眉网友皮拉，因看我写些无聊的购书呆账，竟起一同收书之念，且一再嘱咐，渠闹钟罔效，定要某打电话叫醒她。晨起阳光普照，与周六天空之黑脸阴沉相去何止霄壤，自然更加不敢也不愿忘记美眉的教导，将她电话一阵猛打，无人接听。醒后告罪，得知渠周六至小酒馆闹摇滚乐，醉归竟听不见电话铃响。

先至文物市场最大的南牖书铺，竟一书未得，真是稀罕；再至“三无人员”（自称篆刻无门派、无师承、无头衔）吕新小店，亦毫无所获，拿他为南朵美眉刻的藏书章就走人。正在各书摊闲逛，被吴宓先生弟子周锡光先生、新文学版本研究专家龚明德兄碰见，于是一起到周先生在文物市场开的古董店小坐，店中所列多为木雕，其精美令人养眼无比。周、龚二位问及近况，顺及撰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之事，某趁热打铁，要明德兄

割爱他所收藏的各种民国版语文教材与我。他笑着说只要用你的书与我换就行，我记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句老话，岂有不答应之理？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稍坐出来，即到斜对面的一家线装书书店，店面不大，但存列的线装书不仅品相较好，而且码得整齐有序。进得屋里看到一套十册嘉庆刻本的《十驾斋养新录》，反复翻看，虽不算什么惊心骇目之书，亦非风神绝世的藏品，但清雅可玩，令我爱不释手。卖书老者，见我反复翻看此书，并不愠恼，倒走过来怕我不再看了似的，说年轻人你认真看，不买都不碍事，现在能看这些书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像钱（大昕）先生这样绝大的学问，居然无人问津，可叹！末了禁不住长“唉”了一声。原来老先生姓陶，是成都古籍书店的老店员，经眼过目的线装书极多，言及谢国桢、徐仲舒、缪钺诸先生来店找他买书搜书的神情，竟快乐似小孩。正说时，成都书家邓代昆亦寻宝至此，说到他前两年从某书贩那里用二万六购得一批语言学家向楚的旧物，计有向楚《巴县志》原稿、赵熙批本等好书，面有得色。陶先生马上接嘴说，是否左姓书友用一万元收购的一整车向楚旧物？邓说，正是如此，左已经分卖了几十万，譬如于右任、谢无量等人的书法都卖了大价钱。陶说，可惜，可惜，向先生健在时，我还见过他来跟我师傅买过书呢。后来越说越投机，还叫我下次去他书店，他带谢、徐、缪诸先生写给他的信让我看，并告知我成都哪家及哪里有真正的好书，一定要带我去亲见，以慰平生。虽然《十驾斋养新录》由于价格原因未达成交易，但我们俩都高兴异常。

眼看今日要空手而归，寻至这半月形书市的弦顶散摊处，费6元竟得只印了1000册的《中学语文课文作者辞典》（一夔主编），令我大喜过望。是书将1993年以前大致所能收到的语文教材514种汇集在一起，对已知作者作了简介，对未知作者存目，并列出版课文篇目，尤其是书后附录514种语文教材的编者、出版



社、出版日期，近及中国各种语文教材，远至美国、新加坡等地的华文教材，资料之功不可没。同在是摊，还得张隆华、曾仲珊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这是研究中国现代语文教材的必备书，以前我曾买过一本，被一中学语文老师索去未还，今重得此书，可以不必计较他借书不还之无理了。某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十年不辍，只要见有关教育的书，稍有意思的就搜罗，以供他日研究之用：《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钱理群主编）系为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 130 周年、北大建校 100 周年而出的书；《国际重要图书馆的历史与现状》（台湾学生书局）对国际上一些大图书馆的运营采购、馆际互借、借阅流通等均有详细介绍。

对文化的胡乱比较，一直是我厌恶的，这次见《跨文化对话》（一）很便宜便买下了，至于会有什么收获，我现在还不知道。不才识其小，在书讯专栏里看到刘维荣辑的《欧洲文化：书目一百种》，就觉得买此书不冤枉，因为我对书目于治学看书之助，有某种格外的情感。

俞守真的《唐诗三百首详析》以前曾读过，不知到哪去了；另一本张燕瑾的《唐诗选析》，这里面的解析很多。这两本是为目前写《像唐诗一样生活》一书作为资料而临时买的，当然也都有一定的留存价值。关于这两年走红的虹影，我并没有一般人那般关注，我对热炒的东西总是有种天然的远离倾向。最近与慕容雪村兄谈到他在读什么书的时候，除了乔伊斯、哈维尔的作品外，就有《饥饿的女儿》。我想看一看从网络上成名的作家看这本书的理由何在，所以花 5 元钱买了一本。艺术批评家李小山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画界因批评得锐利且相对有深度而暴得大名，今得他早年与张少侠合作的《中国现代绘画史》，书中文字不无谦逊，甚至不乏古板，但封底勒口上一幅坚毅的照片已然透露了几分后来的杀气，正所谓其来有自。

我不是佞宋之人，也无钱佞亦无处去佞，所以只好见到有趣的、于自己有用的线装书就买，大多数时候，于版本便无法像前辈那样去讲究计较了。今得线装书三种，一为石印之《问松里郑氏诗存》，书名署题为吴庆坻，跋为金镜蓉，均郑氏一家几代人的诗稿合集。二为《南通孙氏念授堂题咏集》，依次出现在书中的人有：钱基博、孟森、柯劭琯、林思进、冒广生、章钰等，均为一时之选。我前几年曾得四册石印线装之《郭母太夫人清芬录》（此书名仅凭印象，待考），上有胡适的一大段题词，樊增祥、沈增植等人的书法。尤其是胡适的文字可能不见于任何着录，因为这等应景文字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这倒是研究一个人及社会变迁、相关礼仪流变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如将其与我购的《民国人物碑传集》共读，可收奇效。三为线装木刻《今悔庵诗》，署名成都张慎仪淑威，未审何人。因为我想研究一下近现代四川文化流变，便收了很多大家不太注意的书，如方旭、赵熙、邓谔、周登岸、刘咸炘、龚道耕、乔大壮、向楚、刘师亮、黄稚荃等人的书。《察荃斋诗集》作者乃邓谔，后来才知道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女婿是周一良，不知我记忆确否，好像是在《钻石婚杂忆》里读到过。三种线装书品相均极好，书贩喊价 160 元，我以 100 元携购回家。

午后于送仙桥文物市场附近一小店，食三两刀削面、一碗粉蒸羊肉、一大碗羊杂汤、半斤白酒，顺购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有三序，以罗以民的序“日记与史学”最为精彩。



记旧书摊

wocrates ► 发帖时间: 2001. 11. 28 17:33:00

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常去旧书摊的人有三种。一是穷书生，他们是的确确、地地道道的爱书者，常常囊中羞涩，从嘴边身上省下的几个钱更要好钢用在刀刃上，而新书高昂的价格常常让他们望而却步，心向往之而钱“不多也”，只好来旧书摊寻些有价值的书。有句俗而又俗的话说，“有钱人不买书，买书者没有钱”，他们就属于后者。第二种人是来寻宝的人。书对他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书的内容，确切地说，不是因为书的内容对于他的学识的增长与人格的完善有帮助，而是因为某本书稀缺，“物以稀为贵”，或者说，他要在纯粹种类的意义上配齐某本书。俗气些说，就是他买的书将来能增值或给他带来名声。他只看书名、作者与类别，而不管它的内容。对他来说，书既是古董又是机器的零部件，越旧越好，越罕见的越好，如果把他们的藏书楼比作大观园的话，那么里面的美女至少应该具备以下特征：来自各个民族、国度、种族、阶层，穿上破烂古旧的衣服，最好缺个胳膊少个腿什么的就愈发珍贵了！第三种人是我揣测的，不知道

是否确有其人：他们去旧书摊是种习惯，就好像一种正常的生理需求，又好像是不正常的生理需求。只要手里捏着几个钱，他们肯定是要去逛旧书摊的，正如嫖赌成瘾的人隔三岔五非得去那个地方不可，否则心儿痒痒，手儿也痒痒。去过之后，亦如刚从雅称为洗手间的地方出来，如释重负般轻松，即使事实上正好相反：他拎了两大袋书，已经有些步履蹒跚了。

逛旧书摊的人有许多恶劣的嗜好。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总希望书本身越有价值越好，而价格越低越好。“便宜没好货”这么一条颠扑不破的价值规律他们岂能不知道，不过是强作掩耳盗铃罢了。他们常常希望或者说以为卖书人都是傻子，目不识书，总让他们自己占了大便宜去。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似乎漫不经心地翻弄着如获至宝的找见的书，悠悠地讨价还价，摊主的价钱已经开得很低了，还一边用鼻子哼哼出声音说：“这什么破书嘛，鸡肋而已”，一边装作不耐烦地把书插回原处。很快，摊主让步了，有些急地说：“好，再让一块钱，拿走！”这时千万别傻兮兮地作出喜出望外的样子，而要继续犹疑下去，显出欲买还休的样子，最好是咬一咬牙，掩饰住内心发出的笑，毅然转身而去。这时，摊主会报出不能再低的价格，你这时再欢天喜地不迟。当然，你也可以“一以贯之”，占了便宜还像受了委屈，递给摊主那被你攥了许久的人民币。

在北京摆旧书摊的有两类人：一类像报国寺、潘家园中的固定摊点，多是北京本地人，个别的还有些文化档次，尽管不一定上过什么大学之类，但颇能识货，用蒙骗的手段是不足以对付他们的。他们当中有人囤货居奇，漫天要价，稍好一点的书不比新书便宜，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说，这书是第一版，多少年没有重印过，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或者与重版书比价钱，他开的价便宜多少。另一类像在五道口、玉泉路、北大小东门的那些散摊，我很恭敬地送它们一个雅号：“游击摊”。摊主多是外地人，以中青年



女性居多，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据说他们摆书摊影响城市容貌，在很多地段被禁止出现，而且今天能在这儿出现也许明天就不可以了。记得她们在北大小东门卖书时，总在近黄昏时才出现，一个个骑着小三轮车，有时车上还坐着一个脏兮兮但不失可爱的小孩。如果气氛宽松，她们会掀开盖布，麻利地把书放在地上，通常是书本之类的码在一起，朝上显出书名，杂志、画册、字帖之类的就铺在油布上。如果气氛紧张，她们就不肯轻易把书散开来放，而是堆在一起，只要露出书名即可，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把书叠在一起，用盖布一裹，一溜烟朝小胡同驶去，刹那间无影无踪。

固定摊点上的好书多，价格自然不菲（以我这个穷鬼的经济承受能力为标准），但只要混熟了，他们会给你明显优惠的价格。他们有时也很势利，老买别人的书而不当一回他的“上帝”，下一次就给你脸色。报国寺有一摊主常能搜集到不少好书，每次去他那儿都不会空手而返。但有些日子因为讨价还价最后未能像现在的大国外交辞令所说的那样“达成高度一致”，已经建立起来的双赢性“伙伴关系”立即岌岌可危，稍有不慎，一捅即破。刚认识不久，他友好地说：“以后你如果买书多，不好拎，就来我这儿拿塑料袋。别客气，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有一次买书不少，却因为他开价太高而故意没买他的，问他要个袋子时，他脱口而出：“我又不是塑料袋供应商，也不是你的后勤机构，袋子也不是捡来的。”真是出语惊人，让我无地自容，好像我行乞不成还要接受人生哲理的馈赠。我平日里常被人认为是“不识时务、不谙世事的书呆子”，这下总算有了一次社会实践，饱尝了一回世态炎凉的滋味。

“游击摊”摊主算得上有北大老校长“兼容并包”的精神，她们打心眼里用众生平等的目光对待所有的书，也许她们知道所谓的好书坏书是因各人的需要不同而人为评定的罢。既然要什么

书的人都有，而且什么书都能赚钱，她们便怀着民主宽容的精神接纳每一本（种、类）书，大大方方地把它展现于读者面前。我们不要低估了她们的聪明，她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揣测各种书的价格：询问有经验的人，问读者，看出版社（三联、中华、商务、上海古籍的书价格明显高于其他书），看作者，看读者的眼神与动作（欣喜、失望、平淡、留恋）……有时候当读者抽出一本书递给她们探询价格时，她们会自作聪明地说，这是某某人的书，至少要个几块钱吧，煞有介事般，还真把你给唬住了。她们的摊子上有些书我每次去都看见摆在显眼的地方，也许是从来没有卖出去过，也许是收书时收得太多；逛多了，逐渐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那肯定是一本名著，不然那个书名怎么会那么熟悉呢？大部分时候她们开出的书价太低了，连我这个寒碜的穷书生都觉得若再压价就有些像“为艺术而艺术”的先锋们那样“为还价而还价”了。我也看到过有人在旧书摊夸夸其谈时爱亮出自己身份，像“名校的博士生”之类的，一边要赢得别人的尊敬，一边拼命地压那本他相中许久的书的价，好像买回去的是一堆废物。每每此时，我都有些为他害羞，赶紧躲开。

我曾为一件事洋洋自得过好久：以廉价买旧书，赠益友得真情。最开始逛旧书摊，只要看到文革后期版的平装的鲁迅先生的集子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送给朋友、同学，尤其是《野草》、《朝花夕拾》、《中国小说史略》，少说十几遍也买过了。后来才知感慨自己的财力微薄与类似的书太多，而且这事纠正了我的一个旧观念：好书也能出现在旧书摊，不一定要像典章般雄踞于大书店或图书馆。在旧书摊上碰上较难找的好书，即使我有，仍会毫不踌躇地买下来送人，这估计是我这个吝啬鬼少见的慷慨了。

有两个人物不单独提出来讲不足以说明旧书摊风景的极致。那年头，北大东门有一中年摊主，个子挺高，聪明而绝顶，嗓门大得像喇叭。他的书摊常有好书，但来路不正。每天他都到得很



早，每有另一个摊主摆出书来，他都会巡视一遍，先挑出其中的好书，以较低的价格买进，然后汇集在一起，以高价卖出，而且绝不二价。讨价还价对于旧书摊顾客来说有两种涵义：一是计算着物有所值；其次干脆就是一种惯性，既然是买卖，哪有不还价之理，新书店还打折呢！但是这位摊主首先声明：“我的书是好书，好书值高价。你要占不懂书的人的便宜，那不是我的管理权限；你要占我的便宜，没门！”你无奈地拿起准备付钱时，倘若再嘟囔两句，他立刻说：“这位先生您走好，书不卖给您了，请您放下来！”闹得你一个脸红脖子粗。有一次我为了杀价与他套近乎，连吹带拍地对他说了些好听的，他有些飘飘然了，情不自禁地说：“我老爹是教授。我不肖，不能子承父业，只配卖书。但您还甭说，以我卖书的水平，一位北大教授说了，我可以给北大中文、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开书目！”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他时说：“只有在北大周围才有这样卖旧书的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不过，我这个向来不懂曲终奏雅大团圆的人要说一句令人沮丧的话：两三年后，我在中关园看到他还在卖书，但卖的是盗版新书。他似乎没有了昔日的豪情壮志，冲我这个熟人憨厚地一笑，说：“这个比旧书来钱！”再后来，他似乎销声匿迹了。

正如开卷必有益，旧书摊的书与书主都难免良莠不齐，更有人专卖黄色书刊。咱们只好辩证地把这看作沧海一粟，弱水三千之一瓢。有个老头，在北大小南门外的巷子里摆个书摊，铺在外面的书的封面已让你心惊肉跳了，藏在两边的袋子里的书的内容从头到尾毫不离开女性身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从未目击过有人购存这种书，尤其没有北大同学模样的人，这总算让我长出了一口气。可惜我担心老者没有顾客，成天没有收入何以为生，终于有一天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一边瞄几眼那些快要接近真理般赤裸的女郎，一边试探着问：“您这种书卖得出去

吗？”老头说：“好卖嘞，我就指望着它挣钱！昨天一个学生买了50本！”我疑心这位老先生有李白作诗才能，明明是乌黑的短发，偏要说“白发三千丈”。

喜欢逛旧书摊，尤其是去早市上的或报国寺的，因为这可以催我早起。天色既曙，坐在车上观看睡眼惺忪的人群，陡然觉得生活平添了一道色彩。回来时往往只顾抱着书，藏身于拥挤的公交车中，只体验到一种幸福的感觉在“摇晃”。

朋友小芳知道我与旧书摊有缘，特地在我生日那天陪我逛了一天旧书摊——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幸福、最充实的一次生日。这也许不该漏记。



淘书多伦多

青鸟 12345 ▶ 发帖时间: 2002-08-15 06:35:00

岁月如梭，转眼到多伦多已经两年有余了。域外生涯，不如意处常八九，不说也罢。赏心乐事，其惟淘书乎？

在我看来，多伦多虽然号称是加拿大第一大会，但在文化学术方面，实在是西方世界中十足的外省。不要说与欧洲相比，即使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之类，在文化生活的丰富与深入上，多伦多也难望其项背。但惟其如此，多伦多就有了一份大都会难得的闲适自在与从容不迫。

说到淘书，先得说说淘书的场所或者目标：书店。多伦多的书店按照经营范围可以分为两类，即经营新书的与经营旧书的，两者之间绝不混淆，泾渭分明。在新书书店里，又可以分为连锁的大书店与独立的小书店，前者如 Chapters 与 Indigo，它们在繁华地段或者大型超市里占据庞大的营业面积，通常得在两千平米以上，装饰考究，书店里设有咖啡吧与不少座位，供顾客品茗读书。其大致的格调与布局与北京的三联相仿佛，只是面积更大，也比三联设有更多的座位。我印象里，三联似乎没有为读者设的

座位，常常见到人们坐在楼梯上看书。连锁书店经营的书籍，门类品种较全，更新速度快，但鲜有特色。最要命的是，除了个别减价的书之外，全是原价。独立书店的大小参差不齐，一般都不太大，也有个别与连锁书店面积相近的。它们经营的书籍一般比连锁书店有特色，在某一领域品种丰富，像我经常逛的一家名为 Page 的书店，就设有小出版社的专柜，那些书你在连锁书店是绝对找不到的。它们的经营也比连锁书店灵活，像 Page 在前年就不断有减价书推出，我在这里以低于二五折的廉价淘得不少美术方面的书籍和画册，有些书是在大陆时想买而没舍得买的，想不到在这里贱价得到。但是最近这一年以来，似乎不见 Page 有新的减价书出台，不知是否由于经济形势不好的关系。

旧书店同样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经营着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善本书，这是旧书店中的贵族。这类书店的店铺通常设在私人住宅里或者商业街商号的二楼上，重门深锁，你得按门铃通报，有的还得预约访问时间。进得门来，从书架后面会站起一位鬓发斑白的恂恂长者，问你是否要找什么特定的书籍，你答称没有，只是随便看看，他就嘟囔一句请你自便，就又坐回去接着看他的书。每次我走进这类书店，总是有置身于波兰斯基的电影《九重天》里老书店场景的幻觉，好像从架上抽出一本书，里面就会有一页版画指点你走进地狱的门径似的。当你实际抽出一本书来看，你也确实会心惊肉跳，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关于地狱的秘密，而是因为它那动辄成百上千的价码。

另一类旧书店则可以说是老百姓自己的书店了，任何种类的旧书新书，无论是学生用过的教材，还是家庭看过的杂志，无论是图书馆废弃的旧书，还是大书店销不动的新作，统统都会流向这里。唱片、录音带、录影带、CD、DVD、电子游戏软件也是它们的经营项目，其经营特色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快。任何东西入手之后，加一个薄利就标价放上柜台，可能不出两个钟头就已



经转手。这类书店也各自有自己的特色，有的专作某一专业领域的图书，有的则门类齐全，有的以价廉取胜，有的则占据地利。

还有一类淘书的资源不得不说，那就是极具北美社会经济生活特色的后院甩卖（yardsale），在这种家庭因种种原因而进行的杂物甩卖中，你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发现，只是这种发现可遇而不可求。

主要出于经济原因，我自己淘书的所在大多集中于上述的独立书店与普通旧书店，而对连锁书店，则只是在每年六月与圣诞节的大减价期间，集中去淘两次。这时，书店会对全店的货品进行清理，图书、CD 唱片、电子游戏软件等等，都会淘汰出一批甩卖，价格便宜得惊人。至于经营善本书的旧书店，则只有逛逛的份儿了。

说过书店，再来说说书价。一般而言，新书的书价都贵得吓人，新版的学术书籍至少也要四五十加元（1 加元约合 6 元人民币）之谱，一般的文学、生活书籍也鲜有二三十元以下的。但是也有例外，像再版的畅销书平装本与经典文学著作（作者作古已久而没有版权保护的）的普及本，就非常便宜，从三四元一本的《双城记》到十几元的莎翁全集。欧美有些出版公司专门作廉价书，像美国的 Wordsworth 公司专门作经典文学名著的普及本，而德国的 Konemann 公司专门作艺术摄影方面的画册。大连锁书店人口处的平铺展位大都为这些公司的书所占据。说到 Konemann，我自己的淘书经历或许能够说明这类公司的经营风格。Konemann 在去年初推出了一套艺术大师的画册系列，我先是在安大略省美术馆附设的书店里看见了这套书，8 开，精装，140-150 页，100 幅左右彩图，德国印刷，标价是每种 30 元。就其质量来说，在艺术画册里亦不算贵。因为其中有罗杰·凡·德·维登与汉斯·霍尔拜因这两位北方文艺复兴巨匠的两种，恰为我藏书中空缺，当时就有心买下来，只是想等到年终减价时买个八五折。谁知不

到年终，**Chapters** 也开始销售此系列，而价格仅为上述的六折，18 元，于是兴冲冲抱了两本回家。而到今年五月，大约因为销路不佳的关系，此系列在 **Chapters** 再度大幅降价到每种 10 元。于是我在一喜（喜其价廉）一悔（后悔自己没能等到此时再买）之下，将我所没有的五六种如数搬了回来。

独立书店的新书书价大致与连锁书店持平，但有的独立书店便宜些，例如我常去的 **Book City** 里面有些书就比连锁书店便宜一折。

旧书店的书就要便宜得多了。如果是当时的新书，至多是原价的六折，少则低到一折二折的也不少。如果是已经脱销的旧书，各书店的价格相差就大了。这全看各书店的自我定位。一般来说，以专业领域定位的旧书店要价较高，因为这些书店的顾客群较为固定，其中专业人士较多，鉴赏水平也高，书店的书亦容易卖得高价。比如专门经营艺术类书籍的旧书店 **Acadia Art & Rare Books** 就是如此，我常常去那里看看，却一本书也没买过。好不容易想买一本书，结果又失之交臂。它那里的定价总是使你感到比你愿意支付的价格要高那么一块，绝没有你能够毫不犹豫拍板就买的东西，不得不说那老板十分精明。所以，我更愿意到那些不做专门领域的旧书店去淘书。毕竟，能以最低的价格淘到所要的书，亦正是淘书的大乐趣之一。

一般的旧书店里，总有个一元书专柜，在晴天里，这个柜台总是放在书店门外，一元乃是旧书店售书的底价。在书话论坛上看到锡兵兄说到在美国以六角钱淘书的经历，只有羡慕的份，在多伦多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可小看这些一元书，我从这些书里还真淘到过不少好东西。

比一元更便宜的书价则只有在后院甩卖上才能碰到，我的一本阿伦特编的本雅明的 *Illuminations*，就是在后院甩卖上以五角钱的价格淘得。



冲绳的古本屋

傅月庵 ▶ 发帖时间：2003.08.17 20:58:00

冲绳那霸一市共有几间旧书店我不知道。第一天发现二间，心中暗喜；第二天逛了二间，发现一间；第三天发现一间，没时间逛；第四天发现三间逛三间；第五天逛了一间。所以总共是找到七间，逛了六间。同行友人说：“你找旧书店就像找厕所，靠的是生理本能。”我洋洋得意回答：“吾之于书，殆有神授，非关人也！”

冲绳的旧书店，一如日本内地，都叫“古本屋”。一个“古”字，雅气全出，予人遐想不少。比起中国大陆“古旧书”、台湾“旧书”的称呼，显然更胜一筹——古者，虽然用过，但值得珍惜；旧者，已经用过，弃不足惜也。所以在台湾，旧书店几乎都是乱糟糟，少有分类，少有归纳，逛到哪里算哪里，找到什么算什么，除了体力，一切靠运气。中国大陆情况相去不远，不说逛旧书店“买”旧书，而说“淘”旧书，就像淘米一样，必须先把莠稗剔除，入口有味的谷米才会显露出来。

日本的古本屋，无论东京、京都或冲绳，其构成大致相同：

一个娴熟行情的书店主人、一落落把空间利用到极致的书架、一列列分门别类排放得整整齐齐的书籍。这样的配置，使得顾客一进到书店，只要稍稍搞清方向，很快便可以找到自己所要找的书籍，而且，保证不容易用低价买到高级货。

以吉本芭娜娜为例，我在几家书店中，先找到文学类的一区，再顺着五十音排序，很快摸到《白河夜船》所在，可是同样的一艘船，却因书况、版本而有不同的标价。我买到一本1989年的初版本，定价700日元，旁边的再版本，就只要400日元。再如一本1979年的《竹久梦二诗画集》，原价1200日元，老板却说什么也不肯降价，非要你拿出4800日元，才肯让书走出大门。

这样的不折不扣、干净利落，听起来似乎少了些闲逛的意外惊喜和人情趣味。事实却又不然。一来当你很快确认心中想要或特别感兴趣的书籍所在及下落，很有效率地决定“第一志愿”有无考取后，接下来便可漫无目的地在书架上逡巡搜索，许多意外往往因此出现。此行我特别锁定村上春树跟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初版本，一进到书店，很快弄清楚有无这类玩意儿后，便可以随兴漫游了。椎名诚所办的《书的杂志》的两本别册《私广告》和《书的杂志杰作选》便是在“无意间偶然得之”的极度兴奋中被带返台湾的。

再者，在商言商的书店主人虽然很难讲价（日本的新书店好像无所谓折扣这回事，是否受此影响？），却也不无人情，几家书店老板听说我是从台湾来的，不但笑嘻嘻讲了几句欢迎的话，结账时，还都把零头删除不计了。竹久梦二老板最够意思，筒井康隆400日元的《文学部唯野教授》、村上春树750日元的《远方的鼓声》，根本不算钱送给我！

最近一次逛日本内地旧书店，已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模糊印象里，却还是冲绳旧书店有特色。冲绳地属南国，人多热情，



这当然是特色之一。在京都，在东京，像竹久梦二老板那种慷慨的人，我可从来没碰过。其次是冲绳人对乡土历史好像格外有情多情。日本旧书店，多半都有一柜乡土研究的专柜，以利本地顾客翻买。可是就算是在京都这样一个研究文献汗牛充栋的地方，旧书店里的乡土专柜似乎也没冲绳旧书店那样丰盈完备（有一家甚至整整有四五柜之多），摆放的位置也未必都是在柜台旁边这样重要的位置（一般而言，旧书店书籍的贵重程度，恰与该书跟老板间的距离成反比）。

最后一点让我既惊奇又困惑的，便是逛过的这几家旧书店，老板有单身看店，也有夫妇共管的，年龄却都很年轻，看来皆在40岁以下。这跟几年前在日本内地老人卖旧书的经验大不相同。到底是因为这行业确实有发展所以吸引年轻人投入，还是经济不景气让年轻人不得不委曲求全？

“我爱一切旧的东西——老朋友，旧时代，旧习惯，古书，陈酿；而且，我相信，桃乐赛，你一定也承认我一向是很喜欢一位老妻的。”这是梁实秋先生所引用过的高尔斯密名剧《屈身求爱》里的一段话。人的守旧大概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愈见浓郁，当你已经走过几个旧时代，养成一些旧习惯，拥有几个老朋友，喝过几盅老酒，却还没有一位红袖添香、欢喜入怀的老妻，只能单身海外云游时，或许也只有典尽春衣去拥抱古本取暖，这样于人于己于春天最是无害了。

京阪淘书日记

无事斋主 ▶ 发帖时间: 2002.08.17 17:32:00

辛巳金秋，东渡日本，游踪未出关西，然颇得淘书之乐。现将日记中淘书部分摘出，略加扩展以公诸同好。所谓京阪，乃日本惯称，京都、大阪之略也。

9月29日 星期六 晴

10点外出，顺大阪著名的道顿堀街东行，至戎桥北拐便是大名鼎鼎的心斋桥商店街，游人如织。逛一家新书店，从摊台上所堆新书一览流行趋势，好书云集，但价格昂贵，立读片刻，饱饱眼福而已。往前走，进中尾书店，此店卖旧书，品位不低，但标价也高，看看即出。

过大马路，行约30米，“BOOK OFF”杏黄大字招牌闯入眼帘，这便是自己欲访的BOOK OFF心斋桥店。门前摆了一个百元均一大书架，另有几个小台子陈列着廉价画册、CD盘等；地下一层，主要卖CD、录像带、游戏软件及杂志等；一楼全是五花



八门的漫画书；顺门外右侧的自动扶梯上二楼，一排排书架上全是小开本的文库本和新书；三楼则以单行本为主。全店存书达40万册，店堂干净敞亮，虽是旧书店，但商品洁净如新，价钱都在定价的一半以下。最喜人的是百元均一区，成千上万的书籍，一百日元一本，折合人民币还不到七块钱，以日本的物价衡量，实在太便宜了。我如入宝山，流连两个多小时，减之再减，只购两册：一曰《出版》，另一本是椎名诚的随笔集，仅200日元，外加百分之五的消费税10日元。

“BOOK OFF”颇难翻译，五木宽之讥讽其有“书离”之意，或可译作“书止”？日语但以片假名表示，真正含意，无人了了。BOOK OFF由坂本孝创始于1990年，1998年还把店开到了夏威夷。当初坂本以纯外行进军旧书业，老路行不通，被逼无奈，和员工凑在一起闲聊，侃出两条基本原则：“书不干净没有价值”；“不是最近发行的新书没有价值”。基于此，店内装修力求明亮整洁，赛过新书店，一扫传统旧书店阴暗、脏乱、令人压抑的老印象。收书时不考虑书的版本等稀有价值，单纯以书的新旧、干净程度划价。一般按定价的一成，即十分之一以下的低价买进，经过打磨、擦拭等独特工序整旧如新后，按定价的半价销售。其标价签分为红、蓝、绿、黑四种颜色，每三个月换一次，过三个月卖不掉的，说明消费者认为标价过高，一律下到百元均一区甩卖。此外，价格由供求关系说了算，同一种书，库存超过五本，第六本起全放到百元均一架上。为了便于读者买书，还建立了“宅本便”（上门售书）制度，只要100本以上，书店免费上门服务，先把书取走，三天内划价，客人认可后，一周内通过邮局把买书款汇上。BOOK OFF这种崭新的理念和简便易行的运营模式摸准了当代日本书籍泛滥、文化快餐消费的脉门，一炮打响，短短十年，风靡东瀛。对于吾辈寒士，毕竟多了个可买廉价书的地方。

9月30日 星期日 雨

为了增加一点实践经验，我从家中搜出无用书一包，拎着徒步去 BOOK OFF 难波店，因该店比新斋桥店近得多。将书交给柜台划价，利用等候时间，我浏览全店。一层卖漫画书、CD 等；二楼卖书，比新斋桥店要小一些。大约十分钟后，店内广播叫自己的名字，到柜台一看，价已划好，收 12 本，仅给 180 日元，还有 6 本不收。真够黑的！根本不是照原价的一成收购，因为我所卖的小开本浪漫小说定价均在 600 日元以上，现在等于十几日元一本就打发了。反正是为增加体验而来，我也就同意了，然后按照日本法律，在卖书单上写下住址、电话，签上名，这笔小买卖就算做成了。不收的书，店里可代客处理，因心里有气，我决定还是自己拿回去。悲夫！靠卖书致富之想绝矣。后又从百元均一区选购二册：五木宽之的《知的生活》和椎名诚的《愚蠢的日子》。卖 12 本，得 180；买 2 本，花 210。我对 BOOK OFF 的经营术有了切身体会。

过千日前淳久堂书店，门外瀑布墙前搭起临时舞台，吉本会馆的年轻艺人现场表演“漫才”（相声），许多人冒雨观看，笑声不断。我也打着伞听了两段，比起中国的相声，似乎更随意、更生活化一些。

10月1日 星期一 雨转晴

中午外出，在相合桥筋商店街内发现一家 ISAO 书店，两开间，里面连为一体，只有一个老太太看店，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书籍颇全，有数册支那语初阶一类的旧书，但标价都在 2000 日元以上，门外无皮的小文库本 50 日元一本。问老太太星期几是



“定休日”，答曰：只要自己不病就开店。近些年，古旧书业并不景气，日本女性比男性高寿，老头一旦先走，只好由老婆顶上，所以许多店都是老太太守摊。

走到南海难波站南口，沿高架再往前行，顺利找到平田、望月两家挨在一起的旧书店。平田专卖美术、刀剑之类的奇门书；望月的书一般价格较平，找到一本《落语全集》（续），因无外皮，只卖 150 日元。当时未买，事后颇悔。

略往南行便是南海日本桥大厦，一楼号称古书中心，依次为关西古书中心、水成书店、福永书店和第一书店。人不多，书一般，多为漫画书、周刊杂志、明星写真集。徜徉良久，仅在廉价台上翻出一大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图录，该书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由朝日新闻社出版于 1973 年，所载皆国宝，又有东大、京大教授的解说，甚是养眼，从 3000 降到 1500，又落到 300，比国内都要便宜，掏钱买下。这些旧书店都不收消费税。

10 月 3 日 星期三 快晴

七点半起床，差五分八点上路。乘地铁到北浜，换乘京阪特急电车，50 分钟后抵达京都出町柳站，再步行半小时至京都大学校园，到研究室找到在此供职的老同学 L 君。久别重逢，相谈甚欢。我送 L 君四本从国内带来的书；L 君回赠数册日文书，最可感者，帮我淘到了学研社版《现代日本文学》第 47 卷，这样一来，这套 50 卷的大部头终于配全了，圆了读大学时的一个梦。还送我一册深泽七郎的《楳丘节考》初版本，因老同学知道，此乃我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

老友已备好自行车，骑车逛京都是最惬意的事。骑过御苑外古树森森的小路，不久便来到汇文堂书店，门上所悬“汇文堂书

莊”大字木匾乃内藤虎题，这是其生前大力关照过的汉籍老字号。门外摆了许多招揽生意的廉价书，L君选了一抱和刻线装本，而我只挑了明治十五年版的《内村先生改点〈孟子〉》（上、下）大字本一套，因有虫蛀，仅350日元，购此和刻本聊备一格也。进店内，四墙和中间书架都是满满的，只容一人侧身而过，线装书已不多，台湾版杂书甚伙。店主也是位老太太。辛德勇先生曾访过此店，对女老板赞不绝口。此店的“毛病”是老书不标价，需得一一去问，不胜其烦，还给人被宰之感。L君从架下书堆中淘得《汉文典》等珍本，我出面问价，女老板问过女儿后，把价钱用铅笔标在书后，手下留情，还不太贵，L君也就全部买下，花了近1万日元，装了一纸箱。惭愧得很，自己只选了《笑府》（上）、《古代的东亚与日本》、《读书术》等几册小书，总共不过800日元。

第二站到尚学堂书店，线装旧书颇多，门前摆了几小架200日元均一的书，线装书都太破，但近代文学的初版本常可在此捡漏。L君为国内友人买了十余本，匀给我一册山口誓子的《街道筋》，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万里阁初版本，装帧典雅，文笔优美，颇堪赏玩。

10月5日 星期五 晴

大阪为了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将每星期五定为“非私家车日”，卖一种600日元的“一日乘车券”通票，地铁、巴士不限次数随便坐，鼓励市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我在日本桥站买上一张，乘至内森町，从5号出口上地面，顺天神桥商店街找到天牛书店分店，时间尚早，还未开门。见旁边告示板上贴一广告，说自4号到9号在天满宫开“天神古本祭”，当即掉头去天满宫，走十分钟就到了。古色古香的寺院内，搭起了十几个凉棚，各书



店设摊售书。这书市是大阪古书研究会主办的，今年已是第4届。拍照数张，而后浏览各摊，好书不少，但价高买不起。角上设了百元均一区，无棚，台上密密麻麻的书仅露书脊，这里的人略多些，但比国内清静多了。埋头仔细搜过，一下子挑出32本，搬到铺了红毡的矮凳上，边休息，边再取舍一遍。犹豫再三，哪本都无法割爱，只好花3200日元全部买下，其中有国内出版的中文书15册：上海书店1982年版“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倭变事略》等12本、《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张子正蒙注》、《中国古代书籍史》等，另有一册东大东洋学文献中心编的《山西票号资料·书简篇（一）》，余者是些出版、文化比较方面的杂书。

此行收获很大，得书两大包，但也有遗珠之恨：中华书局出的《南海地名集释》嫌重未购；《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只卖百元，愠气未买；东大文献中心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因一念之差放弃，事后悔极，应当买下送朋友。

济南买书的回忆

雨之烛 ▶ 发帖时间：2003.06.07 10:51:00

我总觉得济南不是淘书的理想之地。新书上市晚，常常消息发布很久了，书店里却见不到，心里着急，只得邮购先睹为快。旧书更不用说了，英雄山文化市场徒有虚名，以畅销书、学习辅导及生活类等新书居多，难得有几本好旧书。真让人羡慕煞北京人和上海人，有琉璃厂、潘家园和福州路、文庙可去。

不过平心而论，徘徊于济南这么多年，还是买到了一些喜爱的书，毕竟我的大部分书都是从济南的各处书店里和书摊上淘来的。

80年代初，我读书的学校门口东面一度有一个书摊，摊不大，但书的品位很高，比如大部头的《十三经注疏》，这在当时的其他书摊是很少见的。摊主是位独臂的中年人，让我多少有些神秘感和畏惧感。我从他那买过《长生殿》、《唐诗三百首注疏》、《诗画舫》、《中国当代游记选》等，可惜那时很穷，没钱多买，有时不买，也常去翻翻这本，看看那本。那时节，书店和书摊是不大允许只看不买的，往往才翻几页，就被禁止甚至被训斥，他



也不例外。可不知怎的，他好像从来没阻止过我，反而常和我聊几句。这让我增加了对他的好感。交谈中，我觉得他是有一定学识的人，也感觉他有不平常的经历，很想问问，又觉得太唐突，就没有问。可有一天他的书摊突然不见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时至今日，我还常常想起他，不知道他现在以什么为生，也许过上好日子了吧。

毕业后常去的书摊是南门桥头的护城河边上，有书也有杂志，内容五花八门。我常去买《知音》和《美化生活》，也曾躲在一边翻看“少女失身”、“人生案例”之类的内容。但我也在此买过一些严肃的书，比如《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悲剧的诞生》等，印象比较深的是买过一本《性知识手册》（一元五角一本），那时人们不好意思说性，以“一块半”代称之。我放下一块半，拿起书头也不回地走开，生怕让熟人看见。转过一片小树林，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书读了起来。现在那书摊早没了踪影，地点也变成了泉城广场的一部分，而那本书还静静地躺在书架的角落里。

学校路边曾有很多小书店和旧书摊，现在已经七零八落了。书摊上的旧书我觉得比英雄山的要好，可以见到不少好书。我曾在此买过《唐文英华》、《李清照集》、《尔雅翼》等书。最让我喜欢的是《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张舜徽主编），该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了200多部中国史学名著，使我这外行获得了不少见识，现在它仍是我的枕边书之一。

有些书摊是固定的，但也有的出现在不经意处，不一会儿又不见了。一天下班后，在千佛山医院门口，一个小书摊吸引了我的脚步。一套《宋文选》（上下册）摆在那里，深绿色的封面很显眼。宋诗宋词买过一些，但宋文却没买过，于是花了五元钱买下。好书啊，除了熟悉的篇目，让我动情的是一些没有读过的，比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读了此文，一位顶天立地、大义

凛然的大丈夫宛在眼前，这是读《六一词》所感觉不到的。试想今日，有谁能为受到迫害的同事挺身而出？更不用说斥责当权者“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流连于书摊间淘书的乐趣虽然多于上书店，但大部分书还是在书店买的。当年我从边远的小城来到济南，走进新华书店真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至今还记得从书店买回《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林庚、冯元君主编）时心情是何等兴奋！不过在国营书店购书，常常让人感觉不那么愉快，有时像盛宴中吃到一只苍蝇，败了兴致，原因之一就是售书者的态度。

泉城路新华书店是我常去的书店，当时是不开架的。柜台里站着位年轻的先生，总是哭丧着脸，让他拿本书看看，要么不搭理你，要么不耐烦。真是可惜那么好的书让他掌握着。

东图大楼的一层原来也是新华书店，后来变成彩扩部了。那里倒是开架较早，但让人受不了的是背后一位女士，每隔一两分钟就用尖而厉的声音喊：“翻翻目录，不要光看不买，这里不是图书馆！”鸟鹊聒噪，扰人心境。当时的书店大多如此，有些店员甚至会把书从你手中夺下来。但我发现了一个对付的好办法，就是拿起一两本书，翻几下，挟到腋下，表示我选定了要买，然后继续看别的书。这办法挺有效，因为虽然身后聒噪之声不绝于耳，我却终究没有被轰出来。

好的书店还是有的，比如三联书店。我第一次走进去，一眼看到了心仪已久的《读书随笔》（叶灵凤著），紧紧抱在怀里，不敢撒手，生怕别人抢去似的。从此三联成了我最爱去的书店，这几年我有三分之一的书是在那里买的。此店只卖新书，但有时会有惊喜的发现：我曾买到过香港版的《云梦断忆》（陈白尘著）、《书痴书话》（杜渐著），一套云南版的《徐霞客游记》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要比其他版本便宜一半还多呢！

虽然知道天下的好书多的是，不可能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但



还是不免在心中留有一些遗憾。有的书转瞬即逝，与你擦肩而过；有的让你望眼欲穿，久觅不得。位于经三纬四路的老古籍书店是比较有人情味的，登上吱吱嘎嘎的木楼梯，来到二楼，我看到一本《周作人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急忙拿起来，却发现扉页被泥水污染了，又放下了，心想还会遇见干净的，可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它出现过。岳麓版的我就差这一本了，我曾给陈子善先生和钟书河先生去过信，得到的回音也是无能为力。唉！

百花版的“现代散文丛书”我很喜欢，出一本我买一本，总共该是 50 种吧，可是其中的《李辉英散文选集》我从来没见过，她在哪里呢？还有东方出版中心那套 64 开的小书，别的都有了，惟独不见章衣萍的《随笔三种及其他》，我还能见到它吗？

只要有书，我就会买下去，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最可靠的朋友。独自徘徊在书架前，我没有感到面南而王的威风，没有感到红袖添香的美妙，只觉得自己不是孤独的。书的陪伴，如雨夜的烛光，虽不能驱走寒冷，却让我心中升起一丝暖意。

在西安买书的日子

卡帕 ▣ 发帖时间：2002.09.10 13:35:00

大学四年，买书始终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中很多的快乐由此而来。记录这方面的事情让我非常快乐，尽管已经两次因为死机丢失了文字，我仍然不厌其烦地再一次记录它。

全国书市

到西安上大学是 1998 年 9 月的事，而那年的 9 月恰逢第九届全国书市在西安召开，地点就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国际展览中心，也就是省体育场，陕西国力的主场。我跟一起来西安上学的昊子（后来很快他就离开了西安）一起喜滋滋地赶去体育场。

还记得当时的体育场被装点得花花绿绿的，大幅的广告、气球、各种宣传品铺天盖地，正门口还挂着一张百米长幅，是个反对盗版的签名活动，我可没有去签——我绝对不会去买盗版书，这根本不用用签字的方式来表明什么；至于影碟和 CD 我就坚决



支持盗版了，更不能签。

展厅里人头攒动，并不是个适合购书的好场所。一楼面对广大读者，除了各出版社也有很多西安的书店；二楼是出版社和书商的接洽地，一般人不能上去。当时我的同学 Deedee 从她在陕西新华书店工作的阿姨那里弄到了一个工作人员证，我跟昊子就拿着这个证上了二楼，那里人要少得多，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后来过了很久才在市面上看到的书。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都买了什么书了，只记得那两天光排队了：请龙应台签名，请陈染、林白签名（这两位书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完），买书市的明信片 and 首日封寄给朋友，还在门口忙不迭地拍照留念。这一次书市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次以书为主题的活动，而不能说是纯粹的购书行为，但它同样带给我快乐，让我难忘。

东六路

说起这三个字心里就很熨帖，西安四年，我大部分的书都是在这里买的。

记得当年刚到西安，我和昊子都找不到买书的合适地方，有一次问一个西安的同学，她说：“去东六路啊，那是个大书市。”如此重要的情报怎不让人心花怒放，于是拣了个有空的日子我们俩就摸去了——其实那个时候几乎天天都有空。

西安的北部，以解放路为界，两边有很多东西走向的路，西边的被叫做西一路、西二路……直到西七路；东边相对应的自然叫东一路、东二路……但有没有东七路我就知道了，我最为熟悉的就是东六路。这些路从前都是有名堂的，比如西七路据说解放前是人口贩卖市场，够刺激吧？不过现在西七路专营纸张了。

我们学校在城市南郊，而东六路在北郊，但从我们学校门

口发车的 603 路公共汽车能够直接到达那里，于是乎我几乎每次去东六路买书都是坐着 603 晃晃荡荡的充满希望地去，回来时抱着一大堆书喜洋洋地再坐 603 晃回来。

东六路全都是一家挨一家的小店，也并不是只在一条路上，而是在两条垂直相交的路上。相对而言，靠南那条路上的书更精一些。在东六路，书全部都是打 8 折，无论你买的是多么便宜的书。我后来听说在那里还可以讲价（西安话叫“搞价”），但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也从没见过别人讲过。

东边那条路的最东有一家“音乐天地”的书店，是东六路比较有品位的一家。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音乐天地”，它并不以经营音乐类书籍为主，倒是以经济类和社科类的书见长。一进门，四面都是直到天花板的书架，屋里的地上堆放的满满的都是书，书堆之间只有几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走道，在那里翻书，稍不小心就会撞翻一摞书，他们营业员的态度也不好，但这些我都不在乎，因为那里的书实在是好。

那时候刚开始看《书城》，从上面看见“音乐天地”是西安为数不多的经营《书城》的书店，就去他们那里找。谁知到了他们那一问，他们到最里边的架子的最上层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抽出几本——当时《书城》在西安几乎没有卖的，他们这儿也很少有人买。

后来每期的《书城》我都是大老远来这里买的，也慢慢地把之前的每期都在这里补齐了。那杂志是小 8 开的，很不好带，每次把它拿回去还要保证不折角，让我很费脑筋。

过了很久，在某期的《书城》的“读者来信”栏中读到西安一位读者的来信，说在一家书店发现了这本杂志，非常喜欢，从此开始以个人的力量在西安推广。他信中描述的那家书店我一看就知道正是“音乐天地”，不禁心中窃喜：我不知道比他早多久就发现了！至今我仍然相信我是西安最早看《书城》的人之一。



大概是1999年开始吧,“音乐天地”不再零售了,只面对批发商。每次想假装没看见“谢绝零售”的牌子进去都被人给拦住,这让我很难过,不过也没办法,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后来的《书城》都是站在门口跟人家说要哪期,人家进去给我找出来的。

“音乐天地”进不去了,幸好还有“天德”。“天德”是西安一家比较有规模的以经营文学、社科书籍为主的书店,在西安很有口碑。他们的批发部设在东六路南面的那条街上,是西安为数不多的批发《天涯》和《万象》杂志的书店。1998年的时候他们的店面还很小,书堆得很高很难找。后来他们把隔壁那家面积大很多的店也盘了下来,搬到了那里,从前的小屋就卖教学辅导书了。“天德”的品位非常好,进货也快,每次去东六路它都是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我快毕业的时候,“天德”也不零售了。幸亏当时我已经快走了,不然今后东六路少了“天德”就没什么可去的了。

记得也是在南面那条路上,从前有家专卖三联版图书的店,后来也没有了,倒是多了一家卖人民文学出版社书的。

大学四年,不知去了东六路多少次。现在翻开我的许多书,扉页上都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八折购于东六路 卡帕”,有时候就直接写“购于东六路”,反正在那里全都是八折。

对了,东六路对面就是西安著名的解放路饺子馆,那里的饺子被我们一致评为天下第一,我跟 Deedee 每次去东六路买完书必定会去解放路饺子馆吃那里的水饺。那时真是幸福无比啊,当然,现在依然这么觉得。

北京三日游流水账

古籍迷 发帖时间: 2003-01-11 15:56:00

1月7日

一清早我老婆就找我吵架，说要过年了会有很多开支，你还在收那些破烂儿，最后她威胁说：“再不准备些钱过年，我把你这些垃圾一把火烧了！”我为此正在生闷气，北京嘉德拍卖公司的拓先生打来电话，说我原先寄的《正统北藏》和日本刻本《群书治要》的照片他们已看过，认为可以上拍，要我带书去面谈。正好北京一位朋友（先是书话里的书友，然后是朋友）有几件青铜器想转让给我，这样就可以顺便到他那儿看看货。于是不理会老婆的吵吵嚷嚷，揣上我的“私房”，一溜烟地赶到长沙，等我在候车室安顿下来，才发觉出师不利——我腰间的手机被我哪位老乡笑纳了。

由于南方大雪，我乘的那趟特 62 次车误点 6 个多小时（广播站里说表示诚挚的歉意，这比前几年的态度好多了，我应该知足）。等我从西站出来时，京城已是万家灯火，我马上赶到亲戚



家，和朋友约定接头时间，又拨打 114 问清了嘉德的地址，然后吃了一顿清淡无味的北方晚餐。半夜，我突然醒来，感觉热得不行，连忙喝了几大缸开水，又到阳台上去凉快凉快。我亲戚大惊：“快进来，别感冒啦……”我笑笑说：“没事，没事。”我想起上周一个做生意的东北人对我说：“你们湖南怎么这么冷？”当时我说：“怪事啦，比你们东北还冷？”他说：“我们东北冷是干冷，只冷皮；你们湖南冷，是湿冷，冷到骨头去啦！”现在我突然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难怪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湖南人爱吃辣椒。

1 月 8 日

早餐后，乘地铁到建国门，找到嘉德公司，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拓先生。他看过我带去的那两部书后，非常干脆地说：“行，可以上拍！”于是叫来嘉德的傅敏先生，和我协商保留价并签下合同。出了嘉德后，我马上赶到西单和朋友在约定的地点接上头，看完货，当场买下一只青铜鼎，并委托他给我寄回去。这位北京朋友非常热情，一定要请我吃午饭。席间，他用标准的京腔谈论着京城收藏界的逸闻趣事，我真实地感受到皇城根下的人是如何的骄傲和善谈。

我进京要办的两件事都办完了，返程票订的是九日晚上十点三十分的，剩下的这一天半怎样打发？我首先想拜访书里赫赫有名的木兆兄，但怕他跟长乐老一样“读完博士才有资格跟我高谈阔论”，再说我只有他地址，没他电话，突然到访太冒昧，只好作罢，于是打车赶到琉璃厂。

到琉璃厂后，我首先看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书店外墙上写着一个“拆”字，可能此店要转移阵地了。在卖古籍的地方，一位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老先生在忙着清理成堆的古籍。我问他能否进

柜台瞧瞧，他听着我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很不耐烦地说：“没见过我忙着吗？”我只好隔着玻璃看看柜台里的书。我发现这儿的书定价很贵，一般民国石印的书（没版画的）平均要100多元一册，清刻本就是医书也要300-500元单册，殿版更贵，明版之类的善本书就没标价了，可能需要讨价还价，所以没必要标价。后来我见柜台里有一部《东医宝鉴》，开本特大，而且是单线装订，就问那老先生：“请问这《东医宝鉴》是高丽版的吗？”他说是的，然后脸色也缓和些了，说：“您可进来看看。”（我特欣赏北京人跟谁说话都称“您”。）但我兜里没多少银子，就没勇气进去了，只悻悻地朝书架上的书跟扫了几眼就出门，出门时还被那木门撞了一下。

出了邃雅斋，我又逛了西街的几家小店，买了几幅小幅山水画和一册清末拓本，价都不太贵。然后我又进了北京古籍书店，在二楼的古籍部，柜台里的古籍就布置得好一点，每部古籍都摊开放着，可以仔细查看版刻风格，不像邃雅斋那样只能看到书皮。这里的书定价也很贵，一部六册石印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要3000多元，道光翰墨园的朱墨套印本也是几百元一册的高价。

这时，又有一位客人进来了，跟柜台里的人很熟悉地打招呼。柜台里的那工作人员惊喜地说：“您回国啦？”那客人说：“回国住一段时间，那书来了没有？”工作人员说“来了，来了”，便朝里间喊道：“刘京，把那书拿来！”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应声而出。刘京！我突然想起卖《大藏经》给我的书友曾说过，北京古籍书店的刘京先生也对这部藏经有意。于是我走到刘先生前面问他：“请问您是刘京先生？”他今天的状态好像不太好，坐在椅子上眼睛朝上翻着，心不在焉地说：“是，怎么啦？”我又问：“您认识西安的范晓峰先生？”他说：“不认识！”我说：“西安的那范晓峰曾卖给我正统大藏经，他说您也对此书有意。”他有些惊喜：“那书你带来了？”我说：“书我已送嘉德了，范晓



峰卖《大藏经》的事您知道？”他沉下脸说：“我不知道！”我又只好落荒而逃了。

逃出了北京古籍书店，我在琉璃厂西街继续闲逛，津津有味地看了几个老外和摊主讨价还价，又到中华书局门市部买了一部影印的《藕香零拾》和一册《新编天一阁书目》，然后踱进一个卖真真假假新玉、石玩的小店。

店主是个南方人，不像地道的北京人那样傲慢，正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招揽生意。我见一枚菊花石精致可爱，便伸手摸了一下，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这石头打磨得太平整，菊花没凸出来。老板走过来说：“先生，您喜欢吗？这是天然的菊花石。”我说：“这石磨得太平了，菊花都没凸出来。”他说：“我不懂，您是行家。我店里的东西都要处理了，您喜欢就便宜卖给您。”这石我本不想买，经他一给我戴高帽子，就有些飘飘然了，便问：“多少钱？”他说：“一百八。”我说：“便宜点？”他说：“一百五。”我说：“整数，一百元。”他说：“再加点吧。”我说不能再加了，说着就要往外走。他说：“行，亏本卖给您。”在交钱的时候，旁边的店员讨好地多了一句嘴：“怎么一百就卖了呢，上次那老外一百二都没卖啊。”我马上意识到我挨宰了，我跟老外的差距怎么只有20块呢？

懊恼地出了店门，我又晃进了文化遗产书店，在这个店里我大开眼界。一楼展示着许多唐五代写经、宋元刻本、名人手札等，琳琅满目，这下我可对古籍的形制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我慢慢欣赏着卷轴装写经的古朴沧桑、宋刻本的端庄凝重、元刻本的飘逸流畅、明代凌闵二家套印本之精整、华氏铜活字本之活泼，还有宋元蝶装本开本之大、保存之好、纸墨之精妙都令我叹为观止。

等我上完这节古籍版刻的见习课，外面已是华灯高照了。文化遗产书店卖书的地方我就不逛了，一是手上提的东西比较多，

二是对这些地方我确实心有余悸了。于是打车直奔我亲戚家，准备休息一个晚上，明日去逛潘家园和古玩城。

1月9日

我很早就醒来了。从所住的第30层楼的窗户望出去，外面灯火通明。我真的喜欢这座城市，要是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保证我的生活，我会考虑迁居到这里。

吃过早点，我打电话给一位在京读MBA的高中同学，要他在潘家园门口等我，然后辞别亲戚，先乘地铁到北京站，再转车到潘家园。我同学一见我就埋怨说：“很多地方挺好玩，你到这儿来干啥？今天又不是大礼拜。”我说：“百闻不如一见，我要实地看看我心中的圣地。再说这儿离古玩城不远，过会儿去那边看看。”

一进大门，大失所望。左侧的摊位区空空荡荡，中间仿古的门面区只见一些装修工人在忙忙碌碌，只有右侧的棚户区有寥寥几个人在进进出出。我从最右侧的棚开始，走马观花地看了每一个棚户。可能又要搬迁，许多摊主在清理货物，十分凌乱。我发现这里的東西百分之九十几的都是新货和大路货，像铜、玉、瓷、杂、字画等几乎都是仿品，甚至连古籍也有假。我见一部叶德辉的《双梅影闇丛书》，可能不全，乱七八糟的一叠，大概有二三十本，里面有《素女经》、《玉房秘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之类。我拿起仔细一看，发现是现代影印做旧的，经过染色了的纸的毛茬都还在。

我在潘家园什么东西都没买，便和同学出了大门。我那同学也没到过古玩城，于是边走边问，不一会儿就摸到古玩城的大门口了。途中经过华威桥边的百环花园，书话中一位书友就住在这里，可惜他最近不在北京，去天津了。不然，去拜访一下这位行中高手，向他讨教讨教，也算不枉此行了。



我在天涯买书的故事

风柜来的人 ▶ 发帖时间：2002-11-11 19:57:00

闲闲书话论坛的书店，听说很早就开了起来。那时卖书的人是三十年代（胡同），他的书店名字很雅致，也很亲切，叫“布衣书局”。但惭愧得很，来天涯已两年多了，却很少来闲闲书话论坛（不过两年之前倒是常常来的），更不必说到“布衣书局”买书了。大概是今年7月或8月的样子，不知怎么就给吸引到书话来了，觉得这里很好，出出入入的朋友都很有学问，能学到许多新东西——因为自己是个泥腿子，所以很喜欢有学问的人，同时也希望多和有学问的人在一起，能使自己也变得有学问一点。现在看来，学问是不是多了不敢肯定，对读书的兴趣以及对买书的兴趣，却的确培养了一点。

在天涯买书，我觉得最大的妙处就是两个字：好玩。似乎是9月初，那时胡同老兄的“布衣书局”重新开张，喜欢看热闹的我也跟着到了广告区看胡同老兄的书单。因为他的书大多数是古籍类和学术类的，而我的兴趣在新文学这一块，因此看了几张书单，也没买上一本。不过那过程却是我所欣赏的，端的妙极：无

数的读书人为了自己心爱的书，争先恐后，只怕网速不够快，有人为了一本书会争个面红耳赤，有人好声好气地说话，只为了一本别人已下单的书。读书人对书的种种痴态显露无遗。

过了一段日子，终于忍不住了，因为开书店的人越来越多，自己感兴趣的书单也越来越多，再不买，就和太监对着漂亮的女人无动于衷没什么两样了。记得是9月中的样子，牧城兄贴了一张书单，我买了一本冯至的《东欧杂记》。（冯至的《十四行集》曾给我极大的影响，所以平日也多有注意他的著作，但从没买到过他生前出版的书。）书到手后，我是颇为欣喜的，因为这意味着我的第一次在网上购书成功了。

与此同时，我发现另一个好玩的事：拍卖。说起拍卖，最有名的当然是木兆轩主人，他的书总是给人惊喜（需要说明的是，给我的惊喜并不多）。关于书籍拍卖，我最早的印象得自于藏书家韦力，他说寻书不易，他的许多善本是拍卖得来的，因为别人以为拍卖一定是贵的，不轻易上拍场，其实中间大有可为。一开始我并不熟悉网上拍卖，看了几场，等到有天木兆轩主人拿出十几本劳伦斯的著作，才小试了一下，不料竟成功了。

自此后，闸门大开，买书无忌。但说无忌，还是有忌的。我客居湖南，书买得多了，到最终将成为累赘。正因为这一点顾忌，买书也谨慎许多，只买自己有用、想读、现在有时间读的书和对自己而言有收藏价值的书，但后者买的不多。尽管如此，床下的书也在两月内多了两箱，床头桌下则书满为患，只深恨自己不在浙江老家——在家买书可以肆无忌惮，因为家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书，并可以把书摆得像样点以冒充斯文。

在天涯买书的朋友中，我买书是算比较少的，以人民币计，至今未过2000元，和那些有着好胃口的朋友比，只是小朋友一个。尽管如此，在买书的过程中，还是体会到了买书的乐趣，特别是那些卖书的“老板”们，给了我极良好的印象。如胡同兄，



总觉得他是一个活在古代的人，知书懂书，重信，好脾气，对网友的诸般要求总是竭尽所能去满足，没一句二话。如木兆轩主人，他的认真让人吃惊，发现十几本劳伦斯漏寄了一本，马上发来说抱歉，又补寄过来——说实话，那时我自己都没发现这个事。再如花脚猫，很直爽的一个女孩子（不知道这个称呼是否合适），钱还没汇，书已先邮出来，让我惶恐不已。最让我感动的是“枫露书社”书店的“老板”枫露雨荷，她给我的书里夹了一张字笺，现抄录如下和大家共享：

风柜来的人：

您好！

您在枫露书社 021029 书单中所订的书共两种两本，即《西洋美术史》、《写在人生边上》，给您寄出，敬请注意查收。

感谢您对枫露书社的支持和信任。

真心祝福您！

枫露雨荷

2002. 10. 31

说实话，读到这字笺时我很感动。一个卖书人的细致、认真和亲善都在这字笺上了。

我所买的书少，接触的“老板”自然也不算多，无法细述所有的“老板”们的印象，但是通过这些小细节知道，只有他们，才最体察读书人和爱书人的心思。

踏雪寻书

三十年代 » 发帖时间: 2001.12.04 22:54:00

一

我这个人向来对花没有感觉，所以虽然身处皇家太庙的花园边，也想不起到哪儿去寻“梅”，找点浪漫的味道来。在我眼里心里的只是那些新的、旧的，鲜艳的、不鲜艳的书本。对于大好的景致来说，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但幸好并不影响那些该开的花静静地开。

我是在雪开始下了以后来到书市的。憋了三天，终于憋不住了，而且欠了书话几个朋友的债，还是要还的。

在存车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这个周末的人连上次书市同样周末时的一半都不及，实实在在是败落了。这并不影响我看书的兴致，人少了倒好，可以少踩别人的脚，少看人家的后脑勺，因为我从来没觉得后脑勺有什么好看的，哪怕是天仙的也是一样，只不过是头发长一点，泛着点点的光罢了。

我的身上揣了400块，其实这就是我第一次来书市的剩余，



虽然交了接近 200 元的手机费，但是临出家门的时候，我还是又从信封里抽了两张 100 的，万一有什么好书呢？但是一进书市，我觉得这钱好像就已经不是我的了一样，因为所买的前三次书其实都并不是我最想买的，但是我居然很痛快地问了价，交了钱，把书拿了就走。为什么这样说，这些书都是我早已见过无数次的了，一直没买，这次却经不起诱惑，做了它们的俘虏。

《玛法达和她的伙伴们》，这是我最喜欢的漫画之一，出自我最喜爱的漫画家——阿根廷的季诺之手。我第一次看到季诺的东西是在 1994 年的西安，那时我临毕业还有半年，我们系组织去西北地区考察。说是考察，其实就是到处逛逛，了却大家没见过什么真家伙的遗憾。在西安的一个小书店里，我遇见季诺的这套漫画（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很是心动，最后是班主任出钱给他儿子买了一套，我给扛了回来，所得到的报酬是先看一个星期。于是，我在那次的旅行中认识了季诺和他的玛法达。玛法达是个天真而有爱心的小女孩，满脑子都在考虑那些本不属于她应该关心的问题。漫画家在她的身上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而我正是被这希望所打动了，终于在毕业前买了一本玛法达。第二次与这套书会面是在海淀图书城昊海楼对面的一个小书店里，那里整天卖着八折的字典和漫画书，我翻了翻，放下了，选择了《双响炮》，而没有选择玛法达。可是，今天，在我满腔热情的时候又撞见了她，赶紧掏了 20 块钱，拥有了与我所熟识的那个玛法达有所不同的玛法达（这套是三毛翻译的）。书分为 6 本，装在两个套子里；书是新的，套子却已经很旧了。我抱怨着翻了翻：“好像你们这也是翻印的？”“就是这样的，很多人一买到书就把套子扔了呢，套子有什么用？”女摊主振振有词地说，反倒显出了我的小家子气。我不好再说什么，钱已经出手，书也成了我的，我就要面对这个头发糊在一起的玛法达了。

《中国方术概观》，北大李零主编的一套书。其实这书已经出

了好几年了，我也曾经买过一套，后来在没有钱花的时候卖给了隆福寺中国书店。这次又撞见了，而且是10块钱3本，还要犹豫吗？我左选右选——因为上次买《中国摄影》的教训还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可别再买到次品——最终如愿以偿，拿到了选择卷、式法卷、服食卷、杂术卷、卜筮卷等9本。书装进塑料袋以后，我声明先放在她的摊子上，并且连玛法达一起，说好一个小时以后来取。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这其实是三年以来都在书市上出现的一种书，一直是5块钱。书不错，但据说是做得多了，积压，所以便宜了，但现在已经不多了，零星的可以在5元书店里碰见几本。原本买了一些我很有兴趣的，但后来还是觉得这些先生的著作还是值得一翻的，所以就又交了30块钱的学费，拿到了6种：陈柱的《中国散文史》、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书已经不干干净了，但卖书的小伙子找了一块干净的牛皮纸包好了，我拿来塞在书包里，感谢再三地走了。

二

我决定还是老办法，统统地转。上次看了中国书店和几个旧书摊，这次看看5元书。转到了三联的摊子时，想起未克所托，让我帮他买书。《西谛书话》只剩下一本，而且是个破的，要不然估计也早就揣入了别人的书包。《晦庵书话》还有两本，选了一本干净的给未克。但我总是没有舍己为人的精神，顺手又拿上了李一氓的《存在集续编》、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茨威格等著、叶灵凤译的《书的礼赞》。最后那本是很小的一本，里面收罗的是西方一些作家所写的有关书的



文字，其中有一篇“爱书狂的病征”，作者是17、18世纪之交的一个英国人，其中的一段话是：“机智的佩格纳氏，在他的《目录学辞典》第1卷第51页，曾将爱书狂诠释为‘一种占有书籍的狂热；欲从其中获得教训的程度，还不如玩赏它们满足自己的眼福’……”我也很疑心自己有这种病，但还好，还没有病人膏肓，估计还有得救。

海淀中国书店的服务员热情地向我推销一套上海出版的文史类书，仅剩有周一良的《唐代密宗》等三本，书是不错，但我觉得好像还应该再慎重，反正人来的不多，我把书往一摞书后面阴暗的角落里塞了塞，扬长而去了。在古籍书店的摊子里命运要好一点，那时的雪已经下大了，转了一圈儿之后我就看上了一套介绍哲学家的书——《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涂纪亮主编的，10本，1996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是精装的，但感觉已经不新，好像是褪了色的。我随口问了一下价格，因为那书是每本单独定价的，一位大姐忙不迭地把书搬下来，给我算起价来。“我可不一定买”，我连忙惶恐地解释道。“不要紧，不买也没关系，我先给你算算。”我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也疑心这是他们所惯常的做法，因为大家相熟，所以你麻烦了人家，能不有所表示吗？“67！”我又翻了两遍，厚着脸皮说回头再来买，把书放回了原处，赶紧溜走了。

转到他们摊子后面的一个摊，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剑桥艺术史》，三卷一套，原价72，现价30，其实很便宜了，但是我也抱定再看看的想法，记下了摊子的号，头也不抬地走开了。西单中国书店的一个摊子上又拿来一些旧书，虽然价格不菲，但是究竟还可以让人挑一挑，远不像看礼品书那么无趣。拿起第一本《河北古今书目》，是河北出版史志资料专辑，河北人民1992年的版本，原价11，翻到书后，用铅笔写着15。翻了一圈儿，还是就看中了这本。摊子上的老板曾经打多几次交道，但其实并没有

买过她什么东西，我很是热情地向她问了几套大一点的书，说是要买的，她答应帮我留意。然后我就把《河北古今书目》拿出来，一口咬定 10 块的价格，几次退让之后，她还是把书卖给了我，估计她已经被我咨询那几套大书打动，等着和我做成下一笔生意呢。

有一个摊子上有那套《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王岳川主编，中国青年版的。我不喜欢王岳川的东西，写的挺多挺快，就是没什么多大的创见。不过这套书还可以，上次书市我还买了其中的几种，是 5 元一本。这套里头我最早买的是费孝通的那卷，写得有意思。我拿起了一本李济的在翻。“小伙子，买几本吧，10 块钱三本。”女摊主热情地说。我又傻了，10 块钱 3 本！赶紧仔细地翻了翻那 20 几种书，最后又拿上了陈寅恪和熊十力的两卷。反正只有 10 块钱嘛！

在最北边的一排铁屋子里，我见到了我前次买书战报里提到的眼镜。他的眼镜已经换掉了，终于不再用那个铁丝编成的眼镜腿了。他看见我来，很高兴，把我往屋里让。屋不大，半边是卖 CD 的，西边和北边是他的旧书，但是书没有分类，摆的也乱，还是像在地摊的感觉。我看上了四本一套的《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大概是这个名字），齐鲁出的，眼镜开价 80，因为那书只印了 500 套，但他不想让我买，因为是熟人，要给我打折，劝我放下了。另一本看上的《世界书林××》（也记不清了），是新华书店总店编的，收集了很多关于图书行业的文章。我看到关于小书店的文章里有铅笔的勾画，我问眼镜是不是他作的记号。“是的，这书我还没看完呢，你先放下，下次我看完了以后送给你。”我只好又放下了。最后只拿了三本：潘景郑的《着砚楼书跋》（古典文学 1957 年版，原来在灯市口的库房里买到过一本，比这本差，是商务印书馆资料室的注销书，品相还没有这个好，要了我 28 块钱）、上海古籍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文革后的复



刊号，收的文章几乎一水儿的大家：顾颉刚、周谷城、金景芳、王元化、袁珂、谭其骧……看这些名字就知道这书不坏了，何况还收了阿英及陈寅恪的两篇遗稿）、《研究太平天国著述综目》（姜秉正编，书目文献1983年版）。眼镜收了我20块钱，“我等于是没挣你钱。”我知道，我们都在一个地方挑书，他这书也下不来15块钱。他也不容易，几次跟人家合伙，都没落好，正打算在北大西门那边开一个小书店，但是执照和资金都是问题。我跟他说可以把我不要的书拿到他那儿去卖，他高兴地答应了，其实他那书店还不知在哪儿呢。哎，一样与我做着书店梦的人。

另受鹏飞兄所托，去看那本《中国藏书票史话》，预备帮他先买下来。但是等我到那儿的时候，那书早就不知踪影了，就在原地继续瞎翻。“我已经把摊子费卖出来了”，我听见女摊主跟旁边一个姓宋的山东书商悄悄地说。我没有抬头，因为我知道她这儿都是挺好的书，全是最近几年出版的文史方面的，而且还不是盗版货，半价的价格够优惠的了，所以卖的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我想他们还是能够挣一半的钱，不知道他们是在哪儿进的货，嘿嘿，直插老窝就好了，不用让他们再挣一把了。结果依然没有少选，拿了六本书，其中三本是和胡适有关的：胡适口译的《杜威五大讲演》和胡适著的《丁文江传》，这两本都是安徽教育版的，还有一本三联版的《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一大帮人写胡适的。还有谭天的《非哭非笑的悲剧——八大山人艺术评传》，湖南美术版的。谭天我见过，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了他的发言，人还不错，清清瘦瘦的样子。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是今年初的书，印得很好，软软的，纸白白的，只要10块钱。还有一本是《校仇广义校勘编》，程千帆和他的学生徐有富合著的一套书之一，齐鲁书社1998年版。我其实已经有了，当时花了8折买的，但现在半价可以买下来，等到有人需要的时候，或卖或送，都是对别人的一个帮助。这几本书一共花了50，这是在我游说下

的结果，又省了1块5毛5分钱。

路过一个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摊子时，看见有《柯明画集》，这是一个10开本的画册，朝华出的，我在1992年买过一本，这本买了送给一个喜欢画的朋友。我有的那本是精装本的英文版，这本是中文版的平装本，收了画家的52张画。画其实印得不错，很大方，像柯明的画一样，虽然画的是儿童的事，但丝毫没有扭捏的作派。

一册《中国书店图书目录1994》，两块钱，我已经有了一本，是两个月前在北大书摊上眼镜卖给我的。这本书比那本干净，多下来那本，可以送给某个开旧书店的朋友，但是可能就会因此而使某位朋友少了拣漏的机会。罪过，罪过！

三

看看表，已经两点多了，雪还在一直地下。我却还有一个摊子没有找到，是多少号已经记不得了，虽然我又去对着那写满号码的大牌子看了半天，但还是没有一点印象。本来踏雪寻书的感觉挺好，可是书商们纷纷扯起了篷布，那篷布又低，害得我只能低头猫腰地在篷布下面钻来钻去，不敢抬头，怕帽子掉在地上。顺便说一句，我带了一顶那种像美国大片里劫匪戴的毛线帽，不分反正的那种，已经不止一个人说我像准备抢银行的了，但我这人固执：去书市又不是去相亲，穿得傻一点有什么！再转了好几圈，并且去确认了一家贴着“贩卖非法出版物被取缔”的摊子不是我要找的那家之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性，我的确是都转了的啊。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中国书店来熏阁的摊子，去抱怨连天了一通，但是并没有因此就买他们什么书。从他们摊子出来，往东两家，我突然发现了我一个小时以来的目标——那家摊子正好在那儿呢！我连忙过去，一边和老板娘搭话一边翻书。



“我们这个摊子最有特色，不信，你看那些家，都是一样的货色！”看摊子的大哥得意地说。当我表示想去他们家里看看的时候，他说他们一般都是接待1万块钱以上的，三五本的不招待。我于是便摆了摆我的光荣买书史，说也一次买过一松花江之类。老板娘多看了我两眼，觉得我面熟起来了。一聊，果然，我在潘家园翻过她几次书，但是没有买。因为她拿去的都是民国的期刊和书籍，要价高，对于搞不起收藏的我来说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大概她也听说过我曾经在她北边的摊子上买了一套几万块钱的书的事情。那是一套杂志，花了几万，三个人把钱数了好几遍。其实那不是我的钱，只不过是受人之托罢了，但是也就因此很风光了一回，隔了几天就有人请我去他家里看存货了，错把我当成一个不小的买家了。她摊子上的书其实不错，大多是文史类的书籍，大多已经是少见的了，他们也是四处搜罗来的，据说还包过几个图书馆（其中包括一个很著名高校的图书馆）的淘汰品。“其实那批书里有很多好东西，像很多鲁迅著作的毛边本，鲁迅博物馆都不全的，他们却扔出来了。”老板娘对这个曾经帮他们挣到了不少钱的图书馆表示了她的蔑视，说“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我忽然就觉得那图书馆的人倒真的没有这老板娘爱惜文化了，随声附和着“就是，就是”。本来想借冒充知音的机会让她给我打点折扣，谁料到只便宜了2块钱，七本书花了90块钱。

回头出门的时候，又买上了那套哲学家评传，打了3折，又便宜了7块，花了60，也值了。一边等着他们帮我把今天买的书都包在一块儿，一边和他们开着玩笑。东边，不知道哪个电视台的又到书市来拍新闻了，其实没什么新闻可拍的，冷清得很。

已经4点了，我背了一包，拎了一捆，兴冲冲地回家了。把书放下，我觉得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已经万事大吉了。看着

一堆书，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自己了。大概算一下，90，150，200，250……不对！少了不少！这才想起来，说是一小时以后拿的那套《中国方术概观》和我的另一个玛法达都统统忘到九霄云外了。

我呀，咳！

不过也好，又为明早再去找了一个再冠冕不过的理由：我是去拿书，不是去买书！



博雅书城

西凉云 ► 发帖时间：2001-12-11 22:11:00

若从一名热爱读书的打工者角度来看，塘厦不是一个理想的打工地方，比起深圳东莞的其他镇，像宝安、西乡、樟木头、长安，塘厦的文化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地方连一个像样的文化广场都没有。我 1997 年冬天初到深圳时，曾因找工作而来过一次塘厦，那时的塘厦对我没有一点诱惑，我匆匆忙忙地赶到塘厦的一家工厂面试，又匆匆忙忙地离开，心中还真有点后悔，这个鬼地方哪会有我打工的乐趣呢？那时的我，刚大学毕业，心高气傲，不懂在外谋生的艰辛，又因狂热地爱好文学，找工作定要看地方的人文环境。自到过一次塘厦后，每次再在人才大市场转悠，只把目标定在深圳特区内，甚至定在市中心图书馆、深圳书城邻近的区域。这股痴劲害得我不浅，结果找了一个月的工作，直到身上的钱花光了才在特区内找到事做，工资待遇很低，不过我并不后悔，甚至还有点庆幸，因为工厂就在八卦岭工业区，离中心图书馆很近。我上班了，把工作生活一安顿好，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图书馆办借书证和阅览证，仿佛这才是我的头等大事。

以后的日子，就是工作与读书了。晚上不加班，必定跑到图书馆去。礼拜天早早地跑去，为的是在自学室占一个座位，学习一上午，中午不敢在那里买饭吃，10元钱一份，对我来说贵了点，就跑回工业区，那里的快餐3元钱一份，并不比图书馆差多少，却实惠很多。吃完快餐，又回到自学室。通常下午我看书的效率不如上午，总是坐不了多久又起来，这里逛逛，那里瞧瞧，倘若有名人演讲、专题讲座、读者沙龙等活动必定要去参加的。深圳图书馆还真够意思：一般活动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哪怕你不是图书馆的读者，也可以参加。仅从这点来看，深圳特区的文化建设就很有气魄。这座城市竞争激烈，每天都有被炒鱿鱼的人，每天都有四处找工作的人。在人才市场、在路边招聘广告牌前、在阅报栏前、在工业区的厂口前、在写字楼的电梯间、在台阶上，随时都可看到满脸倦意的求职者；而在图书馆，在书城，我们又可发现有相当比例的读者是正在找工作的人。这里是文化圣地，是漂泊者的精神港湾，是灵魂的栖息地，很少有人嘲笑他们“临时抱佛脚”的，更多的是对他们不怕挑战、适应环境、充实自我这股学习热情的敬意。是啊，在知识经济时代，谁能保证自己独当一面，永不失败？谁能保证自己是个全才？谁能保证自己的知识文化乃至技能永不落伍呢？

我在深圳特区打工的时候，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宣传，慢慢地知道关外的地区也很重视文化建设。其实大部分工厂都在关外，所以在某些工业密集的村镇就形成了较为突出的打工文化。在我看来，广场、公园、草坪、图书馆、影剧院、舞厅、酒吧、溜冰场是打工文化必不可少的硬件，这些公共场所的兴旺与否，可以反映该地区工业经济之发达程度。在富庶的珠三角地区，一些大型的外资厂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报刊室、电视房、运动场、健身房。精明的老板只需在文体活动上作点小小的投资，便可为打工者建起精神家园，进而产生归属感，增强凝聚力。



不扯远了，现在回到正题。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也许是本人的实力不够吧，我仅仅在深圳特区做了14个月的好梦，就被淘汰出局，接着在惠州干了19个月搞不出名堂，去年深秋又飘到塘厦。现在的塘厦比起我1997年冬天初来时要好多了，总算多了一些文化气息，但却还是有明显的缺陷，比如138工业区那条商业街，人流量大，热闹得很，歌舞厅有六七家，生意兴隆，投影厅也不少，但却没有一家书店，仅仅在街的尽头有一个绿色报刊亭。晚上倒是有不少摆书摊的，可惜卖的都是盗版书和文化垃圾。文化中心的图书室也令人失望，这么大一个镇，只那么小一个图书馆，藏书量还不及深圳的一些村级图书室，所订的报纸杂志也少得可怜。

如果没有博雅书城，那么塘厦镇真的可说是一个少有书店的小镇了。

好像是2000年12月上旬的某天吧，我从图书馆出来，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放了，快要到达观光公园时，我无意中抬了一下头，发现街对面有风景——博雅书城，棕榈阁咖啡酒廊。我一下子来了劲，直觉告诉我，这就是塘厦最大的书店，怎么我以前没有发现呢，难道是新开张的？我奔过去，仿佛那里站着一位久违的朋友。

果然有气派。灯光、地面、书架上摆放的书，大都格调高雅，新颖独特，装帧也颇讲究，看得出书城的老板是位有品位的读书人。在这里，我惊喜地发现了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这是我渴慕已久的文学作品。1998年夏天我在深圳阅读王小波的文章，他多次提及他所崇拜的杜拉斯及其小说《情人》。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杜拉斯的作品，寻找她的《情人》，想不到这次在塘厦的这家书城找到了。这里还有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作品，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这位已加入法国籍的华人作家可能不会被国人认可，他的书也许在国内

大书店找不到（笔者仅是猜测），但在这里却很快就推出来了。我们姑且不论有没有人阅读高行健，但却可据此佩服博雅书城对今文学动态的迅速把握。再如去年兴起的韩寒现象，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里的书架上，就有韩寒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和文集《零下一度》，还有刚刚结集出版的各地读者致韩寒的一百封信。这里还有米兰·昆德拉一些鲜为人知的好作品，有王小波，有张爱玲，有余光中，有余秋雨以及正反两派批判余秋雨的评论性文章，有活泼轻快的网络文学，有早些个就脱销的陈祖德之《超越自我》，还有一本《民谣下的中国》也很有意思，通过收集各地方各年代广为流传的民谣，从侧面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以及各行各业芸芸众生的心态和形形色色的价值取向，可谓选题独特，富有创意。

博雅书城的好书还真不少，每次再去，总会发现又有一些新书与你见面，这里也卖武侠小说和港台言情小说，但其布局很有分寸，即便你是一个纯文学作品的读书人，你大概不会有逛其他书店的那种愤愤不平之感。

博雅书城地处塘厦镇的黄金地段，对面便是正在建设的塘厦商城，再往前几步便是塘厦观光公园，而书城本身就是依托宏业大厦开设的，沿着舒适明净的楼梯拾级而上到达二楼，右边是博雅书城，左边则是棕榈阁咖啡酒廊。这又是塘厦罕见的休闲好地方之一，典雅宁静，富有诗情画意，很适合读书人的口味。倘有文朋诗友自远方来，我一定会带他（她）到此喝喝咖啡，喝喝啤酒，听听音乐，翻翻新书，那一定是很惬意的事情。

因了博雅书城，因了与它相依的棕榈阁咖啡酒廊，塘厦在我的眼里变得可爱起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带着一颗平常心，告别惠州，来到东莞的一座小镇——塘厦，继续我的打工生涯，继续我无法终结的文学时代。”



交流会上买书记

文泉清 ▶ 发帖时间：2002-11-20 18:04:00

2001年的5月18日，在省收藏协会举办的陕西民间收藏交流会上，笔者虽然仅仅购得三册旧书，却是非常满意的，因为这次买的书都和藏书有关系。明清两代的藏书家大多数都编有自己的藏书目录，而现在的藏书家对于这样的藏书目录都很喜欢，所以能遇到我喜欢的藏书目录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三册书的名字分别为：明代赵用贤著《赵定字书目》，1957年初版3000册；清代赵宗建著《旧山楼书目》，1957年初版3500册；清代钱曾著、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1958年初版2300册。三册书均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原是陕西省图书馆藏书，想来应该是在图书馆搬迁的时候流落出来的。笔者以每册10元购得，正是最合理的价位。

赵用贤字汝师，号定字，常熟人。常熟一地，从明代以后藏书家辈出。赵用贤及其长子开美（后改名琦美，字玄度、一字如白，号清常道人）可说是开风气之先，为这个地区的好学之士树立了优秀的榜样。赵氏父子又皆勤于校勘古籍。用贤所刻《五

经》白文，可乱宋本；又刻《管子》、《韩子》，俱据旧本名槧，号为善本。这本《赵定宇书目》的编写形式，实际上是账本的形式，虽然也分了类，但其类列是极不精密的，而且此书为影印本，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此书原藏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从来未曾刊印过。古典文学出版社借用原书影印，使目录学界和古典文学界得到了一种重要的稀见资料。其封面签条则请徐森玉题写，更增添此书的分量和魅力。

《叶昌炽藏书记事诗》曾经写道：“经过赵李小藏家，十顷花田负郭斜。劫火洞然留影子，旧山楼上数恒沙。”此诗说的是叶昌炽二十五六岁时欲往旧山楼观书，其时主人外出，则未果。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换期间，我国的私人藏书家以瞿、杨、丁、陆称为四大藏家。除此之外，还有些被称为小藏家，其中常熟的赵氏旧山楼就是小藏家中的佼佼者。《旧山楼书目》共两本，古典文学出版社将它们合印在一起。书目的第一本是赵宗建生前所录，有赵宗建的亲笔批校，着录的书种数量并不多，而且大部分是普通版本，但是其中却有不少的草稿足以震惊藏界，如司马温公写《资治通鉴》的草稿、朱子写《大学章句》的草稿、徐霞客手书游记底稿、钱遵王自写的藏书目录、钱牧斋日记信稿等，都是值得研究的珍贵稿本。第二本为赵宗建所写的《旧山楼藏书记》，较详细地记叙所藏善本，但是其着录仅为16种，似乎是他的未完之稿。虽然如此，也是十分可观，书后附录《旧山楼书目叙录》、《旧山楼藏书志》、《旧山楼记》等资料，系古典文学出版社辑录，另有曹菊生书跋，有助于读者对旧山楼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虞山钱尊王藏书目录汇编》录书4180种，瞿凤起增编了附录。附录原目有甲《述古堂书目》2295种、乙《读书敏求记》634种，附录二则为甲“原书序跋”和乙“刻书序跋”。此汇编非常详细完整，有助于研究者对于钱曾这位藏书大家的更多



了解。

本书即为汇编，则总录钱氏传世目录三种，即合《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于一册，对三书进行增补以及抄校甚详，亦是瞿氏多年用心之果，而使是书更趋完善。前辈用功之深，我当学习之！

云水斋购书漫录

云水斋主人 ▶ 发帖时间：2002-11-03 01:25:00

今日是周六，上午又得送雨童往少年宫上课了。小儿入“小主持人语言训练班”学习已数月，在语音、朗诵方面颇有进步。据其班主任说，在一年级的小朋友中，其语音及朗诵是最好的。如此，也不负老爸每周陪读辛苦。在一般人印象中，福州方言有如鸟语，如“西瓜两个”，用福州话说即“塞哇拉腊”，极似日语之“沙扬啦娜”。福州人即便说普通话，其方言口音也让你闻之发晕。稍好些的，也一概将“福州”说成“胡诌”。此虽为一噱，但情形大抵是不错的。清末民初的逸闻笔记中，就曾载外祖母的堂伯父陈宝琛的满嘴“福州官话”让溥仪大为头疼的轶事。我和胞弟木兆轩虽是“正宗”的福州人，但出生和幼年生活均不在福州，因此说普通话尚差强人意。不过，如若仔细辨听，仍可闻话语中的闽音。如木兆轩，虽居京城20载，福州方言已基本不会说，但一张口，“福州人”便暴露无遗。如今，伟大祖国都加入WTO了，岂能让下辈人再满嘴“鸟语”？

小儿的课时是9点半至11点半，立于教室外陪读是件非常



辛苦的事。于是，溜号是必然的。少年宫的不远处便是福州书店最集中处——安泰街，有民营的华夏书城、绿州书店和国营的新华图书城等。新华图书城建于原福建水师衙门的旧址上，当年严复等人投考福建船政学堂的考场就设于此地。十五六年前，此旧址还基本完好。拆建前，我还曾去作最后一次瞻仰。如今旧貌早已荡然无存。每到此地，心中总有一番喟叹。罢罢，还是上得楼去，偷空乘便看看一周来有何可看的新书。

许是被书市热风挟裹，新华图书城的读者流量骤然增大，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如菜市场，结算处得排长队。此情景真是前所未有的。在下有人多则晕的毛病，走马观花挑得“巴别塔文丛”几本及《听来的故事》等十几本书。

“巴别塔文丛”系翻译家散文随笔书系，计12册，装帧十分精美，印刷、纸张均佳。所购三本的作者中，吕同六为意大利文学专家，当为国内意大利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之第一人，且文笔甚好；林一安系拉美文学专家，书中所谈均与拉美文学有关，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的中文版即出自其译笔，林又系福州人，私心便有些亲近；第三位施康强先生是法国文学专家，又是我十分敬佩的翻译家、散文家，他的《都市的茶客》、《第二壶茶》都是我读之久久不忍释卷的书，施先生主业为翻译和研究，但论其散文功夫，那些在文学界混饭的大红大紫的所谓散文家们与之相比，我以为乃天上地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听来的故事》是贾平凹近两年小说的最新结集，另收两篇旧作《白朗》与《晚雨》，计14个中短篇。近年平凹先生多作长篇，但我以为，其作品还是以中短篇为佳。几年前，我曾在平凹先生的西安家中与其晤谈整半日，陪同我去的是原陕西艺术馆馆长、我的好友张炬先生。贾的陕西口音浓重，且言拙不多语，好些话都得靠张炬兄“翻译”，我这“南人”方才听得明白。如今，张炬兄已不在人间，我每读贾之作品，便会想起他。

所购“三联精选”中四本，其中许多文章都已读过，如《晚翠文谈》初版本仍立于书架上。但此次的“三联精选”开本小、页码少，便于阅读，故还是买下，其余各种也将陆续补齐。

前几日在书市上购得“鸵鸟文丛”中的三本，分别由余华、莫言、阿城“特别推荐”，即由推荐人分别为该书作一序。今日补齐所缺的一册，系由苏童推荐。14年前，我与苏童兄等曾相偕半月畅游闽省，其时他尚未大红大紫。近年其潜心于短篇小说的创作，是为当下比较纯粹的“短篇小说作家”。如今注水猪肉般的长篇小说铺天盖地，其背景乃滔滔钱潮；而短篇小说艺术难度大，且稿酬菲薄。苏童兄能耐住寂寞，令人尊敬。

《智术无涯》是一本挺怪的书。说“怪”，是指其编辑体例。该书作者分别是张隆溪、周振鹤、葛兆光，其中文章都是百字文、千字文，每人一辑。收录文章均为谈国内外文史的随笔小品，一题一事一议，开门见山，不作铺陈，甚好看，估计都是作者为报刊写的专栏文章。奇怪的是，此书既无序言也无后记，这些文章原刊何处，编辑意图是什么，一概不知，翻开第一页即是目录。此编者真是懒到了家！

《书缘情缘》是恺蒂最新的文章结集。恺蒂女士居留国外，能接触到许多有关国外文史的新鲜资料，近年多有读书文章在《读书》、《万象》上发表。此书标志“我十年伦敦生活告一个段落”（作者语），开本也比较特别，898毫米×1050毫米，窄而高，像个瘦长的蓝衣姑娘，颇惹人喜爱，自然不能错过。

到结算处付完款，疾步匆匆赶去接儿子，正好11点半。儿子说：“爸爸你又买书了，真小气，也不给我买！”我说：“今天时间来不及了，下回吧。爸爸给你买一罐小黑子绿茶作补偿。”小子大喜。他也和我一样，爱喝茶。



第二辑 读 书 记

CHAPTER 2

读书漫笔

慧远 » 发帖时间: 2004.12.01 11:25:00

爱书人的白日梦

读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我知道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生活着一个视书如命的爱书人，他的名字叫乔治·吉辛。吉辛一生坎坷，以写小说作为谋生手段，但这些作品大多湮没无闻，只有一本小书流传下来，它就是吉辛晚年的率性之作《四季随笔》。

《四季随笔》写的是一位以卖文为生的穷作家，晚年突然时来运转，意外获得了一笔遗产，于是，穷作家决定再也不受出版商的气，搬到乡下过起了舒服的退休生活，从此远离尘嚣，只写自己喜欢的文字，在宁静诗意的生活中度过了晚年。这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小品文集，但与自传颇有不同的是，吉辛本人并未得到过什么遗产，他也仍然过着自己并不情愿的卖文生活。这本小书出版后不久，吉辛即在贫困交攻之中黯然谢世。《四季随笔》表现的其实是一个读书人的白日梦，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当所有



那些有闲阶级都围聚沙龙，高谈阔论、卖弄聪明时，一个苍白的文学青年却正忍受着饥寒交迫，躲进斗室，自说自话。文人想写作自己喜欢的文字，首先需要有一个没有压力的生活环境，吉辛虽然写过不少小说，但多是糊口之作，既要揣摩读者的口味，还要看出版商的脸色行事，万般无奈之下，深为卖文所苦的吉辛只好做起了白日梦，在那个想像的世界中，作家以轻柔、感性的笔触为我们讲述着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书的眷眷深情，讲述着自己乐在其中的简单生活。他说：“人们的心灵，如果一劳永逸弃绝一种不现实的希望，心境便会越来越安宁，从而得到补偿。”有时，读书人有感于现实的严酷，常常会做一些这样的白日梦，说穿了不过是对生活极平凡的理想和愿望而已。乔治·吉辛还写过一篇名为《爱书的人》的小说，写一个失业的爱书人，想方设法从妻子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去买旧书，竟致使家中断炊、妻子病倒，妻子娘家的阔亲戚为了让她安心养病，为他们提供了一套乡间别墅，条件是让爱书人抛弃那些无用的旧书，但贤惠的妻子拒绝了这惟一的要求。于是，爱书人只好背着妻子卖掉了自己的心血，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断送妻子的生命啊！这是一个让所有的爱书人人为之泪下的故事。

对于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我曾经细心访求了很久，但淘书毕竟是需要缘分的，它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搜求，我手上的这个薄薄的小册子，即是在一个冬雨濛濛的日子，很偶然地得之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成为一种习惯，必须半躺在床上才能够得趣，有许多个夜晚，正是《四季随笔》伴我入眠的，那种从容、安详、简单、自足的意味，最适宜在无所事事中阅读。一觉醒来，枕边书竟然不翼而飞：原来不知何时，它已经悄悄滑落到地上了。

书店与书房

我喜欢逛书店，也喜欢参观朋友的书房，前者的好处是看到自己中意的书籍可以据为己有；后者的好处是能够见书识人，增进对朋友的了解，但缺憾之处则在于无法掠人之美，只能过过眼瘾而已。我一向不大喜欢邮购书籍，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会轻易尝试电子商务。对于爱书人来说，买书的乐趣首先在于逛书店的过程，这就像女人对逛商场的痴迷一样，看见各种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衣饰，用手抚摩、感受一下，即使不买，心情也是好的。而且，逛书店也是一次难得的机缘：哪些是熟悉的旧雨，哪些是从未谋面的新交，哪些曾经久闻大名，哪些可以一见钟情，总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许多“骨灰级”的书迷大致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有些书望价兴叹，让人犹疑于取舍之间，到了最终决定要去买回时，却早已被人捷足先登，于是未免后悔不已、捶胸顿足一番。我尝在旧书店见到过一套品相完好的《昭明文选》，索价八元，当时犹豫未购，过后却越想越觉后悔，待我再次返回旧书店时，此书已经不翼而飞，自己耿耿于怀了好长时间。还有一次，我在书店里见到一套中华书局旧版的《太平广记》，价钱甚低，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一套齐鲁书社的选本，总想先放它一放再说，以至一拖再拖，终于失之交臂。以后这样的经验逐渐多起来，所以，我一旦见到那些介于可买可不买之间的书籍，常常会及时拿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买书亦复如此。

与逛书店相比，看朋友的书房则另有一番情趣——书房是有个性的，书房的个性其实就是藏书人的个性。知堂老人说“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实是见道之言。我有一位女性编辑朋友，单身，她的书房显得凌乱而充实，无论是沙发上还是书桌上，到处都星罗棋布



地摆满了各种书籍和唱碟，有时要找一本书也需要花费半天时间。她有一间宽敞的卧室，却并不入住，而是在书房里放置了一张临时的单人床，靠着电脑，看起来既舒服又随意，她每天读书、上网之余，常常在这里困极而眠，工作与休息在她的生活中就这样融为一个整体。我还有一位爱书的朋友，他则在卧室中专门放置了一个小小的书架，上面排列的大多是他平时最为钟爱的书籍，可以专宠视之。爱书人每每得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籍，总想找人分享这份快乐，常常会不自觉地炫耀起来，一炫耀就难免有人张口借阅，像朋友这样把喜爱的书籍藏之于卧室，倒不失是一个防止被人借走的万全之策，而且，每晚都能在这样的飘着书香的屋子里安眠，也一定会是好梦连连吧。

旧书如故人

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这个年龄段的爱读之书，有些书放在这个年龄段去读自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放在另外一个年龄段再读就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对于我个人来说，《金蔷薇》就是一本适时而至的小书。那时我还是一名高中的学生，正如醉如痴地迷恋着那些刚刚“解放”的世界名著。我并不知道《金蔷薇》，更不知道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名字，但似乎有一种魔力让我走近了这本看起来非常朴素的小书，是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我甚至认为，我的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也正是从《金蔷薇》开始的。“金蔷薇”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说的是一个贫穷的巴黎清洁工，多年来一直在收集首饰作坊里的尘土，因为里面混杂了极少量的金屑。每天他筛出尘土，留下一点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金屑，就这样积少成多，最终铸成了一枚金锭，他要将它打造成一朵金蔷薇，送给一位非常不幸的女性……刘小枫先生在回忆自己初读《金蔷薇》的感受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那个

只能把心酸和苦涩奉献给寒夜的时代，竟然有人想到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译介给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至今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管怎样，《金蔷薇》毕竟译成了中文，而且译得那么凄美，总有一天，人们会透过所谓‘创作经验谈’恍悟到其中对受苦和不幸的温存抚慰和默默祝福这一主题。”的确，与其把《金蔷薇》看作是“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我个人更愿意将它视作一本对人生颇有启迪的生命智慧书，虽然其中不乏对于创作经验的议论，但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却在于那些讲述作者自己人生经历的篇章，那绝不是干燥冷淡的泛泛而谈，而是浸润着人性温存、闪耀着生命火花的诗意文字，蕴涵着作者对弱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注。这，或者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那个极端年代奉献给整个人类的一朵“金蔷薇”吧。

我手上仍然珍藏着那本最初的《金蔷薇》，它是1980年的初版本，李时翻译，有着设计简单的素白色封面，书中的纸页已经发黄，封底还印着“内部发行”的字样。正是这本朴素无华的小书，使我在阅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也使我初次领略了人生的幸福与不幸。旧书如故人，其中蕴藏着一段个人的历史、一份曾经的心情。对于爱书人来说，回首往事，能够沉淀下来的美好记忆并不多，而在那些最美的记忆中却总会有一些旧书的影子。董桥先生尝言：“新书太白太干净太嫩，像初生的婴孩，叫人担心是不是养得大，是不是经得起风霜；新书也远没有几十年前旧版书那股书卷气：封面和书脊上的题字总是那么古朴，加上不经机器切过的毛边，尤其拙得可人。”董桥先生喜欢旧书，我也同样喜欢！

那些书，那些人

顾名思义，书话就是关于书的闲话，爱书人说起自己的藏



书，总是如数家珍，有一些说不尽的闲话。我喜欢书话，阅读这样的文字，如同聆听爱书人的侃侃而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你诉说着书，书的内容、书的典故、书的装帧、书里书外的故事，那里有爱书人对于书的感情独白，也有他们藏书的乐趣与淘书的艰辛。

一个人的藏书就是一个人的面孔，读书话可以看出爱书人的真性情，传统文人一向以“载道”为己任，不小心就会在文字中暴露出自己的“八股”嘴脸，但在书话中不会，他们写书话像在谈家事，常常南面称孤，将书视作自己的三宫六院，甚至还会把借书称作“挥泪对宫娥”。黄裳先生喜欢在雨中淘书，他认为客居杭城，在连朝秋雨的夜晚，“倚枕读湖上诗人的诗集，对比今昔的湖上风光，仿佛与厉樊榭、丁钝丁、杭堇浦结伴同游，真是有趣极了。”阿英先生则喜欢淘书后的便餐，在经过了淘书的疲乏之后，随便找一家干净的餐馆，坐下来翻翻淘书的收获，一时之间竟忘记自己身在何处，那真是人生最适意的小憩。郑振铎先生曾在书话中记录了自己举债买书的经过：“予见此明兰格钞本《录鬼簿》，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乃举债如其数得之。”举债买书向来是爱书人的豪举，明人吴从先就曾经说过“若待余钱（买书）则天下目枯久矣”的话，于是此老竟将糊口之钱纳之书肆。爱书人大可对妻子的诘问从容应答“书是能吃的”，但这话也只是调侃而已，书若真的可食，郑先生也就不必在抗战之初为糊口而售书，再大呼“造孽”了！长期浸淫书香之中，爱书人都会有些独特的习惯与癖好，像他们对“毛边本”的偏爱，其实已并非为了读书而藏书，收书已经一变而成为一种鉴赏与把玩，对书占有的欲望甚至远远超过了阅读的诱惑。就我个人来说，我每每买了新书，总要先在床头放上几晚，在灯下展读、亲昵数日，方才归入书架，而且我喜欢在书的扉页作记，洋洋洒洒写上得书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然后加盖上自己的藏书印，才算完成

了所有得书的手续。

古代有一位爱书的官僚，有一天突然厌倦了迎来送往的生涯，感慨道：“吾有清森阁在东海，藏书四万卷，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不亦愚而可笑乎？”遂飘然而去。我不敢奢望自己拥有如许之多的藏书，但我希望拥有一间小而充实的书房，它冬暖夏凉，窗明几净，书桌上星罗棋布摆满了各种书籍，尽得随意翻阅的意趣，俯仰之间，那种“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的自豪就会油然而生。博尔赫斯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对此深有同感，因为对于爱书人来说，有书的地方就是天堂。

一生与书为伴

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与书长相厮守。

少年时代，我无数次地向往着能够去书店或者图书馆工作。那时囊中羞涩，只有靠做那样的“白日梦”才能多少缓解一下自己无以放手买书的焦虑。曾经有过一次，在书店看到了魏巍的《东方》，没钱，却怎么也放不下，无奈，只好在家中偷了一张十斤面值的全国粮票，在街头卖得两元钱，终于将那套《东方》拿到手中，虽然为此遭父母一顿狠骂，但既然书已到手，心中却还是甜的。随着年龄渐长，书越聚越多，怎样阅读这些书籍又成了一种新的压力。于是，在单位上班时常常会有这样的幻想，如果有朝一日让自己重新选择，我一定会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去设计生活，我会辞掉公职，以书写为业，把书房当作自己工作的地方，每日泡上一杯清茶，独自倚坐在临窗的书桌前，或者读书，或者写作，累了不妨偷偷懒，听几首自己喜欢的老歌，看窗外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现实不堪，文人无力，在商业大潮已把理想主义彻底淹没的年代，若真的能够这样坐拥书城，一任时光悄



悄流逝，不亦快哉！

从决定做自由人的那一刻起，我知道，自己从此就可以退居心灵的世界，只与书打交道了。平心而论，自由人的生活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般轻松浪漫，且不说那种与世隔绝般的自闭与清苦，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但我仍然喜欢这样懒散与写意的日子、与书相守的日子，久而久之，我也逐渐习惯了这种足不出户、无人造访的日子。在书香的世界中，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得到了扩展与延伸，我还奢求什么呢？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笔记》中尝这样描述了爱书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以予自论，平生所慕者书，所畏者事。书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书，一日不能不慕。若言所畏，家居时或明日小事必须出门，先日方寸即觉兀臬。”我深有同感。

音乐家阿尔坎一生钟情于书，他 75 岁那年，有一次爬到书架的最上层去找书，书架突然倒下，整整一架书压在了老人身上，他竟然这样离开了人世。阿尔坎的故事让我想起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说过的一句话：“有人为财而死，我们为书而生；人生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与书绝缘的那一刻。”所谓求仁得仁，是谓幸福，作为一个书痴，能够死得其所，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我的“小人书”时代

戴远 ▶ 发帖时间：2001.07.25 10:27:00

对于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小人书”无疑代表着一个时代，象征着这一代人集体的童年回忆，无法想像这一代人中的哪一位没有受到过“小人书”的精神喂养，因为在一个没有精神选择的年代，“小人书”就是惟一的选择。

我出生在6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年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在最需要开启生命智慧的时候，我的面前既没有人类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也没有本民族的灿烂文明。今天的孩子从牙牙学语时就已经会背诵《静夜思》了，而我一直到上小学还不知道李白是谁，当然更不用去说老子、庄子、陶渊明与苏东坡了（对孔子熟悉得比较早，那只是因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孔老二”）；今天的孩子每天早晨醒来都会面对许许多多新奇好玩的事情，但在我童年的世界里，却既没有白雪公主，也没有皇帝的新衣；当现在三四岁的孩子边吃零食，边泡在卡通片中欣赏着《唐老鸭与米老鼠》，欣赏着《大力水手》和《狮子王》时，那时的我正抱着一只木板凳，在妈妈上班的院子里到处



“开汽车”。年龄稍大一些，我记忆中的娱乐生活就是斗争“走资派”，那年夏天，接连几个晚上，我都在用力按住妈妈单位里的那个老“走资派”花白的头颅，高呼“打倒”，我的个子太矮，老人只好吃力地躬下身子，任我摆布。大人们跟着我振臂高呼，我不知道那情景是可怖还是滑稽，但现在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的参与，批判会充满了搞笑的气氛，那种真刀真枪的浓重的火药味在无形中被化解掉了，大人们甚至在批判会上发现了童心的可爱。对于童年的我，这只是一次难得的娱乐活动，那种精神上的快乐很单纯，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迷上“小人书”是我童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跟随爸爸到乡下，老是闹，爸爸拗不过我，只好带我走进乡供销社的门市部，买些吃的堵上我的嘴。可我一进门就看上了被排挤在货架一隅的少得可怜的几本“小人书”，爸爸没有办法，只好让我自己挑了一本。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自己挑的“小人书”是什么了，好像是“八个样板戏”中的一种。如果说“人生忧患读书始”，很不幸，这一个小小的选择决定了自己以后的命运，由读“小人书”而一发不可收拾，我终于走上了藏书与读书的历程，走上了最无用的书生之路。

我童年的故乡是鲁南一个滨湖的小城，小城中心有一个非常小的新华书店，喜欢上“小人书”之后，我自然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当时“小人书”的品种实在是非常单调，“八个样板戏”之外，还有的就是一些讲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小人书”和革命小闯将的儿歌集，基本上都可以称之为“红宝书”的儿童版。当时自己所喜欢的“小人书”大致有两种，一种像《金光大道》、《高玉宝》之类，不是“打仗的”但故事性比较强，还有一种则被自己笼统称之为“打仗的”，像《黄继光》、《邱少云》等。自己童年收藏“小人书”最为得意的一笔，就是集全了六册一套的

《敌后武工队》，为了这六册小书，我花费了大概不少于一年的时间，跑了无数次书店，惟恐被人捷足先登。每得到一册，我便盼望着下一册的到来，难以说出口的是，其中我最喜爱的一个人物竟然是一个名为“哈巴狗”的汉奸，他的憨态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而《敌后武工队》中有了这样一个活宝，我觉得特别有趣。

买“小人书”的钱那可是从自己嘴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当时父母的工资非常少，还要供养我们几个孩子上学，几天时间不过给一回三分钱的冰棍钱，好在那时“小人书”的单调也基本上符合自己的购买力，只是没少让自己的嘴受了委屈。而一旦一册在握，摩挲着“小人书”崭新的封面，嗅着它油墨的芳香，马上就会感到心旷神怡，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大概上二年级的时候，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竖开、白色封面的《三打白骨精》，这本“小人书”刚刚摆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为了争夺它，同学之间还闹了不少矛盾，因为自己身材的矮小，我自然在抢购中败下阵来，心里感到万分沮丧，正当我回到家中坐卧不安时，奇迹发生了：我从自己的书包里抖出了一本《三打白骨精》，书角上还端端正正地写着“肖清”二字，那是我们班上的一位小女生悄悄塞进来的。一直到高中，这个小女生都是我梦中的偶像。

不知从哪一年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有了“长篇小说连播”节目。那年冬天，每天傍晚放学回家，我都要趴在家中惟一的“家用电器”前，收听曲波的《山呼海啸》。窗外北风呼啸，窗内一灯如豆，那是我童年难得的佳境。美中不足的是收音机老受干扰，而且常常串台，听着《山呼海啸》不知怎么就会变成陕北民歌，有时候听着听着就没有声音了，音量开关也不起任何作用，情急之下我只好用力拍打，收音机竟然就这样被“驯服”了。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常用此法去对付各种刁顽的“家电”，



亦不乏奏效之时，想想自觉一乐。在那台镶嵌着红火炬的收音机前，我先后收听了曲波的《山呼海啸》、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最后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因为姚先生的这本书，我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是随着年龄渐长，对姚先生笔下的李闯王就有点不以为然了。

“长篇小说连播”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我越来越感到自己需要更多的精神养料，而“小人书”却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于是，我在收集“小人书”的同时，也开始阅读一切能够到手的书籍，只要有书，不管是什么书，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试着买了一些儿童小说，也许那可以视作自己的第一批藏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矿山风云》、《小兵闯大山》和《深夜马蹄声》。《小兵闯大山》讲的是机智勇敢的“红小兵”“以高度警惕挫败了地富反坏右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活动”，其中不乏紧张的情节，特别是对原始森林的描写，使我这个生长在平原的孩子充满了神奇的想像。《深夜马蹄声》有可能是如今已名满天下的知青作家叶辛的处女作，内容与《小兵闯大山》相仿佛，只是地点换在了西双版纳，小主人公换成了傣族少年而已。这些，就是我当时能够拥有的精神财富了。

曾经有过一次，我在妈妈同事的宿舍里发现了一本无首无尾、纸面发黄的厚书，向她借阅，她怎么也不肯，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这是“黄书”，小孩子看不得的。这么一来反而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也就更加纠缠不休。她被我纠缠不过，只得答应借我，拿出一张报纸把书小心包好，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让人看见”，才让我把书拿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不过是一部50年代出版的《民间故事集》，里面有许多美丽的爱情故事、神奇的风物传说以及机智人物的传奇故事。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它使我知道了我们的祖国地域之辽阔，它让我知道了这世上居然还有一个名叫“阿凡提”的妙人，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知道了人类

有一种美好的感情叫爱情。我感到自己的心中有一扇窗子在慢慢打开，而且透进了一丝朦胧的光亮。

粉碎“四人帮”前后，我所在学校开始流行一种“手抄”小说。那些“手抄”小说大多是一些简陋的塑料皮日记本，在同学们中间神秘地飘来飘去，谁也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不知道它最终会飘到什么地方，大家只是讳莫如深地相互传阅，而且每个人都没有时间从容不迫地读完它，因为还有更多双贪婪的眼睛在后面督促着你。带给我最大震撼的当然是那本大名鼎鼎的《少女之心》了，传到我手中的这个日记本到处涂满了油垢，显然经过了许多人的地下借阅与传抄，里面的内容虽然字体工整，却有很多错字白字。阅读《少女之心》使我心跳加快，觉得自己在做着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但同时又有一种魔力在驱使自己读下去，直到把它读完。《少女之心》颇像一篇女性日记，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怀春少女的恋爱经过，其中有大量的性行为描写，也不乏性心理的渲染与铺陈。现在想来，那大概已经超出了个人创作的范围，而是在传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人对于性的窥探和感受，整体风格是压抑之中不乏神秘、焦虑之中多有好奇。那应当是一个时代的性态度吧，而我也竟然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接受了自己最初的性教育。

1978年之后，各种出版物开始陆续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那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啊：每天早晨，书店门前都会排起长队，那里有老人、中年人、年轻人，也有许多像我一样的大孩子，书店就像是一个大灾之年赈济灾民的粮仓，等待着一批精神上的饥民。书店一开门，那些刚刚上架的新书很快就会被灾民们瓜分，还有许多书籍根本等不到上架，就已经被人“开后门”买走了，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经过了报纸连载，早已洛阳纸贵，甚至连那些报纸也很难找到。“开后门”开到了书店，也称得上是一件风雅事了吧。那时，我心中最理想的职业莫过于去书店工作



了，那样，每有新书既能够先睹为快，也不致有买不到的缺憾。至于买书的资金，就只有拼命地积攒零花钱，有时也不免对父母谎称学校要收什么费了。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必需品的严重缺乏会对人造成精神方面的损伤，其后果是一种轻度的精神不正常。例如，很多家庭的老人都会有收藏垃圾、甚至捡垃圾回家的怪癖。这是物质严重匮乏时代留给人们的后遗症。而我们这一代，又有近乎疯狂的买书习惯。”我不知道买书算不算“一种轻度的精神不正常”，但那种举国若狂的购书场景实在很令人振奋。在那些日子里，姐姐甚至还买来很多笔记本，在上面不停地抄着，而她所抄的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一些短篇小说，用她的话说，这叫作“备战备荒”。

正是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小人书”在我的生活中忽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那些“解放”了的中外名著上面，“小人书”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悄悄地退出了我的精神生活——我的“小人书”时代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手中所有的“小人书”也开始逐渐散失，就像我的童年一样，渐行渐远，消失得无影无踪。

“怀旧是一张网，企图打捞着过去失去的岁月。其实，我们什么也不会打捞得到，失去的一切早已从网眼里流走。回忆，更是一种温柔的欺骗，因为回忆中的美好和当时真实的样子已大不一样，岁月和我们自己的心绪将回忆镀上一层美丽自慰的光泽。”肖复兴先生说得真好。也许，“小人书”的回忆所带给我们的，也正是那样一层美丽自慰的光泽吧，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童年时代精神生活的见证。

“三上”读书

Wocrates 发帖时间: 2001-12-11 22:27:00

我们没有古人的好福气，可以把马作为日常备用品，所以我们的“三上”就只好去掉“马上”。但又不甘破坏古人定出的风雅古训，只好擅自加上“火车上”，算是凑个数，延续个虚名。想欧阳文忠公不会骂我小子浅薄，妄改古人吧！

窃以为，一般情况下，世界上其实有两个地方不适合读书：厕所和厨房，大概都是因为其有特殊的气味。饥肠辘辘者估计没有多少雅兴，口腹之欲要比求知的欲望强烈得多；而传统的厕所臭气翻天，在其中盘桓流连以汲取人类思想的精华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自古以来，估计很少有人故意把饭菜做得无臭无味以提不起人们的食欲而坚韧人的意志，但却常常有人能够而且愿意清除厕所的异味使其不啻于书房。

何必现在，古人其实早已有之：“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



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做贼。’”（《世说新语》）但是，厕所无论如何简陋，其中异味无论如何浓郁，人们总能“久入其厕而不闻其臭”，因为感觉具有适应性，这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原理。

乡下的厕所两个功能：一是让人“清除内存”，“放下沉重包袱”；二是为田地积些肥料，每家每户都自备一份，而且一般不轻易把这优质肥料送入。去上人家的厕所总有某种惭愧心理，让人误认为有什么不良动机或家里穷得没有厕所。

说来惭愧，我的父亲与诸位兄长都是既懒又笨的人，厕所之脏之陋难以启齿，我从小就为此而羞怯，尤其是身处邻居家厕所中而产生比较的念头时，格外地自惭形秽。必须提出来专门作个解释的是，我们乡下的厕所不是蹲的，而是可以坐的，如今回忆起那块冰冰凉凉、滑滑溜溜的横木，仍令我心旷神怡。

我通常是一放学就回家，放下书包，挑一本课外书，冲进厕所坐在那段横木上，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好在几个哥哥都念过些书，家中不是除了课本就一无所有，虽然仅有的书无非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金光大道》、《无头骑士》、《尼罗河上的惨案》之类，翻来覆去都看上数十遍了，却丝毫不厌倦。兄长们的教材当时也是我钟情之物。我上厕所的劲头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去游戏机室与网吧，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最大的后果是两个，一是吃饭时家里派人四处找我（在我们乡下，小孩子玩耍游戏一般是不管的，但必须按时回家吃饭，否则，母亲就要扯着嗓子从村头到村尾叫着你的名字找你）。在他们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就只要对着厕所大喊一声“葳儿，吃饭了”就可以了。二是憋坏了也想上厕所的家人。当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啪啪”地敲着厕所的门（一般是用竹条编织的，很像百叶窗），大叫：“快点，快点！”这每每是我读书到引人入胜处之时，于是漫应之曰：“好了，好了。”延误了几分钟后，“啪啪”之声又不绝

于耳，如是反复几回，我才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合上书，提着裤子出来了。

我不很喜欢蹲式的厕所，也许因为怀旧，也许因为蹲久了双脚麻木，甚至会抽筋，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不习惯蹲着读书。我不习惯公共厕所，大家同在一厕，秽声此起彼伏，都在积极向人表明自己在努力做一件事，况且，邻室往往有抽烟者，而我一闻烟味即会咳嗽。我更怕没有门的厕所，让自己的秽事暴露在他者的目光中（也许只是我的想像，谁有心思盯着那时的你）。

从乡下到城里，从私人厕所到公用厕所，阅读一直是积习。有一次与一位女性朋友上书店后逛街，我在情急之下夹着书进了一家公厕，等我出来时，朋友幽幽地说：“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尽管如此，我的洁癖依旧体现在这一方面：我从来不把才买来的新书带进厕所，偶然几次误带了它们进去，心里总是歉疚很久。

枕上读书分两种：一是平日里无事可做时，习惯于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读书；二是临睡前不舍得很快入睡，还想与书有肌肤之亲，又随手拿来一本书翻起来。现在想来，上大学之前除了写作业要正襟危坐外，我的读书生活几乎都是以在枕上这种非常懒散的方式进行的。

小时候与奶奶睡在一起，这其中也有说法的，好像我的功能是帮助暖被窝以及替奶奶拿水递物之类的，但事实上我对本职工作并没有兢兢业业，反而得到了不少好处。不必说常有形形色色的亲戚给高寿的奶奶送来的贺节拜岁的礼品充作零食，关键的是我可以独享一盏油灯。奶奶睡得早，然后我找条凳子放在我睡的那一头边上，再把那盏油灯搁上，就可以翻书了。

稍大时，我开始一个人睡，家里只给我两块大木板，我找来高矮参差的两条凳子把板子的两头分别压在上头，做成了一张



“高低床”，这样不必再垫老高的枕头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看书了。我住的是后厢房，窗外是我与哥哥们种的一排水杉与楝子树。南国多雨，一到春季，外面风雨大作，电闪雷鸣，雨点敲窗，我则悠然随意读书，真大快人心之事也。后来我才知道有个叫刘禹锡的写了篇《陋室铭》，说出了我有点相仿的心境。

也许是一种自觉，也许是所读之书愈来愈沉重，躺在床上读书的次数渐渐少了起来，虽然偶尔故态复萌，赖在床上读书，但随即会严正地批评自己。尽管如此，临睡前躺着读书却一直是必修课，算作是给生活加些佐料。没有想过刻意用书来催眠，那恐怕是过于亵渎书了，但只要拿在手上的是本好书，精心培育出但却姗姗来迟的睡意刹那间会不知所终，顿生非看完不可的念头。精彩的文学作品或者批评之类的东西会激活我的思考，有时不得不爬起来在本子上记下零星的想法。深刻的哲学书是不敢在这个时候染指的，因为一个晚上太短。后来读到《论语·乡党篇》，心中有些惴惴，总以为读书方式过于随意有碍于圣门之学，我是不是该反省自己身上痕迹太重的文人气？

我一直怀疑骑在马上能否读书。马一走动颇为颠簸，那时看书于眼睛有害，这是现在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而且，倘若马狂奔起来，估计还是保命要紧，哪里有闲情逸致读书！但是现代坐在火车上就大不一样了。我也曾经怀疑火车上是否适合读正经书，不然为什么那些漂亮的列车员和不三不四的小书贩（还有火车站的售书柜台）卖的那些书都跟凶杀、色情、暴力、搞笑、黑幕、内情等等有关，封面上是花花绿绿的女郎，里头是前言不搭后语的文章？还有人一边兜售，一边念念有词：“杂志休闲，奇闻逸事，火车特供，欲购从速！”更让人不明所以的是，这种东西居然在火车上有不小的市场。我开始也尝试着读过一两回，终于茫无所得。

我第一次坐火车大约是大二，一上车，人声鼎沸，拥挤不

堪，想找个空间站直了都几乎不可能，遑论读书。有一次被几个朋友拖着打扑克，似乎极为轻松地消磨了很多时间。再后来，从南昌到北京绵长的铁路一坐一天半，这对于我实在是一种折磨，一路上一脸忧郁痛苦的样子。恰好对面坐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于是找个话题去搭讪，其后又穷追不舍、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找故事趣闻博佳人一笑，不致出现冷场。与女孩聊天真是一副神奇的药，以前一直害怕的“火车综合症”顿时杳无踪迹。以后每次坐火车都如法炮制，居然能够连连得手，在短暂的时间里赢得女子的欢心，通讯录里添了一行又一行娇女的芳名，信袋里多了一封又一封半通不通的信。终于有一次故作深沉，不与人言，静听邻座男女的交谈，猛然发现我和他们其实已经有代沟了，遂不复打那些小女子的主意。

那么，只好读书吧。

试过一回才后悔过去丢失了那么多应该用来读书的美好时光。我在火车上基本上睡不着，随便拿起什么书都能或多或少、或快或慢看下去，丝毫不必去理会他人的吵闹。但是总会有人看了你的书名来与你交谈，而我又有了“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优良”传统，有时与人委蛇盘旋，乐亦在其中；但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不敢有意骗人。于是看书时遮遮掩掩，不让别人从中揪出什么话题。

最好是有些钱买卧铺，上了车，放好东西，拿了书，往床上一躺，不用理会任何人，悠悠哉哉地读自己的书。只是没有想到，我这一举实在太奢侈了，因为它在“三上”中占了“两上”。



持刀读书

江慎 ► 发帖时间：2003.08.25 21:08:00

这个题目有点奇怪，既含几分凶色，又带几分雅气，令人想起年画上的关帝爷，一手擎青龙偃月刀，一手握《春秋》，正是“持刀读书”的楷模。不过我这里所持的刀，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西瓜刀，虽是炎炎夏日，却不是为了开西瓜，而是为了读书；读书，所读的是毛边书，没有一把刀配合裁开纸页，这书就读不成，因此，这把体长而锋薄的西瓜刀便成佳选，两者相得益彰。

西瓜刀是常见的，而毛边书现今就有点稀罕了。据说在中国首倡毛边者，乃为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1909年兄弟俩在日本东京合作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集初版本便是毛边的，回国后，兄弟俩更是大力鼓吹，以至于新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受其二人影响，都出过毛边书，并以藏毛边书为雅事。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曾为当代藏书大家唐弢（其藏书已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编了一册书目，2.63万册平装书中，解放前所出的毛边书，居然有千余种，而这千余种又多是目下所谓的“新文学善本”，着实令人慨叹，由此亦可见当年毛边书的行市。

而到如今，坊间已无毛边书影踪，只有民国时期出的毛边本在大城市的旧书店倒或可偶尔看到，只是售价已然不菲，可谓天价了。

我对毛边书，原是眼不见为净的，自然不会刻意去找。可是，读了几本藏书家所作的书话文字，这些人对毛边书推崇备至；又看到几本毛边书的书影，心里也的确有点发痒，总想买一本毛边书看看，到底有什么好处。但我身在偏僻小城，要买毛边书，简直难如登天。直到一次去上海才在寿康路一文物市场购得一本北新书局1926年初版、1927年5月三版的刘半农译的《茶花女》，书主索价极昂，经还价终以380元买下。我购此书，原是为了满足好奇之心的，并未细加查看，回来后却发现这本书的书影原来正印在姜德明所编的《书衣百影》封面上，而姜氏那本也是三版，便觉得这无意的一笔多少有些意思了。

购得一本毛边书却并没有裁书的体会，因为我的这本《茶花女》早已为原书主裁过了。不过我的遗憾很快得到补偿，就在半月前，收到四川一书友寄来毛边书三册。这三册毛边书都是新出的，皆出于四川藏书家龚明德手笔，若无他的良苦用心，要想拥有一册当代的毛边书，恐怕是难上加难。也因为此，方有“持刀读书”一题。只是我的这把西瓜刀虽实用，但若放到二三十年代，恐怕是要被人嘲笑的。据说当时的文人裁书用的是竹刀，俨然非凶器，倒似乎儿童玩具了。最高级的，据说是用象牙刀。象牙是妙物，高明的钢琴制造师极喜欢用它来做琴键，因为它有无数极密的细孔，比软木更为吸汗，可惜今已不得。用象牙刀裁书，就原料而言，或是世间最奢侈的读书工具了。

我自然不会傻到了那三册毛边书亲自去制作竹刀。过于相信旧文人的“前辈风流”终究是笑话，西瓜刀足用，也就只用西瓜刀了。初裁纸，感觉果然很好，尤其是破纸之声，“哧——”，真可使人上瘾。据传“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好闻裂帛之声，虽然



是亡国之音，终究说明了一种单一的声音亦可如复杂之音乐那般使人迷恋。裁纸之声，与裂帛之声多少是相似的，虽然这迷恋的缘由并不在书，只在于人的癖好而已；而“癖”字，与“病”字也相去不远。我持刀读书，开始觉得还有点趣味，但后来就有些不耐烦了：我喜欢躺在床上读书，这样一手持刀，一手持书，究竟不像样子；而寻找两页纸之间的下刀处更是麻烦事。再加上这三册书有两册我曾读过，重读的兴趣就不高，那一册未读过的，又极一般，若非毛边，我是不屑购之的。该书名为《躲在书籍的凉荫里》，作者姓张，看内中文字，似乎也喜欢读书、买书、藏书，可惜买书的时候总是抱怨书贵，好像书店的书卖贵了一点，就是对文化不恭了；其余文字见识也颇一般，多有酸臭迂腐之气。最可笑的一点是，该君还是孔乙己的同道，也以为“窃书不能算偷”。该君好耕堂著作，为了集齐“劫后十种”，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一边据公藏为私有，一边感叹好书在图书馆无人问津——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读耕堂文字的。因此一例，也可知“毛边”二字，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楔”而已，书内的华章锦句，方是那“珠”；盒子再好，再别致，里面珠子若是狰狞形态，也是无济于事的。

毛边书既丑陋又不易收藏，读时又徒费人工，总使我想起去世多年的祖父。十几年前，我的几个表兄弟因为当时风气，皆蓄长发。祖父好洁，每每见到，总要扭着他们去理发店。毛边书虽非“垢面”，却实在也是“蓬头”的，幸好祖父不读书，否则毛边书也应在修理之列。但我也深知，不管我如何贬损，它始终仍是藏书家爱物，尽管这种“爱”实在是一种病态。这之间的辩证是极浅显的：若现今世界的书籍全是毛边书，藏书家的雅好恐怕就要转到那不易得的“已裁书”了。虽然如此，我对这几册毛边书还是很看重的：无它，人无我有而已。就像一个幼儿园中的小孩，持了一种新鲜的玩具，便觉得可以向他的小伙伴们炫耀了。

以书清心

肖毛 ▶ 发帖时间：2003.01.26 23:08:00

一次只想读一本书

陆放翁在《万卷楼记》中曾云：“学必本于书。一卷之书，初视之甚约也，后先相参……其所关涉，已不胜众矣。”

的确，读一本书，尤其是读一本中国古书时，为了明白文义，有时要被迫翻阅几本甚至十几本书。就算最后真有所得，许多时间也都被浪费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古人的文字太艰涩？这虽是个中原因，却非主要原因。

有些古人，作文往往讲究无一字不无来历，说白了，也就是喜欢吊书袋。直接抄书还没什么，最讨厌的就是过多的“化用”。这种做法，说得好听些，是出于对前贤的尊重；说得难听些，就是变相的抄袭，自己不着一字，却想骗得风流。

过分的生吞与活剥不但令作者丧失创造力，也会让读者感到气闷。一个李太白或杜甫叫人惊叹，两个让人惊讶，十个便令人迷惑了：如果人人都作什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却没人肯动手盖。



一间希望小学，那么，中国的文学广厦最后便会被一片和声震坍，一座都不剩了。

有没有这样一本书——读的时候，你或许可以想到另外的十几本书或者人生的种种苦乐，却不需要去翻找任何书籍或资料？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把眼光转向外国文学。

又想起鲁迅先生希望人少读或不读中国古书的那些话。

只读自己买的书

有一天，偶然同别人谈起中学时学过的古文。对方问“书非借而不能读也”出自哪篇古文，我回答说，连作者是谁都不记得了。“袁枚嘛，肯定是他！”他张大了眼睛，“你不是喜欢读书吗，连这个都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我毫不脸红地说，“不过，这么有名的话，网上一定能查出来。”一查，果然是袁枚的话。没再查它出自哪篇文章，因为我根本不感兴趣，也从来不同意这句话。

人人都说袁枚是才子，我对才子却一向都敬而远之，能把中学时被迫学的那篇散文忘得一干二净，真是我的造化。家里只有一种《子不语》，像我这种不学无术的，只配读这个。那本四处发散着才子气的《随园诗话》，偏偏不买也不想读，哪怕有人肯主动借我。

对我来说，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书，就像替人家暂抱的孩子，不管可爱还是可恶，心里始终觉得隔膜。去图书馆借呢？不行，我既受不了那些横眉之对，也不愿拿嗟来之书，总之图书馆是我所不愿去的。

读书，就该读自己买的书，这样我才可以胡作非为，就像《丁丁历险记》里的卡尔库鲁斯教授一样。

奇怪的记忆

昨晚对着书柜发呆时，忽然想起了这样几句文字：“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见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私下里，除《飞鸟集》外，从未刻意背诵过任何诗文，所以，这些话当是潜意识替我引入大脑内存中的。第一次读它的时候，才刚上初一吧……可是，它是谁的作品呢？

鞭炮在窗外呜呼哀哉，我在室内静静回忆。

一片空白。既然记忆不肯给我任何提示，就只能一本本地从架子上抽出那些古诗文集，吵醒睡在书页中的年轻时代。最后，我的眼停在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小册子《汉魏六朝赋选注》上，这是1986年买的书——那时生命还没真正开始呢。1989年以前，什么都不懂，却偏偏什么都喜欢相信。学校里的那些教师，除了教唆，还知道什么？

鞭炮声更高了。谁肯无所谓地自毁，只为博取他人一粲？小年也是年，小畜也是畜，狞笑也是笑，麻醉也是醉。闭上眼回望，看见一条尘土飞扬的路：被纷纷击落的星辰，变成了圆滚滚的宠物；啪啪啪，一颗颗心脏被行人踏碎。那时候，我竟然毫无感觉。

屋子里弥散着一团烟雾。蓦地，烟雾中涌现出几句杜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前者出自《春日忆李白》，后者源自《咏怀古迹五首》，应该没错，可是，为什么偏偏想起这些与庾信有关的诗？再翻到《汉魏六朝赋选注》的最后一篇，读了几句《小园赋》，记忆又回来了：“昔年移柳”当然是庾信所作，它的题目应该是《枯柳赋》。再查书柜里的几种选本，却都没收这一篇。过去究竟是从哪里读到它的？《庾开府集》？不可能，书太贵，从未买过。



又想起几句：“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这又是谁写的？一点儿印象都没有。“我的天，一个人从飞机上摔下来了！”这是谁说的？当然是《黑岛》中的解说员啦！有时，我的记忆力真怪：不想特别去记的，始终都记得；想从记忆中搜寻的，却翻检不着。

赌气与被迫

从1月16-24日，共买了43本书，尽管多半为3-5折，也花掉了我340多元。单位真应该把我的年终奖直接划转给各大书店。这些书中，有些是因赌气而买，有的却是被迫买的。

1月20日，买到两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正文很喜欢，那些“绰约”的插图却让我上火。21日晚，一连买了四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中学生编的“中华文明丛书”：《明清小说》、《唐诗咀华》、《宋词掇英》、《少数民族文学》。为什么买这些不看正文也无妨的书？里面的插图很多，尽管不很清楚，却不像《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的插图那么蒙眬——所以，买它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赌气。

《陶庵梦忆》、《神仙传》、《列仙传》、《荀子》、《礼记》、《汉魏六朝散文选》、《丰子恺漫画》这几种书，家里早就有了。可是，还是在10日买了上海古籍版的《礼记译注》、江苏古籍的《汉魏六朝文精选》，24日买了上海古籍版的《荀子译注》、《陶庵梦忆》、《丰子恺古诗新画》、《荣宝斋画谱·丰子恺卷》，学苑出版社的《神仙传》、《列仙传》。这不是浪费吗？不过，行为虽奢，实属被迫。为什么呢？现在我就进行一番检讨。

我的《礼记》、《神仙传》、《列仙传》都是上海古籍很早出的影印本，字小得难以看清，若非饥不择食，多年前怎会买这些书？孔夫子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呢，就不许我鸟枪换炮？

而且，这三本既然都已4折，不买就是犯罪了。什么时候能看到4折的《玉台新咏》？我那本影印本，如果不用格尺，眼睛就不知道该从哪行看起。

上海古籍版的《陶庵梦忆》，校注者是夏咸淳先生，与家里的那本《张岱诗文集》的整理者为同一人，书里还有精当的注释，比早买的作家版易读，买就买了吧，钱就是用来花的。《荀子译注》也比家中的中国书店白话版强，虽然原价很贵，4折后，不买就是傻瓜。那本《汉魏六朝文精选》中的每一篇都读过，可书中的国画实在带劲，又是曹道衡先生编注的，很多年前就想买了，趁现在4折，赶紧潇洒一回。

《丰子恺古诗新画》、《荣宝斋画谱·丰子恺卷》与家里的山东画报版《几人相忆在江楼》这三本书，里面互有重复，但《丰子恺古诗新画》中的大部分，《几人相忆在江楼》中没有，《荣宝斋画谱》中的彩色风景画，另外两种中都没有，又怎么忍心割舍其中的一种？！

因此，这些书买得并不算太奢侈。《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图典》这本，买得才叫过分呢。那些正文在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教材中都有，本不必买，那些清晰的图片却让我犯了罪。

读聪明书的笨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明人小品十家”与“唐宋小品十家”这两套丛书，以前买过几种5折的，感觉注释多是废话，就像学苑出版社的《神仙传》等书中的注释一样。那些编著者除了查《辞源》，似乎什么都不会做。如今见它们4折，才补购了几种。回家后，随便翻开其中的《王季重小品》，在第1页看到一篇名为《简夏怀碧》的尺牘：



丽人果解事，此君针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即欲为之作缘，恐职方亦自岳岳。买鱼喂猫则可，买鲋鱼喂猫，无此理矣。

我没读懂。“此君针透”与“为之作缘”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恐职方亦自岳岳”？夏怀碧又是谁？文后的注释中，只对“职方”、“岳岳”、“鲋鱼”作了注解，一翻《辞源》就知道它们都是从其中抄出来的，只把《辞源》中的“××貌”字改成了“××样子”。

看前言，发现里面居然有对这封信的称赞：“此外如《简夏怀碧》等，均是妙语如珠的佳作。”妙在哪里呢？我毫不怀疑编注者的理解能力，只为自己不懂其中的妙处而悲哀。看完前言，觉得非常熟悉，找出周作人的《夜读抄》，觉得它似乎是从“文饭小品”一文中化解出来的。

又翻了几则王思任的文字，感觉文后的注释基本上都是我不需要看的，而想知道的却偏偏不肯给我半点暗示。编注者们呀，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为我这样的笨人多考虑一下，少编一点太聪明的书？

难补的缺

16日所购诸书中，有一本4折的《韩愈选集》。韩愈是谁？唐宋八大家之一嘛，卖糖葫芦的老太太都知道。但是，此前我竟然没有一本他的选集，而且家中缺的还不止韩愈：《古文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庾子山集》、《全唐文》、《杜工部集》、《柳河东集》、《韩昌黎集》、《刘梦得文集》、《临川集》、《东坡全集》、《山谷集》、《渭南文集》、《袁中郎集》等等必备佳品全都没有。

我哪里像个喜欢读书的人？可是，我又怎么读得起书？中学时，为买一套王岐注的《太白全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凑出那9.9元。后来，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哼，等我阔了，统统全集的买！结果，现在除薄薄的《刘禹锡诗文选》、《柳河东小品》、《三苏文选》与几种明人小品选集外，连本杜诗选都没有。

16日晚，突然梦醒书店，才开始买选集：《韩愈选集》、《陆游选集》等就是这么来的。《杜工部集》、《柳河东集》、《韩昌黎集》这三种，倒是有4折的，却全是校点本，看了肯定不懂，不如不买。

什么时候才敢买《东坡全集》？对《东坡志林》运了几个月的的气，还不敢下手呢。

也可以清心

这几日所买的书多数是古籍，这并不怪我——谁让那些古籍近来纷纷降价了呢？新的外国文学作品只买了本《里尔克散文选》和《聂鲁达诗集》，为怕看糟蹋了，买到手就送人了。还有三种，也是外国的，却都是画册：译林新出的《扬克夫斯基漫画》与《博芬格漫画》——德国漫画，必属佳作，岂能罢手？《我说，你是一头熊》也是德国出品，却属于儿童画册，作者名叫雅诺什。

雅诺什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在1998年刚推出他的这套儿童画丛书时，我就狠狠地盯上了它们：大16开，彩印，每本10元左右。我等。去年，6折了，买下三种。21日晚，发达了，又买下一本3折的。画的内容，我就不必说了，反正用“超一流”来形容也过不过分。

此外几本也都是画册，或者里面收录了不少有趣的画：《装饰图案》、《荣宝斋画谱·傅抱石卷》、《书籍装帧设计》、《插图



设计艺术》、《漫画漫话》、《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陈洪绶》。

《装饰图案》里，收录了世界各国远古时代的壁画、雕塑、装饰图样，描绘得很精致；《书籍装帧设计》与《插图设计艺术》中，附有大量黑白、彩色的书籍封面及插图。此三本全部3折。

《荣宝斋画谱·傅抱石卷》里全是彩色的大画，里面的“九歌图”等，瞟上一眼就可以清心；《明清中国画大师研究丛书·陈洪绶》这本，里面有一些水浒叶子与离骚图等，在买不到《水浒叶子》前，以其清心也可；《漫画漫话》是华君武所写，正文没什么意思，那些漫画却可以清心。

冷笑的看着

翻开新买的《神仙传》，扑面而来的大字让眼睛很舒服。翻到“壶公”一则，越读越觉有趣：

常悬一空壶于座上，日入之后，人莫知所在。唯长房于楼上见之……公知长房笃信，语长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

如果费长房看不见这个有趣的老头子，壶公的故事也就无法流传，无数的诗人就少了一个用典的机会，我也不会在这一绕舌了。可见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凡事只要发生，哪怕是被编造出来的，就总有传开的机会。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老话，既是劝告普通人，也是劝告那些喜欢玩壶的老头子的。如果本来无一壶，又在何处惹尘埃？

能够招摇撞骗的也不只是神仙，每个人都有骗人的权利和受骗的机会，就看你是否愿意履行上天赋予的权利与义务。不过，

我可不想躲进壶里。

那天在书店偷翻季诺漫画时，曾看见这样一幅二格漫画：第一幅画的是一所封闭的房子和许多围观的行人，房子里有人大喊：“快帮我找到房门的钥匙，我要从这房子里出去！”第二幅的画面基本相同，房里的人却这样喊：“千万别让任何人找到房门的钥匙，我不想离开这个美妙的地方！”这间房子与壶公的壶有什么分别呢？想了半天，仍不知结果。

我也不想被骗——买书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可是，光会一味买书，也没多大作用。陆游在《万卷楼记》中的这些话，或许就是在讽刺我这样的人吧：

而近世浅士，乃谓藏书如斗草，徒以多寡为胜负，何益于学。呜呼，审如是说，则秦之焚书，乃有功于学者矣。

细想，又觉得未必是在说我，因为我连“浅士”都不是，也玩不起藏书，更不知道怎么“斗草”。我买书一般都很慎重，除非是在赌气的时候。虽然我的确喜欢买书和看书，但我终不过是一个喜欢冷笑的看客而已。对我这样的人，除了清心，书再没半点用处。



秋雨敲窗话旧书

香笛 ▶ 发帖时间：2001.09.01 23:32:00

断续下了一天的雨，独自在屋里整理书籍，不经意翻出一本旧时的笔记来。此书非彼书，上面全是些写给自己的闲话。

一

张爱玲在十几岁时就对自己说：“出名要趁早。”她不顾一切，拼命地写作，拼命地发表，在那段时期里，她几乎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作品，奠定了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张爱玲晚年客居他乡，在孤独中，她会怎样怀想悠悠往事呢？依她的个性，断然不会向外界妥协和自责，她所需要的只是抓住有限的生命完成自己，她这样做了。

张爱玲远逝大洋彼岸，作为物质的个体早已化为灰烬或泥土，而她留下的文章却让我读懂了上一个时代的女人，读懂了千百种飞翔的一种。读她的作品，常常会浮现出陈逸飞画作《浔阳遗韵》的场景，那是一场故事的旅行。

我常幻想自己的思维该有翅膀，可以随意钻进书中任何一个人物的灵魂里，融进他们的意识，主宰他们的言行。这样，我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既定的轨迹里驰骋，开始一段段美丽的行程。在那一刻里，我可以是风尘仆仆的仲尼，也可以是一苇渡江的达摩，可以走进已经斑驳的宋版《史记》，体会霸王破釜沉舟、横戟马上的雄武，可以踟躅于太虚幻境与红粉众钗同其歌哭。

悲剧和坎坷对我都有一种感召力。李敖的“皮肉生涯”是在书中，而我的泪水和欢笑亦化身于纸页中。默默回顾走过的日子，那些动人的细节会随案上的茶香幽幽地浮上来。那么久了，却还留下深深的印迹。

倘有此心在世，倘有彼心能悟，则漫漫长路又有何患？

二

有一青年问清代袁枚：“何种诗最耐冥想？”袁枚不假思索地说：“梦里不知凉是雨，醒来微湿在荷花。”袁枚不愧是大才子，所举诗句，顿时予人一种思绪的沉重，心情在文字之外，又在文字之间。

此种魅力，在宋元以后的中国山水画中最易现出。若元朝倪赞的长卷“江山雪霁图”，雪野漠漠，气色清寒，孤星冷落，大地岑寂，茅屋内有一个读书人的影子隐约可见，远处雪线越来越淡，终于隐入严冬的云烟之中。荒寒无际，一派文人气。

时间的洪流卷走了古人的浪漫气息，只剩下若断若续的余脉，真正的知己和性情中人越发稀少。古人得真境界者，如苏轼摩挲肚皮，问一群女子其中是什么，一女说文章，东坡摇头，侍妾朝云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笑，极力推重。有内涵的女子善于表达自己，朱淑贞的“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别有滋味。古今人情不相远，我们体察这种心境时不免郁结惆怅，她



们是内外皆秀之人。

在人海里载浮载沉，才知道日子原是不偏不倚、亦步亦趋地平分给我们每一个人。生活规则里刻琢出来的我们好像有着同样的面纱和盔甲，就像一条蚕轻轻爬在生活的网格里给自己作茧。市井的纷繁在人与人之间隔出一道墙，再难感觉那种真纯得可以见底的心灵。

衣鬓香影之外，谁还会像李贺怀念苏小小那样，捕捉到悠深岁月里的千缕情丝？以至于把她想成“幽兰露，如啼眼”，凄美得令人颤栗。其实干将之所以为春秋名剑，端赖知己的珍爱，诚如人间有百媚千红，我独爱你那一种。

三

一直想把写作当作一种习惯，却没有太多的毅力和决心，说容易做起来难。只因为俗事太多，功利心太重，于是只好让心事成灰，记忆成寥。

年少时读金庸《天龙八部》的时候，翻至“塞上牛羊空许约”一节，说的是乔峰一掌挥去，风雨桥头，阿朱随风而逝，只剩下同牧牛羊的盟誓，在茫茫时空里穿梭。当年唐婉被迫离陆游而去，别时以一盆秋海棠相送，陆游问：这是什么花？唐婉答：这是断肠红。此一问，彼一答，字字都是痛。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纵有千言万语，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不尽枉然。古老的爱情故事——那琴剑合璧的侠骨柔情，那非此不可的人间痴爱——在现时代已难寻觅。

夜里翻开戴望舒的《雨巷》，感受着那份静美与忧愁。梅子黄时雨，自己仿佛就是江南小巷里走着的那个女子，想起南唐李璟的那首《浣溪沙》，“丁香空结雨中愁”，这种跨越时空的相遇，怎不让我深深感动。再读到他的《过旧居》和《示长女》，“妻

如玉，女儿如花，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露台旧颜未改，伊人已随风去，诗人以特有的宁静回溯那些飘然远逝的温馨，其中的怅然和伤感让人感同身受。从日出到暮霭，从黄昏到黎明，可总不见“你们”的身影，“如果人家窥见我们在灯下谈笑，就会觉得单是为了这也值得过一生”，我已无语，亦不忍卒读。

人间有太多的思念，总是带着缠绵的惆怅。相思蔓延成不眠的灯，而喜悦只闪烁在我的梦里。

天地有情皆白发，人间无意了沧桑。我不后悔，只是无法忘怀。

四

中国古代的鬼故事，最多是人鬼相爱的内容。活人在现实中无法妥协，身死为鬼，就有了变通的余地。在这些鬼故事中，女鬼尤为吸引人，鬼影婆娑，个个美艳绝伦，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学情味。

《牡丹亭》是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四大剧作之一，杜丽娘游园惊梦，伤情死后魂魄不散，与柳梦梅阴灵幽会，暗示柳生掘墓开棺，丽娘起死回生……这个戏剧的故事显然出乎生活常理，带有幻想的性质，但丽娘作为鬼魂的形象所蕴含的艺术魅力却强烈地叩动着古代青年男女的心灵。一个娄江女子因读《牡丹亭》断肠而死；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有“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的描述。

另一部晚明佳作周朝俊的《红梅记》说的也是鬼：南宋权相贾似道泛舟西湖，伺妾李慧娘偶见书生裴禹，失口赞叹“美哉少年”，归府后即被杀死。此后贾又把裴禹囚于书房红梅阁中，是李慧娘的鬼魂救裴脱险。60年代初，孟超先生曾将《红梅记》改编为《李慧娘》一剧，演出后轰动一时，深受中国百姓的喜



爱，文艺界还因此展开过一场“鬼文学”的讨论。孟超先生在改编创作《李慧娘》时，完全是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且根据时代的需求，给主人公加入了强烈的爱国意识。虽如此，孟超先生后来的遭遇却是不堪尽言。

苏小小是最有才情的女鬼，南齐时钱塘名妓，貌绝青楼，年少早卒，葬于西泠之坞，芳魂不殁，往往在花间出现。《乐府诗集》中有她的《同心歌》：“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多少文人才子为之不能自己，纷纷前去拜谒她的坟墓。有李贺的“幽兰露，如啼眼”；有徐渭的“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罢双飞”；还有大诗人白居易的“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绿草如茵，松树如盖，宋时的才仲寻其墓拜之，幽昏三载，亦卒于杭，葬小小墓侧。如今，苏小小的踪迹哪里去寻呢？西泠桥旁的墓在文革初已被拆毁，油壁香车不再逢，留给后人的只有西陵下的风声雨声。

太多鬼的故事，总是让人难以释怀。晚唐的一位湘女，才情曼妙，死后诗魂不散，所作诗被人记下：“红树醉秋色，碧溪夜弹弦。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一样是多愁善感，一样是风雨年华，这样清新的鬼故事，我最喜欢。

其实说人说鬼都在其次，人生难堪，在鬼影中也别有一番沉重。

书与女人

鸟游 ▶ 发帖时间: 2002-10-07 16:24:00

曾经以为自己是书痴或者是书蠹，甚至是书淫，会和书一生一世地厮守下去，曾经以为书与我如同美女一样。现在才知道不是，不经意间，我已经很久没有买新书了，也好久没有看书了（现在居然习惯在网上浏览）。

同事还我一本王小波的《青铜时代》，翻开看看，顿觉心痛，里面颇多褶皱。用大学时代的话语来说，这书已被摧残、糟蹋得不成模样，已是残花败柳之身。我把我的感受说给同事听，居然被说有洁癖。难道没人觉得翻开光洁、坚挺、华丽的纸张的时候就好像打开少女的胴体吗，而那种软塌塌、皱巴巴、黄褐色纸张的书就好像纵欲过度的老妇。

看书的时候，手感很重要。我曾经把新买回来没翻过的书称为处女书，第一遍看为处女看。即使再熟的哥们，转让处女看肯定是不行的。三毛说过，书与牙刷不借，我深有同感，看见有些家伙恬不知耻地宣扬“书非借不能读也”，真想抽上两嘴巴。

偶然翻到董桥的一篇文章，里面关于书和女人的关系深得我



心，抄一段和大家共享：

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说得那样起劲，其实，如果人穷的话，爱书成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寻书、觅书、买书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物力。记得大学时，每到周末，总要和一好友骑着破单车满城绕，拜访大大小小各种书店，淘书。有时候会对淘回来的书做修修补补的工作，用些糨糊、纸、线，一些书就又容光焕发了。最凄惨、最悲壮的一次是，用生活费400元中的200多元买了套莎翁全集，然后喝了半个月的粥，谁让书店节日让利，全新的上海译文版朱生豪译的只要七折呢。

学生时代买书总是节衣缩食，总是想着哪日工作了，有了薪水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哪里知道工作了以后就完全淹没在这物欲的世界里。好友曾凄楚地对我说，因为没钱买房，他的那些书只能锁在暗无天日的箱子里，满满四大箱，就等着喂虫子。有一种叫蟑螂的虫子，会产一种黄黄的液体，那种液体流到纸张上，纸张就会变得很脆，一捏就全变粉了。

我知道他的那些书是怎么辛苦得来的，特能理解他的痛苦。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钱，女人养不起，书也快养不起了。

胡乱谈书

危舟 发帖时间：2001.07.08 11:09:00

仔细算算，从识字起到现在已读了将近二十年书，可是对书和读书好像还是感到有些陌生，觉得有必要理清此方面的思路。

我的读书史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小学四年级之前，我基本上沉浸在童话世界里面，此后则有些远离书本，直到高二时碰上一位影响我思想历程的语文老师，情况才发生变化。从此，书成为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东西。

买书是既费钱财又费精力的事情，攥着手里省下的几个铜子，面对茫茫书海当然不能随便下手，在书堆里钻了半天最后总算找出几本合自己心意的书来，一加书价往往脑子里“轰”的一声，暗暗叫苦：完了，钱可能不够。下次再来买吧，可是真的能相信老板会把这几本书给你留到下次？就算是真的，回家后能不惦记着吗，晚上还能睡得香？没法子，还是乘上公交车马上回去带足钱，赶回书店抢走了再说。在抱得好书归之后，人已是车马劳顿、浑身疲乏，接下来会有两种处置书的情况出现。一是立刻开读，二是把书小心放好留待日后细细品味，因为在此之前像这



样抢来的书已有许多，根本来不及读完。

买了书却不去读，这一点往往成为攻击一些人附庸风雅的铁证。不过依我看来，有人知道还有风雅要去附庸总比风雅被骂作臭狗屎要好些。更何况购书、再藏之，其中之味非亲身体验者是难以明白的，或许这与女人采购服装却不一定要穿的那种疯狂有着相通之处。还可以试想，若遇有一漂亮姑娘，那也不一定非要她成为自己的老婆不可，但总希望她能住到你家隔壁来，成为你的邻居，那样你每天出门能看上几眼，心情也会舒畅许多，退一步讲，即使见不到她，心里也会感到踏实些。一想到那些在自己柜子里的书我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原则是书即使不看也可以不买，因此书就越积越多。

书多了要占用空间也是一件麻烦事，像我这样住集体宿舍的人在此问题上更是苦恼多多。放柜子里吧，就不得不侵占衣物的地盘，放外面又担心被人弄丢弄坏，结果是往所有非显露在外的空间里装书，衣物也只得压实了尽量节省些空间出来。还好老家那里放了一部分书，否则现在的宿舍肯定是承受不了的。问题是书还在增加，空间却从没有多出一立方厘米来。

书最重要的功能是用来阅读，而读禁书是读书经历中最为畅快之事，尤其在冬天缩于被窝里读，那种感觉实在是美妙至极。除此以外，就是在课堂上抽屉里的阅读，讲台上教授正讲着电路或电子技术，下面却在读马尔库塞。还有在开大会时任凭主席台上的领导唾沫飞溅，我自陶醉于书中的阅读，上面叫嚣着自己的民主，下面却在读托克维尔讲别人的民主。或者索性在上课和开会时大读禁书，那种感觉实在是爽极了。因为读禁书或偷着读书都有一种正常阅读难以体验到的感觉，即做贼的感觉。至于做贼的快感如何，我也表述不清楚，还是用让·热内的话来说吧：“偷窃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帝王。”

虽然读书的时间也不短了，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阅读，我似

乎还有些糊涂。卡尔维诺曾经把阅读和做爱作比较，认为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内部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差别在于，恋人们互为读本，对身体的阅读不是线性的，而对书本的阅读则不然。那么对书本的阅读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为什么要阅读？我的阅读也许是源于一种焦虑感，现实世界带给我的无论是恶心还是荒谬，都在向我显现着我的软弱、我的无家可归，我因焦虑而需要逃亡，逃离这种奇特的状态，于是搭上阅读的列车。我不知道列车驶往何处，但只有在车上时我才能看见自己，虽然那也可能只是一个镜像。在疾速行驶的阅读列车上，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说，时空的确会发生变化，可以说阅读将人送入了不同的时空。

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有一种关于为什么阅读的说法就是获取知识。知识就是力量，老培根说。知识就是权力，叛逆的福柯说。知识存在吗？也许正因为知识可以是许多东西，也许确切的知识根本从未存在过，只是我们用自己的狂妄建立起来的大厦让我们着魔了，所以我并不期望从阅读中获得什么所谓的知识，阅读仅仅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最后写一句被套用得俗的话：我阅读，我存在。



读书见性三则

桥东里 ▶ 发帖时间：2003.06.10 00:58:00

一

以喜好收罗天下女子为理由来指责古代的皇帝们，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一件事，尤其当这种指责出自读书人的口中时。诸君不要误会，我并非是说读书人都是一群好淫欲的家伙，假使试着将“女子”一词换作“书籍”，便知我所言非虚：每当见到合心意的，总是心痒难挡，恨不得立刻将其迎入内室；一旦到手，先是喜不自禁地抚摩一番，最初三五日必是常伴枕席，但没过多久就束之高阁弃之冷宫，再去觅寻新鲜；闲暇里喜爱进行检阅一般的巡视，此时除心满意足外，心中还涌起淡淡的歉疚：“原来还有这许多未曾亲近，不知何日方才得以宠幸？”看，你能分辨出这是谁的想法吗？

二

汉代有一个皇帝选人与匈奴和亲，他受了画师的蒙骗，错把

自己所拥有的最美丽的妃子送与匈奴单于。当然，他事先并不知晓自己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妃子离开京城的那一天，皇帝最终见到了妃子，他感到巨大的后悔与伤心，因为在此之前他居然没有目睹过这位就在他身边的女人的芳颜。对于一个致力于尝尽人间美色的嗜食者而言，这几乎是不可忍受的耻辱与遗憾，因此皇帝陷入了永远的谵妄之中。这个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当然，结尾是我擅自添加的，但这似乎更具有戏剧效果与一言难尽的寓意。我的意思是，假设美丽的妃子变成了一本四处搜寻而来的书，那么我们——昏庸的皇帝——会难逃得而复失的命运，在离别的最后一刻终于见识到她的姿色，然后不可挽回地分别而痛哭吗？

三

格非在《欲望的旗帜》里提到张末最爱读的两本书，一本是《堂·吉珂德》，一本是《卢布林的魔术师》。张末每天晚上读《卢布林的魔术师》，总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曾山很奇怪，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张末告诉他，就是因为是自己最爱的书，所以她总舍不得马上把它读完。“不过很可惜，”张末说，“我已经把《堂·吉珂德》读完了。”

我总希望拥有一本怎么读都读不完的书。这倒不一定是因为它的长度，我读书的速度本就太慢，一本两百多页的小册子我可以读上一个星期，或者还没读完；照这样计算，《追忆似水年华》我真可以读上五十年了。不是这样的意思。最好的衡量方法也许是那个被说滥了的“荒岛之书”——要是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会带哪一本随你一起独自上岛？

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是照我的理解，那应该是一本如真实的世界般复杂的书。《堂·吉珂德》说不上复杂，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本讲述漫游者的书，这对一个坐困孤岛的人来说未免残酷了



点吧。《追忆似水年华》也必须摒除在外，它太纤细，绝对不适宜。中国的书里可能想来想去也只想得到一本《红楼梦》吧，它仿佛一个微观的世界，胡河清用过“全息”这样的字眼来表达他的感受。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之前所立的标准应该作一个调整：不是“如世界般”，而是这本书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宽广得足够让人在里面遨游，每一次遨游都能发现新的去处。

博尔赫斯走得更远。他说：“我们是一本神妙的书中的章节、词语或字母，而这本永不停顿的书就是世界上惟一有的东西。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世界本身。”

其实在电影里也有着这样一种“荒岛之电影”，它的一个标志就是人们长时间地不知疲倦地谈论它，引用它，挖掘它，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我所知道的最近一部“荒岛电影”就是《黑客帝国》（当然是第一集），但老实说，这片子我顶多只能看五遍。

“荒岛之人”呢？当然是你所爱的人。怪不得金庸喜欢设置这样的情节：郭靖和黄蓉在压鬼岛、张翠山和殷素素在冰火岛、狄云和水笙在大雪山。其中最美妙的要算张、殷二人了，道理很简单：他们生下了张无忌。可见，荒岛之上能享鱼水之欢是选择“荒岛之人”的首要条件，若是其中夹杂了病恹恹的洪七与断腿的欧阳克那就无趣得很。张氏夫妇在荒岛上没有礼法上的障碍，但如若有人在旁虎视眈眈却又放不开，难怪殷素素早早就废了谢逊一双眼珠子，想是有先见之明。

到处相逢是偶然

老冷 ▶ 发帖时间：2002.08.01 18:28:00

我发“残书五种”帖的时候，并没指望意外之喜，只是想披露一种藏书情态，然而天上居然就掉下了馅饼。先是孤云兄惠寄《钱注杜诗》下册，使我那本上册不再孤单；接着木兆轩主人兄慨赠《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上册，使我终获全帙。书人雅致，乐莫乐焉。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南宋郎晔选注，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表进。老商务的《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影印过宋本，北京的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7年推出新的标点排印本。木兄慨赠而使我残本得全的，就是这种标点本。木兄原以为，既然两个残本都出自潘家园，当本属一套，乱中颠沛而致分离，因此要助其夫妻团聚。今天接到木兄寄书，比较之下，发觉原来不是一套。我的下册上原有藏书印，为“机械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书刊资料”藏书章，而木兄这一本有“首都图书馆藏书”印。虽然两书品相接近，宛若原配，但毕竟不算结发伉俪，其原配夫妻，各已散落书市，永难镜圆矣。



东坡诗文，我20岁以前是极喜欢的，可是多年来没有再读过了。去年夏天接到一位先生的电话，说周一良先生在打听一个出典。周先生整理掌故时看到一副对联，其中有句“自古读书先读律”这样的话，觉得奇怪，不知“读书先读律”出于何典，让我们查查。我首先想到，读书人居然如此看中读律，大概是两汉的事情。可是翻书很久也查不到类似的典故，实在无法交差。一直到去年冬天，我在北大旧书摊上买到一册陈迥冬选注的《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随手翻看，在《戏子由》一诗中读到这样两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如梦方醒，才明白这是针对王安石变法时提倡律学、轻视文赋而出的讥讽之语。周先生所说的那个对联，当是借用此典。问题弄清楚了，可是这时周先生已经仙去。

从专业角度说，我不喜欢读东坡的史论，他的史论多是强词夺理，狡言立异；但是又不得不佩服他很会狡辩，而且才情雄浑，汪洋恣肆，那种开口成理的气势，确实令人折服。比如《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礼义信足以成德论”，上来就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佚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这很像文革中响彻云霄的社论，上来就是：“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支持革命的，另一种是反对革命的。”在这里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文化精神的继承性和一致性。

拉扯这么几句，其实是想向木兄和孤云兄道谢。诚如东坡诗句：“到处相逢是偶然”，“今世有此古丈夫”。

似曾相识燕归来

注注 ▶ 发帖时间：2002.12.26 00:48:00

上海文艺出版社算是大陆较早成立读者俱乐部的出版社。我是他们的“元老级”会员，现今还保留着的会员证，编号是 B-0029，也就是说，我可能是全北京市的第 29 个会员。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参加某个由同一爱好者组成的俱乐部，实际上等于加入了一个虚拟社区。那个时候，每隔个把月接到俱乐部邮寄来的书讯，是件很开心的事，不亚于现在登陆闲闲书话。我从书讯里找出我所想要的书籍，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向出版社邮购。这些书籍，一方面是我喜爱的；另一方面，由于流通渠道的不通畅，那时不通过参加读者俱乐部这种方式，许多书在书店里就根本买不着。上海和北京之间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一地滞销、打折的书，在另一地则奇货可居。

参加读者俱乐部的好处是不但相对容易买到新书，还能以略微打折的价格买书，还有就是我所有的 80-90 年代上海文艺版的书，全是初版本的。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太知道讲所谓版本。



上研究生时，偶然看到邓云乡先生回忆老北京的文章，马上就为其深深吸引住。有一次，在中戏某十二钗之一的宿舍里，见到墙上挂着邓先生的赠诗，羡慕非常，他的每本书我都想买，所以当1985年读者俱乐部预告将出版《燕京乡土记》一书时，我立即订购了一本。待到书寄到，我打开牛皮纸包装，第一眼看到的封面是这样的：深红色的底子，绘有旧京风俗“做烧饼图”和题诗，右边泥金色竖条上叶圣陶先生题写的书名。整个封面大气庄重，仿佛皇城红墙一角的剪影，把老北京味儿完全展示了出来。翻开书，前有八页老照片，顾廷龙、周汝昌、陈兼与三位先生作的序，目录分岁时风物略、胜迹风景谭、市廛风俗志、饮食风尚录四部分，略似古籍的分卷。

实际上，这是延续了1935年北平特别市政府编纂《旧都文物略》的体例，那本关于旧北京风貌的划时代著作，也是经邓先生在上海旧书店搜寻到，写文章推荐，从此才不被埋没的。我认为，由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开始，经邓云乡、金受申等老一辈学人对旧京风俗风貌的回忆和褒扬，老北京的形象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突然美好了起来。借着这股风气，老照片、老古董、旧书都很快走红。1997年《旧都文物略》拍卖出了2000多元的高价，而编纂者之一陈兼与先生竟无从藏得一本。

《燕京乡土记》这本书我接着又邮购了一本，送给我的伯父——一位在文革期间不断给我寄书的老人，是他培养了我爱书读书的习惯。邓先生在杂文里提到很多人向他求购《燕京乡土记》，而出版社印数太少、连他自己也无能为力时，我总为有先见之明而庆幸。不料，我的书在1989年初参与拍摄一部电视片时，被我自己拿到摄制组里，再也没要回来。伯父的那本又被他的孙子、我的侄儿带到学校里弄丢了。两本书相继遗失，实在遗憾！

1998年，《燕京乡土记》出了中华书局的增补本，增加了三

分之一多篇幅，书也分成上、下两卷。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上海文艺版的书是最好的。找到这本书几乎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了，在潘家园、在报国寺，在天津、衡水的旧货市场，我的眼睛里一直有这本书的影子。直到几个月前，在史眼镜售书的帖子中，我发现了这本书。但是，好书若佳人，书已被散木兄捷足先登订购了，权衡再三，我决定开口向散木兄求书。散木兄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踏破铁鞋无觅处，难道这本书如此轻易就回归寒舍了么？

过了一两天，等不及了的我，找了个在距史眼镜家不算远的地方开会的时机，提前溜出来，去眼镜那儿拿书。几个月不见，眼镜的家更拥挤了，书堆简直成了灾，经常会发生塌方。眼镜兄照常以难以觉察的笑容迎接我，并帮我在书堆里翻找《燕京乡土记》，但是，没找着。他突然拍脑袋，想起可能装错了，给放在寄往渡渡鸟的书包了，赶快走出房门，打开墙根下一溜牛皮纸方包——那是准备寄出的书。可是，没有渡渡鸟的书。糟糕！眼镜猛然想起渡渡鸟的书已经在昨天寄出了。

我取走了在眼镜处订购的其他书，又挑了两本别的，可是我最想得到的却没能拿到。打车回公司的路上，我的情绪有些低落，惟一让我欣慰的是，渡渡鸟这位书友的人品，和散木兄一样让人放心。这从网络上的三言两语就能看得出来。

说起来，我和渡渡鸟的接触比跟散木兄要早得多。在我的第一个帖子“含雪堂陶瓷书目”里，他跟我讨论了遗址与瓷片，其中有几句话让我难忘：

我也爬过长城，有几处深处群山之中，草木茂密，渺无人迹，而路又险峻难行，时已黄昏，望着在山间绵延不绝的敌台故垒，有种怪异的感觉，心里好怕怕哟。

依稀记得书中记有王小二背砖两块至此的刻文，不禁对



他充满了敬意。

渡渡鸟喜欢在网上订书，他购买的书籍大致是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类的。我知道他大概也没有这本书，而且一定也会喜爱的，可是我很快就收到了渡渡鸟从海滨寄来的书。

《燕京乡土记》这本只印了 3100 册的书，在出版 16 年、被我丢失 13 年后，经过史眼镜、散木、渡渡鸟三位网友的手，又回到我的书架。无以为报，惟有写这篇帖子，给远在成都的史眼镜兄，未曾谋面、连名字也不知道的散木、渡渡鸟二兄。

书话，书友，以书会友，信然！



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身边的淘书的真实场景、买书者微妙可爱的心理、各地旧书市场变化的沧桑以及各地的风俗人情。从作者的笔下可以想像到这样的场面：晨星还未隐去潘家园书摊前攒动的人头，薄雾未散的清晨如同攻打冬宫般冲进报国寺的人群，香港铜锣湾中央图书馆旧书义卖开幕前的长长队列，上海文庙、南京朝天宫里摆在地下的书摊……

——何家干



“闲闲书话”为读书界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此次论坛的作品能够集结出版，非常有意义，不仅仅是书话网友交流成果的展示，更提醒我们，要珍惜这样一个能够自由发表文化见解的地方。

——陈子善

俗话说，话是风，字是踪。现在，“闲闲书话”众多作者的妙文合集出版，“闲闲书话”当然依旧“闲”，可这却成为他们真热爱、真性情的一次集合，一次与“帖子”或“留言”完全不同的旅行也将就此展开。

——黄集伟

开卷有益，要在简择；果有会意，不算白看。

——止庵

奇文云海 
qwyh.cn@yahoo.com.cn

ISBN 7-208-06005-3



9 787208 060050 >

定价：18.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